鄂爾泰奏稿

雍正二年正月十一日江南江蘇布政使臣鄂爾泰

謹

奏為恭繳

硃批諭旨擬實回奏事竊惟江蘇重地財賦甲天下從前各項虧空欠在民者或由災荒欠在官者半由貪鄙深維其故瞻顧實貪鄙之源因循乃瞻顧之驗瞻顧即御未有不流為貪鄙者上官需索下屬下屬因剝削小民至剝削之所入猶不足以供所出則動庫帑蓋愛惜功名不得並愛惜廉恥究之廉恥掃地功名

陋之故虧空之州縣亦未必盡出無良實不肖之背
撫司道有以使之也欽奉
諭旨將各項虧空捐補之項令歷來前任背撫司道賠補
不許累及現在無辜之員復以瞻顧因循不實心任
事為誡此誡
聖主如天之仁如日之明無遠弗屆無微不燭之所至苟
非下愚敢有背
君父忘身名而反取悅於貪官汚吏者乎除前督臣赫
壽常鼐之子前藩臣楊朝麟之子業經督臣查弼

納、於別案具題奉發到省、前撫臣吳存禮、前藩臣李
世仁、現在江蘇、統俟商酌督撫二臣、會查確細、分別
著落、另摺奏
聞外、至署撫臣何天培、為人直率、居官恂謹、每封屬僚、未
嘗不以酬
恩盡職為念、但不諳吏治、遇事少裁斷、是是非非、遂未能
允當、其家人白二、向因在鎮江住、原無閑防、與地
方官吏、頗多熟識、及署巡撫、初未免多事、今已不
用傳話、臣謹遵

諭旨、批覆

奏外、恭繳

硃批原摺、合併繳明、臣謹

奏、

硃批、知道了、

雍正二年、六月初八日、江南江蘇布政使、臣鄂爾

泰、謹

奏、為恭謝

天恩、并繳

硃批諭旨事、署理浙江藩臣、佟吉圖、抵藩、口宣

諭旨、鄂爾泰自到江蘇、声名甚好、毫不負朕恩、是天下第

一布政、欽此、臣質本庸人、身遭

殊遇、受事以來、見江蘇地方、外似繁華、中實凋敝、加以風

俗奢靡、人情浮薄、縱遇豐年、亦難為繼、私心竊慮、實

非止於不要錢、不廢事、便足以報

君恩、盡臣職也、迄今待罪、將及一載、雖宄頑稍戢、溪蕩稍

減、府州縣吏、亦稍知自愛、然于地方本計、曾無寸補、

乃蒙

天語褒嘉逾於常格臣自分何人膺茲
異數自今以往惟有時凜
聖訓不瞻顧不因循竭力盡心佐署撫臣何天培謀積貯
通水利崇節儉惜廉恥務期荒年亦可不愁饑窮民
亦漸不為盜臣戢無虧臣心始慰庶仰酬
高厚於萬一耳臣謹
奏
硃批所奏甚是向聞爾料理得法故未諭及今既有此奏
因將朕意諭爾凡轉移風俗之事須漸次化理不可拂民

之意、而強以法繩之也、從前如湯斌等、及幾任巡撫、亦有為此舉者、皆不能挽回而中止、反致百姓之怨望、無濟於事、如蘇州寺处、酒船戲子匠工之類、亦能養贍多人、此輩有游手好閒者、亦有無產無業、就此覓食者、倘禁之驟急、恐不能別尋生理、必反為非、不可究竟矣、惟在任劳若不能養生必反為非不可究竟矣惟在爾等地方大吏、正已率屬、徐徐化導、使百姓明識其非、樂從務本、知其利害、方可長久遵行、風移俗化也、萬不可嚴急、使民失業、究之蘇常等處、還是禮儀柔弱之風、雖習尚奢靡、不過好為嬉戲

耳況人性多巧頗嫻技藝善於謀食較之好勇鬬狠之風相去遠矣若盡令讀書勢必不能若槩令歸農此輩懦怯之人何能力田服勞將來不過棄鄉棄土遠往他省仍務其舊耳業非長策也凡事順人情就風俗而理之從容布置委曲開導方可有成一點迂腐淺見存不得虛名務不得地方上了頑矜紳縱不得末業小民若不得必須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如此寬仁如此識見方可為民父母若不計其長久祇顧一時高興非惟不能風移俗美翻成勞而無功只可善為代導不可使小民失其生

理也此朕密諭爾之旨不可令一人聞之要緊要緊
雍正二年七月初五日江南江蘇布政使臣鄂爾泰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查叅革知府張汝懐揑結署令陳紳虧空全完
詳請開復一案臣批詳轉請部臣以狥庇題叅臣接
閱邸抄不勝惶悚不勝慚愧雖嚴加处分甘受何辭
不期七月初二日接臣兄鄂臨泰家信知奉
恩旨查鄂納居官好固不待言鄂爾泰居官声名好布政

使內第一伊等失於覺察則有之斷無狥庇之事可以保得伊等俱著從寬免其处分餘依議欽此臣跪誦之下感極涕零謹望

闕叩頭恭謝

聖恩訖伏念臣 遠隔數千里外孑處江蘇智短材庸未能寸效乃蒙

聖明垂鑒下信臣 愚非分之褒重煩

天語臣 自顧何心能不思奮自今以往惟有矢此愚忱益加詳慎務期少補涓埃不敢自甘暴棄除詳請撫臣

代疏恭謝外、謹具摺奏

謝、臣謹

奏、

硃批、知道了、不可因取信於朕、而放縱改易也、勉之又勉、

莫負朕用、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江南江蘇布政使、臣鄂爾

泰謹

奏為欽遵

聖訓、恭繳

硃批事竊臣於七月初九日、恭接

硃批臣摺

諭旨、廣大悉備、纖細不遺、如衡斯平、如鑑斯澈、既精義以入神、乃造化之在手、此固萬物咸宜、千秋惟鑒、小試之則小效、大試之則大效者也。臣跪誦之下、心目洞豁、浮氣頓除、深繹熟思、欷忻累日、伏念

國家設官分職、凡以為民耳、但能利民、則寬嚴水火皆所以為仁、而勞怨非所恤、如不能利民、則刑名教化皆足以為病、而廉惠非所居、蓋謬拘臆見、薄務虛名、

不以民事為事、不以民心為心、固未有能奏效者、恐庸吏與貪吏罷柳茸好事較僨事害更大、見小不成、欲速不達、莫之或出此矣、臣仰體
鴻慈、凜遵
寶訓、鏤心刻骨、敢一啟之偶忘、宣化承流、期三年而報可
臣謹
奏、
硃批、所奏甚是、勉為之、
同日又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臣受事江蘇已經一載地方事宜
粗悉大畧如丹徒丹陽河面係杭嘉湖絡蘇松常七
府之運道而派夫挑浅獨累兩邑之民漕粮關係
天儲旗丁固宜優恤然馭之不善而驕悍横索官府莫制
遂為商民累州縣分修戰船營弁勒索州縣船不堅
完官受賠墊徒為科歛口實凡此諸事業蒙
聖主洞鑒諭令查議臣更敬攄一得附陳四條伏冀
聖主採擇焉一漕船之宜更舊式也謹按粮艘舊式船身
雖廣濶長大而每船所裝額米不過六百石此外悉

供運丁水手、廣載私貨、以致船身過重、遇淺即阻、蓋受免開行、覓攬客貨、包載過閘、停泊接受、勢需時日、迨過閘上進、以及達通、沿途發賣客貨、又須留滯、船船式過大、遂得藉口、寔非無因、敢于玩愒也、況船大則行遲、行遲則壅塞、河路益隘、而民船不得通、甚有相去數丈、守候經旬、兼之硬拏剝運、棰撻交加、怨殸載道、誠有如

聖主明諭者、以臣愚見、與其大而無適於用、莫若更其式而有便於漕、并有便於民、嗣後每遇一船破壞、并届

滿號大造之期請即飭令更造如舢子船式窄小而長量其所裝可容千石六百石以裝正供一百石以裝行月口糧餘三百石地仍許其帶貨則船小載輕不難撐運即遇淺擱亦易扛幫而於旗丁輩仍無苦累商販民且得肩行無礙殊兩便矣況船小則水手亦可減裁少一人即少生一事兼又便於舉棹其行亦速將不踰六月便可抵通不踰十月便可回次不惟易於督運復有益於商民或亦救弊之一法也一巡道之仍宜專設也窃查蘇松二府地當濱海民稠

地沃賦重風刁且有泖淀太三湖汪洋千頃最易藏姦東南接壤浙江盜賊不時出沒所以向設分巡道一員駐札蘇州府城巡查防範以專責成至於糧道督理蘇松常鎮四府漕白二糧始須設法催徵繼則到次督趲而又押運赴淮船盤驗是糧道一官亦難雜以他事分擾其心惟是康熙二十二年間將巡道一缺裁併糧道而巡查之查衍與催趲之任遂歸統一員竊思糧道之催趲正當冬月而匪類之竊發亦係寒冬若押運赴淮勢不能不顧此而失彼以臣愚見

似應查照舊例、仍設分巡道一員、巡查地方、以資彈壓、以專責成。一、水利之亟宜宣通也。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者、太湖也。太湖之水分洩於三江以入海、三江者、東江、吳淞江、婁江也。婁江、即今之劉河、在蘇州府城之東、經崑山縣、抵太倉州境、環城南而東過嘉定縣、以入於海、上洩諸水、下通潮汐、東南半壁、寔賴之。故其通塞所關甚重、河向寬二十餘丈、後因於天妃宮建閘、束其水勢、潮汐來緩、以致停淤暴塞、所存河面、僅五六丈、土人方欲去之、而於康熙

五十四五年間又建六渡橋之新閘、而河道日湮、因六渡橋去海已遠、潮力已微、來之以閘、則潮來愈微、退時愈緩、緩則沙停、漸成淤積、以致濱河田畝、灌溉無資、此則旱之為患也、若遇大水為災、河道本細、復有此閘、出扶太餘之水門、其洩瀉不及、則盡趨劉河、（便其咽喉、以震擇而來列卻之水、）而爭出於火（文）餘之水門、其洩瀉不及、則汎濫漂沒之患、必不能免、此又水之為患也、當時與六渡橋並建者、又有七浦一閘、此閘去海為近、潮大則阻於閘而不及進、閘外之田、受其汎濫、潮小、則阻於閘而無所

入閘內之田無從戽救故二閘一建而三郡之水利
欲絕士民無不欲去此二閘者而以當日建造之始
經督撫
題
請未敢議廢殊不知地勢有更遷事機分利害因革
興廢在乎審時況在議建之時本為利民計也而未
見為民患及今已受其患若仍不為變通拘於前說
恐水利翻為水害並於前議利民之初心亦大相悖
謬矣臣博訪羣議如出一口僉邀
聖明思允廢此兩閘太倉等三州縣萬民實攸賴焉一要

署之難拘成議也伏念知府一官有統率屬邑、盤查倉庫之責、州牧縣令、有刑名錢穀、城池庫獄之司、聀任匪輕、遴委宜慎、在從前陋習、凡府州縣缺出鑽謀署印者、爭先恐後、不肖大吏、以此居奇、視耗羨之多寡、定賄賂之重輕、而被委之官、原期藉此獲利、既所費已多、且為時不久、遂至百計營私、而侵帑蠹民、無所不至、荷蒙

聖明洞燭、特頒定例、署印之官、凡有虧空、即著落原委署之上司分賠、法至善也、近奉部覆、台臣王恕條議、知

府缺出、止許委府佐署理、州縣缺出、止許委鄰近之州縣兼攝、其所以杜通融瞻徇之弊者至詳且悉、臣又何敢置議、獨是地方有大小之不同、政術有繁簡之各別、因地制宜、庶免有悞、查蘇松常鎮所屬之二十州縣、俱係財賦重地、事務殷繁、江寧之上江句溧諸邑、揚屬之江都暨高通二州、淮屬之山陽宿遷等縣、並皆衝劇要地、素稱難治、如汛漕之時、印官住宿倉廒、殫力徵輸、尚虞遲悞、平時催徵各項錢根條欵繁多、日昃不遑、猶難如限、加以

欽部命盜重件並承追承緝各案均有嚴限
例干參処任斯職者即使才具優長亦止能勉盡職守
若更委以他處恐即有兼人之才亦乏分身之術勢
必以本地之事私委衙官則害民悞事更有甚於同
知通判者是隣近兼攝之事可行之於他省而未便
概之以江蘇也臣查佐二首領等官未嘗無長才若
概不許委署恐敏練之員無由自效非所以示鼓勵
隣近州縣等官未必皆循吏若
例定以兼攝恐貪緣之輩反得借徑非所以示防閑況

既遵
定例、凡署印之官、但有虧空、即著落委署之上司分賠、
則委署之責、自當聽任、應分賠之上司、若分賠則有
嚴例、委署實無專責、或受分賠、未免屈抑、即現委署、亦
難遴選、深計熟思、恐終無補、擬臣愚見、嗣後州縣缺
出、惟當欽遵
聖諭、令該管上司、不拘何官、但慎擇才守兼優者、詳請委
署、其委署之官、一有虧空、或至惰悞、即著落分賠、仍
加嚴處、在該管上司、既無可推諉、則為公為私、倍

加詳慎而通融瞻狥之弊或亦不敢出此矣至於知
府缺出詳委府佐署理可通行然遇府佐中或無可
委之人亦當隨時變通以收寔效以上四條均關民
事臣自維戢守不揣冒昧詞過冗長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知道了凡奏應明白達意何冗長之有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江南江蘇布政使、臣鄂爾泰

謹

奏、為奏明地方情形、仰懇

皇仁事、今歲江蘇地方、自夏涉秋、雨暘時若、將謂可卜大

有、不意於七月十八十九日、兩晝夜、颶風驟雨、海潮

泛溢、江濱海灘之处、同時被淹、衝決海塘、倒壞居民

居廬舍、甚至溺死男婦多人、臣驚聞震駭、隨即轉報

督臣查弼納、署撫臣何天培、俱已具

題外、臣念

聖主以誠達天以仁育物宵旰憂勤無日不以民生休戚
為念自
御極以來蠲免赦除屢下非常之
詔一旦見此瀕海百姓忽遇奇災必惻然憐憫
恩賜撫賑弟現今壞廬舍絕烟火秋深霜露方始而小民
露暴之餘不知所蔽若待
恩旨明降尚需日時萬一少壯者流離轉徙老弱者填委
溝壑是不以
聖主之心為心而又何賴乎有司土之臣也因夙夜焦思

不得不亟求拯救之策除孤懸海外者被災尤甚之崇明一邑已奉督臣急撥存倉米一萬石署撫臣買米二千石押運至本地散賑平糶安撫兵民臣一面詳明督撫二臣一面先動捐存銀兩量受災之大小輕重各發三百兩五百兩不等令州縣官親詣核定無力貧民按戶散給助其苫蓋薪米之資免於暴露潔腹之慘以待

皇仁令續撥各災屬詳振已經俵分各散訖又有各自捐貲并勸大戶樂輸凡係屋廬倒塌者現在修葺爨烟

不繼者、得賴保全、莫不各理舊業、漸復安堵、臣用敢
據情繕
奏、以稍慰
聖明南顧之憂、但目前雖獲稍安、恐涓滴未能補救、一俟
確勘情形、細核分數、立即詳明督撫
題請賑䘏、廣沛
洪恩、至於此外、如蘇屬之吳江、長洲、松屬之婁縣、青浦、常
屬之武進、鎮屬之丹徒、淮屬之山陽、贛榆、安東、揚屬
之通州、如皋等縣、雖被报災、目 細加訪問、於秋成分

數、不無減什之二三、然猶不致大害、現在委員會勘、
俟勘確另
題、即聞有微傷、臣等自當酌議壓安、可以無煩
聖慮、蓋江蘇惡習、但遇災祲、即不被災地、亦紛紛報災、業
主希圖減課、佃戶希圖饒租、而包攬錢糧衿棍役從
中聳駕、以為緩徵之計、若不分別查勘、明白曉諭、一
經
題請、則錢糧輸納不前、關係非細、不敢不慎也、更有陳
者、松江府屬之海塘、向係土堤、自遇颶風、將華亭縣

所轄金山衛柘林青村三汛一帶土提患口衝坍五
十五處、計三千六百丈、七擬估工料銀二萬九百餘
兩、上海縣所轄川沙南匯三汛、衝潰護九百一十丈、
據估工料銀兩、詳請速發帑銀、修築前來臣念東南
國課民生、全賴海塘捍衛、前據士民公呈、請照浙江海
寧塘工、開捐納事例、建築石塘、為一勞永逸之計、自
柘林周公墩起、至西金山東天妃宮止、計程四十里、
計長七千二百丈、每丈約需工料銀一百兩、共約計
銀七十二萬兩、工丈費多、非開捐不能充濟、曾經轉

請督撫正在酌議具
題、而目前適逢潰壞、內外無阻、鹹潮直入、民情驚恐、石
塘之設、緩不及待、若不急為搶築土堤、所慮秋潮大
汐、倘有害生不測、不可不防、第所費浩繁、司庫錢糧、
別無間款可撥、臣愚伏念、惟有權動正項地丁、給發
堵築、并即以一帶被災之民、召募充役、日給工食銀
五分、則不特自食無虞、兼可分贍家口、指日賑恤下
須、又逢內地收穫、便可接濟、則一舉而塘工。民命。可以
兩全。臣再親履其地、確查丈尺、細核工料、不使胥猾、

用過錢糧、徐議歸補、寔緣地方緩急之時、不得不設
此權宜變通之計、是否可行、統俟督撫兩臣
題請、至建築石塘、原期永固、然此土提、為石塘外衛、仍
不可少、若因有改建石塘之議、而謂土提可以不築、
無論內地現在可危、即將來石塘告竣、而無土提捍
禦、或值狂瀾泛漫、則無以截水勢、以安民居、此土提
之亟宜搶築、非止為暫時補救計也、是誠所繫非輕
故敢備細直陳、所有
臣　摺三柯並
硃批

硃諭事件、合併恭繳、臣謹
奏、
知道了、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
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報明臣体痊可事、竊臣貭本庸材、身遭
異數、五日留京、六蒙
召見、叠荷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
訓誨儼若嚴師、
矜憐宛如慈父、臣口不能述、心寔難安、縱使竭盡駑駘、斷
不能少酬萬一、若復甘自暴棄、稍易初心、謬言通脫、
移怠身家、在諸臣所當薄罰、在臣即應顯戮、
皇上天后土、亦必不容臣負背至此也、臣於初二日已刻起
程、
御賜行轎、穩適快便、日行兩站餘、畧無勞頓、兼以尚書臣
拳挺所定二藥方、經臣立即合就、早晚分服、今於本

月十九日已抵湖北襄陽府飲食漸增精神漸長此
後當儘力前行略無遲悞臣以微恙致廑
聖懷午夜捫心難以自處惟有努力自愛務使体氣強壯
以重臣戢以答
天恩而已臣謹
奏
覽奏朕甚為欣慰新正大禧諸凡平安如意也朕與卿一
種君臣相得之情寔不比泛泛乃無量劫善緣之所致期
共勉之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
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竊臣於雍正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抵雲南馬龍州
地方、接受印信、隨於二月初一日、抵署到任、恭於本
月十八日、前齎摺家奴回滇、蒙
御賜臣福字一卷、荷包一个、珍食一匣、臣隨卽迎至署、恭
設香案、望
闕叩頭領受訖、及敬啟摺扣、欽奉

硃批覽朕甚為欣慰新正大禧諸凡平安如意也朕與卿一種君臣相得之情寔不比泛泛乃無量刧善緣之所致期共勉之欽此臣跪讀至數四不能仰視既感激涕零亦慚惶汗下自顧夙根寔何修而得至此若不勉力精壯稍有墮落現在不作善因未來受定孽果既不敢亦不忍惟願生生世世依我

慈父了臣一大事以求多福而已臣謹

奏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

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臣家奴齎回摺扣二匣、並

御賜小種茶十二瓶到滇、臣隨即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領受訖、敬啟摺匣、貴陽逐次二摺、未蒙

批示、臣不勝惶恐、及敬啟臣到任後摺匣、伏讀

硃批、汝之心、朕早皆洞悉矣、朕不敢輕許人也、欽此、竊思

臣之事

主、只此一心、雖相隔萬里、如覲

天顏、臣由員外郎、三年之內、超擢巡撫、管理總督、若非

聖主洞悉臣心、何以超逾常格若此、但臣本凡材、心長力

短、方且時切氷淵、惴惴自凜、頗乃荷蒙

聖明、以不輕許人者許臣、臣獨何心、敢不自重、敢不自勉、

又伏讀

硃批、此一大事、須要自了、勉之、欽此、臣思臣子大事、莫大

於事君

君事親、臣之身、親生之、

君成之、臣諸事未了、何敢計及自了、惟自始至終、上不負

君下不負親生之世也此即有極此心無極以為不了之
了菲蒙
聖訓勉臣自了臣不敢不勉自了也又伏讀
旨覆奏一摺
硃批凡天下事利弊名異而寔同途況欲速則不達詳審
為之深為熟悉後再行欽此大哉
王言誠萬世寶訓臣知
聖主所以訓臣者正不獨此事當銘心刻骨一念不忘除
將點省減則首重大要傳

諭撫臣何世璂凛遵外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睿鑒臣謹
奏
此奏寔洽朕肺腑欣悅覽之
同日又
奏為
聖恩逾重愛身圖報事五月十四日敬啟恭請
聖安一摺荷蒙

硃批朕安將爾身子大好處為何不書奏欽此臣跪讀之
下涕淚盈襟遥望
君門惶悚無地念臣本庸愚荷蒙
高厚至於此極縱使日夜盡瘁矢以終身實難報稱萬一
乃臣之一身疾痛疴癢呼吸之間上關
聖慮經云父母惟其疾之憂言念及此無可自解若復不
善調攝漸致殘疾有悞戰守是自負是負
慈父臣即不諳大義天性具在未敢不小心凛慎也竊臣
体雖羸弱精神強旺舊原無宿疾緣昨歲七月間江

署恙瘧臥床兩月愈後尚未復元故入京
陛見時猶有病容荷蒙
聖主垂憐著尚書臣蔡珽診視酌定藥方臣一路服藥病
已全愈及到督署至今服食無間兼因雲南風氣雖
值盛暑溫和如春以臣微軀更易調護覺較前未病
時更加壯健故於點題逐次兩經陳報外未敢再陳
有煩
睿念茲蒙
垂問謹將臣身子大好處詳細奏

聞。臣受

恩如山、尚無撮土之效、必能努力自愛、以重封疆、伏乞

慈鑒、無以臣病為念、庶臣心稍安、臣爾泰不勝感痛無任

瞻依、臣謹

奏、

爾只遵旨有力愛養、朕方不以為念、莫云萬里之隔、朕不

聞知也、

同日又

奏、為恭報滇黔二省豆麦等項収成分數、并米糧價值、

仰祈

睿鑒事、竊臣查得雲南所屬地方、高低不一、本年春初無雨、春秋夏初、始得雨澤、四月中旬、雨方霑足、細加訪問各處豆麥収成、如徵江府屬之河陽江川二縣、約有七分、雲南府屬之昆明嵩明二州縣、約有八分、其餘各府州縣、亦約有八九分不等、省城米價、每京石約賣銀一兩三四錢、大理等郡之米稍貴、臣等已於米貴之處、將倉米減價糶賣、俟秋収買補還倉、目下之價已平、至貴州山深土瘠、頼雨暘時若、始獲豐収

貴陽各屬、自春入夏、雨澤時沛、民間佈種、油菜豆麥
雜糧等項約有八九分不等、現今省城米價、每市斗
費銀九分、計倉平一斗五升、各屬價值、雖低昂不齊
而斗有大小、計算亦約略相同、再日等親往各鄉、遍
行勸課、目擊漢夷男婦、盡力東作、豆麥登場、挿蒔已
遍、早者業經秀發、而各屬申文、亦稱播種挿蒔將完
之
西成有望、理合一併
奏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日謹

奏、

上天自然憐汝也、

同日又

奏為進剿頑苗、収獲諸寨事、竊查貴州廣順州長寨等

頑苗阻修營房一案、臣先奏

聞、一面調集官兵土兵、以張軍威、一面出示曉諭、再三化

誨、及四月二日、撫臣何世璂到任、復諄切示諭、撥副

將劉業浚、逐日報稱愈化愈頑、臣等仰体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不肯輕易進剿、然観其情勢、必非文

告所能化誨者乃令整理軍容刻期前進五月初六日挑稼焦山長寨寺寨頑苗斜黨放槍放弩來驚營盤拾得藥箭十餘枝拏獲頑苗三名并藥箭一箭初七日諸將官議定三路進兵一由谷隆一由焦山一由馬落孔而以宗角為老營應援初八日分佈隊伍整齊號令於九初日會同進勦十六日挑提日馬會伯苗稱進擊田玉官祿於初九日丑時將官兵分三路前進由谷隆關而入越嶺登山直抵谷隆關之上占者路閉口攻打擒寨凡把擄焚燒立破附近谷隆關之岩底寨凡把

寨、桑打寨、擺架寨、桐林寨、大谷隆寨、小谷隆寨等处諸寨、賊苗、擅敢對敵、官兵奮不顧身、施放大礮、鎗箭齊發、打死賊衆無數、理應取賊首呈驗、奈賊衆頗多、打死一賊、旋即搶去、官兵共燒七寨、占住谷隆關等、因移咨到臣、十七日、又批提臣咨、稱遊擊卜萬年、於初九日子時、自焦山起营、遊擊詹天祥、分兵兩路前進、搶過焦山竹林關口、四圍鳴角吶喊、路俱壅斷、官兵冒險、攀援而上、直抵苗穴、翁忙險閂、滿山俱安藥簽、頑苗率衆擋敵、擂石弩弓乱發、官兵爭先、頑苗敗

走、渫入穴內、攀險闖而下、兵馬渡河、頑苗又復拚命拒敵、官兵力戰、開得翁忙、頑苗復敗入井中、官兵齊追、又開得井口、四野頑苗、蜂擁接陣、礮傷頑苗數人、往取首級、彼已先搶而歸、遂分兵前後先踞長寨之後山、借勢而入、男女奔竄一空、及齊入長寨、而頑苗復奮力拒敵、是夜喊声震地、箭發如雨、令兵丁施放鎗礮、嚴加固守、所有頑苗拒敵、並得長寨情形、移咨到、 臣自經黜革、與提 臣、署撫 臣、面會、細商、原委詳悉、及抵滇署、咨札往還、常境沿 途、堵截來兵劫糧者、則

有河汪施魯等賊、乃遣進擊張翰彤等進勦、批報、十月十五日、官兵既入、探得逆賊、潛匿白石崖大箐、即帶兵前往、賊沿途砍木塞路、於下竹箐、官兵開路拔箐、奮勇而入、賊衆千餘、前來拒敵、官兵用鎗礮攻打、自午至酉、打死逆賊數十人、十八日、官兵搜捦逆賊、至草黑、會合進擊何元、跟縱至烏羅河、賊有五六百人、占踞山梁、施放弩箭擂石、我兵奮勇攻打、自辰至午、鎗礮傷死二百餘人、餘賊滚箐而逃、擎獲乘機竄擄之漢姦、許登科張國彥表標三名、當鮮提督、桃筋

釋放、至於結黨擄掠肆行刦末者、則有畢七五龍咢草寺賊、乃遣護叅將張其貴等進勦、拟报、十月十七日、至畢七札營、聞五龍寨後箐內、有兇賊藏踪、隨分兵四面圍攻、又於紫牛坡拏獲漢姦張瑜、五龍猓賊長壽、俱係逆黨、亦訊明梟示、正在搜箐之時、忽箐左山上深林之內、復有賊搖旗吶喊、搖旗吶喊官兵前往搶拏、獲旗一杆、殺死賊數十人、生擒十七人、亦於彼地斬首示衆、擒獲逆目祿有福之妻、并賊猓男婦一十七口、於二十五日、帶領官兵前進、又復 行至

阿泥卡扎營、二十六日、分兵下山、至魯補箐、有賊數百、手執長條弓弩、吶喊堵截、官兵分兵三路夾攻、斬賊數十、中鎗滾岩死者、不計其數、復前進至黑鉄山脚、遇有賊探望、隨擒獲一人、拠供、有附府猓賊、潛匿河外大壑左右懸岩峦箐、前隔大河、是晚四更、官兵遶河渡水、于二十七日黎明、齊至壑下、賊猓濠木擂石甚多、官兵冒險殺進、賊衆濠岩落水、及中鎗死者死數、生擒賊十名、俱斬首、割取耳記、擒賊男女五百五十一名口、二十九日、又擒賊一名、訊供、知魯得壑

有逆賊数百拒守、三十日、官兵直搗賊巢、賊復大敗奔散、至于聚衆圍城、拒敵官兵者、則有那姑魯革等賊乃遣遊擊扈明、守備陳上志、胡玉書等、進勦、擒報、十月二十無虚日、迨撫臣何世璂到任后、又復剳筒啇確、其于一切機宜、屢經嚴諭副將劉業浚、及諸將弁、并預事文武官員、示以調度、兼蒇有令箭、專員申飭、揔期謀出萬全、亦捦亦縱、為計長久、今官兵一進、收獲各寨、秋毫勿犯、生民安堵、此皆我

皇上教養之恩浹骨淪髓有以鼓勵之也但長寨而外尚有羊城埡者貢谷隆同箐焦山諸寨今投報稱止焦山長寨谷隆以及附近諸寨而羊城埡者貢同箐等寨尚未報明先將已獲諸寨奏

聞外隨有檄行諸將著令覘其順逆應撫應勦相機行事其已獲諸寨既稱焚燒遍已逃竄一空必須查明每寨共若干里闊狹若干里田畝若干除已燒者存戶若干除已逃者存口若干逐一查明造報清冊前督

臣高其倬等所議添設武職幾員兵丁幾何衙署營

房幾所、與今所獲地勢、果否相符、應否更議、將所獲諸寨、現存房舍、暫安揷兵丁居住、俟事定之后、將一田畝改作屯田、令兵丁耕種、再有餘地、悉招漢人、使逃竄頑苗、無得復入、庶可永除后患、至于寨苗、死傷雖多、并無首級生擒死數、未及渠魁、若于山稍存始息、聽其揑填名數、詭稱乞降、縱殲渠魁、毀巢穴、將賊知未窮、凶心仍伏、恐一寨潛逃、諸寨觀望、數苗哄起、群苗附和、官兵甫起則嘯聚、復來欲令生全、終非長策、此臣不以擒賊之文與并無首級為慮、而以逃竄頑

苗定應搜括、急欲籌一勞永逸之爲要機也、新提臣
楊天縱到任、尚須月餘、馬曾伯猶及此了事、其進剿兵
丁被傷者十數人、雖經咨稟、應俟事竣之日、查實陳
報、恐壓
聖懷、先此具摺、伏乞
皇上睿鑒、
賜以指示、臣等幸甚、邊方幸甚、臣謹
奏、
此事何世璂亦奏聞、未免書生之見、況初到未審情形、大

有姑息之意朕書実嚴諭倘有稍遲時日處一切粮餉賞
勞之需少掣肘遺悞朕必加罪已諭兩次矣凡百官令聽
汝調度不可少立意見有悞事幾宜爾應如何措處一面料
理一面奏聞可也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雲貴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

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四年六月朔日臣齊楷千總李茂蒙

恩賞給驛馬并捧

御賜臣秘製丹錠一匣，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敬啟摺扣，伏讀恭請
聖安摺
硃批，朕躬甚安，爾好麼，可如舊否，欽此，臣跪捧之下，氣咽
神愴，萬里之外，如聞
慈父聲，臣獨何心，敢不自愛，其寔自到任后，精神氣力，比
舊加強，前摺已備細詳陳，諒蒙
聖鑒，少慰
慈懷，及臣接閱家信，知荷

聖主、以臣胞兄鄂臨泰女、

特頒

恩諭、許字怡親王洪皎阿哥、臣率同臣妻席他拉氏、并臣

子恕奴、約奴、孚奴、叩頭謝

恩外、竊臣先世、自從開

國、代沐

皇恩、至先臣鄂拜、雖忝列儒冠、歷階祭酒、依然寒素、凡屬

朱邸、何敢躋攀、今臣疊荷

聖恩、不次超擢、以廵撫揔理揔制、方時深惴慄、莫報涓埃、臣

胞兄臨泰、舊曾任中書、退歸已久、近叨
恩給以八品頂帶、雖家居
輦下、而礼儀疎簡、朴野自甘、姪女未嫻姆教、鮮諳閨箴、
性雖近于淑柔、質難辞于固陋、忽蒙
聖主、顧以蓬門弱息、上配宗潢、聞
命之餘、不勝忻躍、不勝悚惶、豈惟臣兄弟一門并叨
恩耀、其自臣始祖、下逮高曾父、皆蒙
光寵沾沐
殊庇、臣自度身力、断不能报稱、惟此赤心、勉始勉終、不敢

稍解、以仰答

高深已耳、謹此繕摺、恭謝

天恩、再臣既叨荷

聖慈、怡親王處、理應具啟候安、合併聲明、謹

奏、

怡親王寔不世出之賢王、御寔國家之名器、真皆朕之股肱心膂、朕有意聯此門親也、御當慶喜者、爾前陛見時、朕已有旨、言爾起身促迫、未得見怡親王、：查勘河務、尚須時日、可圖他日会面之旨、及爾動身后、王回京、朕告以爾

為人居心王之代朕慶喜之意、動諸辞色、爾一切奏摺、朕多與王看、王之一種敬慕稱讃之懐、実難筆諭、王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実能容之、而兼愛敬之人、王好賢嫉悪之公忠、寔為希有、朕所悉知者、當代為汝二人、朕保再不移志者、其他朕寔不敢信其必然、爾等皆朕心腹王大臣、相識并非私交、今已奉旨聯姻、一切書扎問候来往、正可彼此規諫、以报朕知遇之恩、同心合德、賛襄朕與蒼生造福、凡形迹影像之懐、一點不必存中、遵旨行、莫疑。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諭事、竊照四川東川府接連雲貴、逼近烏蒙、驕悍橫肆、

為民大害、荷蒙

聖主、洞燭幾先、令東川歸滇、俾就近料理、

特頒

硃諭一道、并臣摺

硃批、所奏甚合朕意、東川歸滇、高其倬未到之先、已有旨

矣、其餘所論極是、應請題者具題、欽此、臣伏讀詳繹、仰見

我

皇上大知用中至仁熙勇生殺予奪一出无心臣當宇宇

深思事事反体務出萬全勿少輕易終身誦之終食

不忘可也臣自摺

奏后隨委差人至東川細訪確勘其地方疆界形勢險

要山川城池衙署營汛兵丁户口粮餉賦役并現在

風俗一切礦廠俱得悉大概俟部文到日應即遴委

大員逐一查明臣更當親往細勘酌議會

題盖事之在初芝每易簡略始之不慎終成弊端不可

不熟慮至于料理烏蒙一事即當札商岳鍾琪并咨
致黔省撫提二臣著先事籌畫統俟臣親勘后妥議
奏
聞大約烏蒙土官凶惡習慣可以威制似难以恩化不改
土歸流終非遠計然威止可以一擧恩未可以先施歸
滇之后臣當宣示
皇仁曉以
國法練兵屯田以壯我軍漸離其心腹徐剪其党羽俟
机有可乘設法招致庶可一勞永逸其防守官兵臣

擬以援勦左協移駐、已蒙
聖鑒、但將備千把、仍須遴調、其左協原設防汛、擬即以右
協弁兵内分撥、合先声明、再元江修城一件、現拠府
協詳行司確估、安順府改站一件、據司道勘詳、俱稱
不便、臣又委知府王畧鋐、本身查覆、尚未詳到、合并
聲明、為此具摺恭繳
聖諭一道、并
硃批原摺一扣、臣謹
奏、

是當之極、卿與岳鍾琪商酌、不煩朕諭也、

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臣

鄂爾泰謹

奏、為拴制積惡土官事、竊以滇黔大患、莫甚于苗猓、苗猓大患、實由于土司、臣自到任至今、凡遇夷情、无不細心訪察、所有鎮沅土知府刀(霑)瀚、益土知州安于蓄、勢重地廣、尤滇省土司中之难治者也、查刀瀚人本凶詐、性嗜貪淫、自威遠盐井歸公后、長懷不法、強占田地、阻挠柴薪、威嚇灶户、扛打井兵、流毒地方、恐

貽后患、前陞任臨元鎮摠兵 臣 楊天縱在省、臣 已與

兩商、續于六月初二日、因咨交 臣 標前營遊擊楊國

華等前往、如法拴拏、拠稟、已于十九日就拴、并撤取

印信號紙、押赴臨安轉解、至于安于蕃、恃勢豪強、心

貪擄掠、視命盜為兒戲、倚賄庇作生涯、私占横征、任

其苛索、縱親勾党、佐其恣行、券案雖多、法不能究、比

刁瀚更甚、臣 屢拠呈訴、訪察確寔、于六月二十九日、

咨撤 臣 標左營遊擊署尋霑營叅將祝希堯、設法拏

解、拠稟、亦于七月初四日 就拴、押赴曲靖轉解、以上

二土司除侯押解到省審訊確供具疏
題叅外務須按律比擬盡法懲治將所有地方悉改土
歸流庶渠魁既除而群小各知儆惕矣謹摺奏
聞伏乞
睿鑒臣謹
奏
是當之極寔慰朕懷
同日又
奏為恭報頑苗俱請定議各寨安营事竊以廣順州長

寨建營一案臣已三經奏
聞茲于六月二十一日齎回四月初九日一摺伏讀
硃批仰見
聖主兩端是執精一用中合內合外一歸時措臣自維凡
材斷不能窺測萬一然每奉
硃批惴惴凜凜一言一字熟思深体若遇事度情時有省
悟覺一切立功立名要好嫉惡之念漸次消減惟期
長存虛心務求實際不敢略執意見稍蓄瞻徇以自
暴棄有誤封疆是

聖主之所以造就臣愚者、雖力有未能、寔不敢不勉耳、竊以長寨一舉、專為安營、自應仍依原議、及石礼哈于六月十一日到宗角行營、于二十二日踏看各寨、相各形勢、與臣所見相同、令與石礼哈、及提臣馬会伯、公同叅酌、審其要害、權其重輕、就原議中、斟酌損益、期于至當、不苟且遷就塞責、而一時已定議、大営仍建于長寨、即以長寨命名、所以威苗、誌不忘也、原議長寨設兵一百五十名、羊城塾設兵五十名、合共二百名、查此二處、係各寨腹心之地、最為扼要、應于長

寨設兵三百名、羊城臺設兵七十名、方足以資彈壓、原議暮謝設兵三名、同筍設兵五十名、而未及者貢、查暮謝逼近同筍、可以不設、而者貢一寨、居同筍以裡、川訪諸豎、俱資藏伏、應于同筍設兵五十名、而者貢亦設兵四十名、以為長寨左翼、原議翁忙井口二寨、各設兵三名、焦山設兵三十名、而未及火連忙、查火連忙尤為衝要、而忙翁井口、居火連忙焦山之中則此二處可以不設、惟焦山一帶、皆屬深林密箐、界通各路、為仲苗往來要徑、應于火連忙設兵二十名、

焦山設兵八十名以為長寨右翼原議孔洛馬設兵五名宗角設兵五十名沙子閑深井閑地賴皮河四處各設兵四名查宗角寔門戶之地馬洛孔適當宗角之外而沙子閑深井閑地賴皮河則在中宗角之內是沙子閑深井閑地賴皮河俱可不設兵應于馬洛孔設兵十名宗角設兵一百名以為長寨內應原議董乃谷隆擺架兵設兵十一名查谷隆閑最險居各寨之后為羊角坣之后門而董乃近于者貢擺架近于谷隆二處无庸另設應于羊角坣設一百名谷隆閑

設五十名、揔其險要、阨以重兵、則重前后門路、通達无阻、首尾相應、苗夷雖欲為姦、不可得已、又廣順州原有駐防兵九十四名、今既有長寨大營、又有宗角子營、則不須多設、應于本州駐防、酌設五十名、以上共兵八百七十名、查原議止以大定所裁兵五百名、分守各寨、今擬添兵三百七十名、應于撫標抽撥一百二十名、提標抽撥二百五十名、以足其數、可不須另增、又查原議官止守備一員、餘係千把揔等職、今恐守備不足資彈壓、議以守備駐扎宗角、而長寨大

營則添設遊擊一員其添設遊擊即以大定鎮裁缺頂補仍于通省遊擊内遴調如此庶營伍齊整巡守兼備矣臣竊念各寨頑苗燒殺劫擄荼毒良民已非一日是以前督臣高其倬建議設營扼其腹心分守要害計至深遠也茲副將劉業浚自挺臣檄委總統以來臨事畏葸毫无定見且多忌妬及見頑苗猖狂遂欲更原議退守宗角苟且了事設此少不慎重輕信其說是阿近之夆已玩怨于前長寨之舉又因循于后徒以損軍威而長賊志仍將貽后患而臣知其

必不能勝此任、故屬之石礼哈、而提臣亦深知不可
遂以劉朝貴代之、幸荷
聖明暫留石礼哈同馬会伯料理一切、各有條緒、駕馭群
苗、恩威并濟、經營各汛、規畫有方、其裨益邊疆、良非
淺鮮、皆我
聖主之賜也、更荷
恩諭事定之後、許臣具
題、以軍功賞敘、臣伏念諸將、耽任邊方、理應戢靖悪類
乃蠢尔仲苗、敢于頑抗、則平日之懈弛可知、及至官

兵齊出猶結夥拒敵又復迁延時日死傷弁丁律以
兵法何當議叙但積習因仍一時难返叨沐
殊綸期以鼓舞將來就現在將備而論勇怯各殊智愚不
一一軍前情事臣已悉知而建营諸務大綱雖皆粗定
節目未尽周詳在一時須尽服其心計百年須常惧
其胆然后可綏靖一方永遠寧帖令所獲首悪及川
販人等現在追究羽党其未獲而有住址者現在設
法捦拿其先已逃竄四川者現在移咨嚴緝其所獲
男婦子女俱已釋放領回其奔散流亡者俱已還鄉

復業、其所獲牛馬器械、俱已賞給兵丁、所獲首級、俱已懸竿示衆、其被傷兵丁、俱已分别獎賞、死傷兵丁俱已倍加優恤、并所獲各寨疆界田畝戶口租稅、現在飭令文武各員、逐一清查、具冊申報、又復札致撫臣何世昌、就近飭查確覆、臣一一再加詳核、擬定奏

聞、功不敢隱、過不敢諱、不敢粉飾虛文、并不敢姑容冒濫、

先此声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欣悅覽之、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鄂爾

泰、謹

奏、為敬陳所知、以備

採擇事、竊惟国家政治、祇有理財一大事、田賦兵車刑名

教化、均待理于此、財不得、不理則諸事不振、故孔子

不諱言財、曰有大道、本諸絜矩、而財非人不理、人非

用不得理、故為政在人、人存政舉、歸諸修身、是用人

一事、自大吏以至于一命、皆有其責、而一身之分量

等級、庶政之興廢優劣、胥視乎此、未可不勤勤加意
者也、獨是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長、用違其材、
雖能者亦難以自效、雖賢者或亦致誤、公用當其可
即中人亦可以有為、即小人亦每能濟事、因材因地
因時因事、必官無棄人、斯政無廢事、伏念臣受
恩深重、報稱寔難、自昨歲赴都、留待五日、親聆
天語、以用人為要、以得人為難、推誠布公、虛衷寔踐、行如
日月、天下皆見、臣自
陛辭就道、以至今日、拳拳耿耿、不敢暫忘、務期努力奮勉

得少有遵循以仰副
聖慈、无如識見短浅、學力未充昧知人之明、切返身之慮、
所有是非可否、俱未敢自信、惟有運挹所知不敢畧
有隱諱、陳請
聖鑒以申愚悃已耳、除已經奏
聞及未經親見人員、不敢冒昧開注外、僅將滇黔大小文
武另各開一摺、各詳注名下、恭呈
御覧伏乞
聖主訓誨施行、臣謹

奏、

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覽汝所論之文武大吏、以至于微弁、就朕所知者、甚合朕意、但朕不過就目前之所見、斷不能保其后也、覽卿之奏、非大公不能如是、非注意留神、為国家得人、不能如是、非虛明覔照、不能如是、朕实嘉之、但所見如是、仍必明試以功、臨事經驗、方可信任、即經歷幾事、已只可信其已往、猶當觀其將來、萬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上智之資、從古難得、朕前批諭田文鏡言用人之難、有兩句、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

人而何不明此理不可以言用人也朕实以此法用人卿等當法之則永不被人愚矣卿等封疆之任古諸侯也合省窺伺投其好惡百計千方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粉飾欺隱何所不至惟才之一字不能假借也凡有才之員當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魎亦不能逃我範圍何懼之有及至教而不聽有真憑寔據時處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礙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為要庸碌安分潔已沽名之人駕馭虽然省力惟恐誤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費心力方可操縱若无能大員轉不如用忠厚老成人然亦不

過得中醫之法耳究非尽人力聽天之道也灯下随手寫来卿可以意会之

同日又

奏為嚴緝黔省漢奸川販據實奏

聞事竊以黔省大害惟苗惡莫甚於苗猓陰惡莫甚於漢奸川販蓋夷人愚蠢其性好刦掠而於内地之事不能熟悉權謀巧詐非其所有惟一等漢奸潛往野寨互相依附嚮道引誘指使橫行始則以百姓為利刦殺捆擄以便其私繼復以苗猓為利佯首陰庇以估其

財、是虐百姓者苗猓、而助苗猓者漢姦、虐苗猓者亦漢姦也、至于川販亦漢姦之屬、串通苗猓專以捆畧男女為事、緣本地既不便販賣、且不能得價、故販之他省、而川中人貴、故賣至川者居多、其往來歇宿、半潛匿苗寨、沿途皆有窩家、既可免官府之拴拏、又可通漢夷之消息、居則有歇家、為之防衛、行則有党羽、為之声援、无從盤詰、莫可稽查、及其路徑既熟、呼吸皆通、不惟掠漢人之丁口、亦復拐苗人之男婦、而苗人既墮其術中、遂終為所用、臣入境以来、深知二

者之患，留心訪查，時欲窮其根株，猝难尋其巢穴，及長寨之役，知若輩多藏匿其中，随乘此大举，密令諸將中有才略者，細心訪緝，借討頑民之名，為搜川販之計，合前后所獲男婦大小数百口，令文武各員，將要犯阿撈，阿擂，楊世成，王有餘等，共十二名，詳加審訊，鞫其渠魁，脅從，探其窩巢，詰其踪跡，无論已獲未獲，俱逐一得実，除將現在要犯，嚴行監禁，情罪可原者，盡行釋放，其已逃諸要犯，隸黔屬者，通行捕拏外，伏乞

聖恩、諭令川省撫提臣、按姓名居址、同心密緝、務期拴獲、盡絕根株、毋使漏網、庶兩省漢夷皆安、而刦殺捆縛之風永靖矣、伏乞

睿鑒施行、臣謹

奏、

卿此心此行、不但當代督撫、聞之可愧、実可為萬代封疆大臣之法、朕実嘉賴焉、勉之、

上蒼照察、再无不倍增福寿子孫荣昌之理、再兩江非卿不能整理、如朕之意、云貴一切事宜、俟料理有緒時、還向卿

要一可代之人、兩江來與朕出此大力、可留心、但諸務不
可曰此旨、促迫為之、常德壽可勝撫任否、楊名時朕原欲
調進大用、今覽卿所奏、外任亦甚屬緊要、卿意如何、

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

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四年八月初十日、臣齎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銀兩、并捧

御賜臣珍罷六件、果乾一匣、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謝受訖及本月二十八日、臣齎摺家奴復蒙

恩賞給驛馬、并捧

御賜臣紗一箱、磁器二箱、到滇、臣隨即迎至署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領受訖、敬啟摺扣、恭悉

聖躬甚安、自入夏來更好、臣無任懽忭、遍告屬僚、蓋

一心獨運、萬几過勞、慮有不格之豚魚、隱施曲成之造化、

固人所共見、而臣獨深知者、乃復軫念臣愚、詢及奴

僕、勉以節養、儆以背負、聞臣勤瘁則廑憂憐、知臣健旺、則致忻悅、并著將臣八字、便呈
御覽、捧誦累日、浹骨鏤心、覺感激之私悃并忘、而瞻依之中誠倍切、惟
聖心能造命、臣固自信。臣命之非心造也、其各條
硃批、洞徹精微、一歸平等、如桶脫底、如環无端、即此是學、臣更不須覓自了法、不了之了、一了百了、胥在乎此、設于此有不遵、是无人理、設于此猶不親、是无天理、狗子亦有佛性、忍自不如狗子乎、臣知愧、臣知勉矣。

伏念　臣少習儒書頗窮性理虽有爲寄象未識真如而无著生心時恭常住知忠孝之通天思勇决以立命願以鈍根下質振拔殊難若不時時勤惕驅之使前則此心一放精力日減神知不生漸就墮落百不能爲將使天下后世謂爾泰濫受

殊知不堪重寄自隕越羞有傷

聖明則兹骨化形消痛心无已天高地下何以自處言念及此臣寔不敢暇逸臣并不知辛苦心之所安樂境斯在莊敬日強前言足擬即往分空明亦未常不須

猛力耳至于怡親王忠敬性成誠直
天鑒勤慎廉明猶其緒餘仿諸史冊賢王實无有倫此內外
臣工所共當忻幸共當效法況臣奉
旨結親更有何疑慮嗣后務當互相勉勵合德同心以期
仰副
天語夫疑似影響之懷人臣所深戒股肱心膂之義大吏
所當知督臣高其倬端正和平臣所頗學但微少明
決猶恐為下所蔽臣前于鎮遠相見時力攻其短伊
已然諾嗣后亦當時通音問彼此規諫期作完人以

酬
聖主知遇之恩、臣自敬奉
硃批、若稍存慰朕之意、亦屬欺隱之
寶訓、念念自反、事事類推、惟有寔際凜体、以毋負我
慈父、以毋忤我
嚴師而已、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臣謹
奏、
朕寔竭力、與諸卿共勉、以仰荅我

大慈大恩皇考之念定矣、

同日又

奏為欽遵

聖諭事窃長寨一案臣屢奏

聞跪捧

硃批剴切詳盡一切情形悉蒙

睿鑒八月二十六日接准部文復荷

聖諭此案着將各犯交與鄂爾泰審訊窮究詳悉分別定

擬并安插撫恤使地方永遠寧謐不受悪苗之擾一一

經
理具奏欽此伏念仲苗積惡原成于因循即偶加懲
創仍均圖苟且故前歲誘擒阿近捞犹未及安營而今
春長寨餘凶即抗不旋踵勢所必然断难再誤前机
黔省文武各員種：詳报初則招致各寨頭人捏詞
投誠臣不准許勒令進勦繼雖以屢叹苗寨擒獲夥
從具报臣并不加奬申飭愈嚴直至六月二十七日
擒獲阿揺七月初十日擒獲阿捞八月初五日擒獲
李奇然后渠魁皆得群苗丧胆各寨畏威就目前論
刼殺之風似可少戢但苗性獷悍既經輸服勢难尽

其根株若不及令規畫善策懾其心志安其身家使知法不可犯恩有可恃恐十餘年后又必將有事臣日夜躊躇期得良法以圖久遠屢經催飭各吏促將長寨一切事宜

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自去冬以來、外緣順序、身体更覺好、都中內外

情形、一切平靜、卿好麼、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正月十七日、臣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欽賜臣貂冠一頂、四團龍補服一領、龍袍一襲、
御書福字一幅、對聯一付、并蘋果、文旦、甜橙、廣橘、福橘、三
箱、哈密瓜二個、鹿尾、鹿肉、樹鷄、關東魚、四簍、湯羊一
支、到滇、臣隨率同在省文武官員、郊迎至署、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敬啟恭請
聖安一摺、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今歲更覺健旺、皆

皇考在天之靈、賜佑之所致、冬至前后三天大雪盈尺、朕甚
欣喜、特諭以慰卿、欽此、及遍誦
硃批、望臣最切、勉臣甚至、數復之下、不能仰視、伏惟
聖祖之默佑、寔
皇天之照鑒、而至誠之感通、千里萬里有、如響應、若賢若
愚、均被鈞陶、此則
聖主之所獨契、而凡具心性者之所知奮知愧、而且感且
泣者也、念臣身遭
異數、无有倫比、午夜捫心、寔慚不稱、乃復邀

殊典、賜龍補龍袍、跪捧之下、益深惶悚、自顧何人、敢當亦
非分、謹什襲供奉、并
御書各珍器、永為傳家世寶、俾子子孫孫、共睹
寵光、各思捐糜、以補臣之不逮、至于臣激切微忱、瞻依寸
心、感頌之詞、实不能着一語、惟有凜遵
慈訓、加意調挕、乘時節養、保此肉軀、竭此血誠、以仰副
慈父委任期望矜恤憐憫之至意、更祈
聖躬少就暇豫、勿過于任劳、臣　讀至又係灯下字、堕淚披
覽苛字、氣咽涕垂、无以自處、此生此世、寔不能答報

涓埃矣。除奏

謝外，謹繕摺齎

奏，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為奏

聞事竊滇省錢粮半出盐課臣自到任后雖竭力稽查尽心調劑然一人耳目殊难遍及盐道一官実最関緊要荷蒙

聖恩將湖廣粮道劉業長調補該道于去年十月任事迄令已逾半載臣不時接見將一切利弊情形反復商論劉業長俱能領会俱能料理為人直爽辦事精細并无賭頑亦无刻薄据臣愚見不但楊馝不如較李衛似更覔詳慎現在盐課一事臣可以放心可以省力

不勝忻幸附摺奏
聞臣謹
奏、
欣悅覽之、此人李衛所薦、朕未料其能如此、
同日又
奏、為銅礦大旺、工本不敷、懇
恩通挪、以資調劑事、竊照滇省銅廠、二八抽課、餘銅歸官
採買、以供鼓鑄、奉有成例、查每歲額課銀、止九千二
百六十五兩零、每歲所獲餘息銀、約一萬七八千兩

不等、計所辦銅斤、除供鼓鑄一百餘萬斤外、多不過
二三十萬斤、從前收銅工本、供用鑄局買銅銀兩、辦
銅既无多、故買銅工本足用、臣自去歲抵任后、督率
清查、細心調劑、廠務漸有頭緒、雍正四年分、辦獲銅
斤餘息銀、已四萬七千兩零、已経
奏明在案、今歲閏三月以來、仰賴
聖主福庇、山祇效靈、銅礦增盛、數十年來所未有、即就現
在核算、五年分銅斤、可辦獲三百數十餘萬、合計應
獲餘息、不下十數萬兩、但銅多本少、收買不敷、廠客

如有積銅、薪米即难接濟、若不早為籌晝、臨時更費
周章、相應懇祈
聖恩、俯准于盐務贏餘銀內、酌借五六萬兩、發價收銅、賣
價还項、一轉移間、似于厰務大有裨益、再運銷之法、
以速為利、查江浙湖廣辦銅諸省、緣採買洋銅、每至
誤運、關係鼓鑄匪輕、臣前任江蘇、深知其故、若令各
省委員、齎銀赴滇買銅起運、合筭銅價、每百斤九兩
二錢、加以脚費等項運至漢口、運至鎮江、每百斤不
過需銀十三兩上下、如各省委員恐來滇多費、雇馱

脚稍难、即臣委滇滇員運赴漢口鎮江、令各委員領
銅交價、所需亦不過此数、但沿路関税、得免抽収、始
不至賠累、不致遲延、在各省獲銅供鑄、克副考成、在
滇省獲銀充餉、无慮壅滞、以有易无、或亦両益之事
也、縁係銭粮重務、是否可行、臣未敢冒昧、合併陳請、
伏候
聖主睿鑒、
批示遵行、臣謹
奏、

有旨諭部議行、

雍正五年、八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七月二十日、臣齊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珊瑚珠一盤、記事摺一袋、法瑯匙箸瓶盒一付、鼻

烟洋器一具、蓮心茶一瓶、佛手柑一簍、抵滇、臣隨卯

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敬啟摺扣、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每歲夏令、便覺少有不爽、總不似今年甚
好、卿好麼、朕每念及交卿辦理倚任之事、思卿之勞、寔
令至于不忍、凡卿一切料理奏對、朕寔心動覽之、朕亦
不多諭、惟秉一誠、默祝
上蒼厚土、
聖祖神明、令我鄂爾泰、多福多壽多男子、平安如意耳、量精
神力量為之、第一不可勉強、欽此、臣跪捧卒讀、感痛失
聲、妻子驚看、莫知所以、伏念我

聖主萬幾孰理直若行所无事猶復日
御勤政殿雖溽暑不少輟既辦理一切又
命諸臣呈件代辦自強不息純亦不已天下有
至尊而勤勞如此者乎
上蒼厚土
聖祖神明寔鑒精誠用伸保佑在
聖躬之康強逢吉固所自得而内外大小臣當知感
知奮自訟自懟者也臣血氣具存心肝有膺
殊知異數秩晉八階䕃叨四品儒臣之栄至于極即使

竭歷効命、已難酬萬一、乃屢荷
聖慈、獎許至此、期望愛養至此、矜憐至此、臣不但念及身
家、寔同狗彘、便私有性命、亦難欺鬼神、敢繕及此、涕
泪盈襟、此生此世、即欲作報
恩人、且无能自了、又何敢墮落、故自受事、迄今、惟思勤以
補拙、曉起夜眠、鉅細親理、兩同官屬吏、謂臣羸瘦、時
有勸詞、殊不知尽得一分力、斯安得一分心、心之所
安、即是樂境、強弱論形、達人所識、臣今且精神健旺、
疾病全消、无所云労、漸能就逸、懇祈

聖恩毋為萬里遠臣處也至于 錫福印
天求福求已上有
皇天眷命
萬壽無疆之
主斯下有天壽平格保乂
王家之臣 臣寔非倫當求自信再 臣自赴滇黔連生二子
今已有五男平安如意欽奉
御書
聖心印

天心、臣惟當自為承受地耳、不揣冒昧、瑣細陳

奏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卿奏謝、朕甚為欣悅、前朕之祝願、寔任大光明中、出于

一時至誠之筆、今多子之頤既應、其他

上蒼必賜如意也、朕寔欣幸焉、

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臣齊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祕製各種丹錠二匣人參二匣雨前六安蕊尖
二瓶雨前六安梅片二瓶抵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
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敬啟摺扣荷蒙
硃批朕安卿好麼今歲三四月各省多患時症幸皆數日

即愈、總未傷人比戶如此、都中內外人等、大概未有不
病之人、京中四月初五六、至二十五六、全解矣、此二十
天內、更換而病、大奇事也、朕為此甚是焦煩、而惟朕一
人不病、精神如常、恐卿有所聞係念、特書諭令卿放心
特諭、欽此、竊今歲三四月以來、聞湖廣多時症、初患大
頭瘟、繼変瘧、或変痢、隨復痊可、又續漸及河南直隸、
自四月末旬以以至五月、貴州亦多時症、由鎮遠
府以至安順府普安州止、少有不病之人、今已漸次
減退、祇雲南一省、无多病人、而廣東運錢差回、聞粤

省亦大概不免、至都中并多時症、臣近始聞知、然各省春熟大半豐收、即直隸得雨少遲、聞二麥已皆登場、此固寒暑搏擊氣候傳染之所致、事所時有、不為怪異、伏念我

聖主、覆載為懷、萬物並育、雖日理萬幾、惟行所無事、而中外遠近凡疾苦痛癢、何一不上廑

天心、在

聖躬安和、精神旺健、臣所能自信、而

慮周萬有、動觸焦煩、亦臣所深幸、若或有一時一事不繫

念我
慈父、豈復有人心者。臣有敢放心處、竊謂知
天知
聖有、不敢放心處、实係至性至情、並跪誦
硃諭、不勝欣忭、不勝感切、不禁涕泪之沾襟也、為此繕摺
恭謝
聖恩、伏乞
睿鑒、再雲南新定之鎮沅府、于二三四月內、獨擺夷一種、
多得暴病、不一二日畢命、內有見劉洪度憤擊、喊叫

而斃者、有見劉洪度而怒罵、驚悸而斃者、挖土人咸
稱此皆叛業夥從漏網之人、良懦夷民、揔死傷損、厥
后并知府衙門内吏役人等、亦每見劉洪度現形、曰
此合郡人民于景東府延請僧道、建醮七日、懺悔超
度、在城文武、亦同赴瞻礼、從此遂復平静、虽事属不
經、而理有可驗、合併奏
聞、臣謹奏、
覽、

雍正六年八月初六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臣齋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齋同
御賜
欽定駢字類編全部、共二十二套、玲瓏囊花牙毬一盒、果
乾糊條共一匣、乳餅酥食共一匣、蓮心茶一瓶、抵滇、
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敬啟摺扣跪誦
硃批矜憐倍深体恤備至伏讀屬員之衆爲能處處事事
得人而用之旨
諭伏讀非本意怪卿寔爲卿將來易于舉效他人不得議
論之意旨
諭不禁泪下莫能自解竊念臣受
恩深重中外共知即果係臣之小疵亦可供人之議論臣
若不小心敬慎致多過愆爲他人議論或更有忍心
悖理之人以得議論臣之故并私議論

聖主用臣之悮則臣死不足以贖辜焉為天下后世之罪人每念及此実寤寐難寬勉之敬之々

慈訓當事々理会處々体認斷不敢少有輕肆以自甘背負也至于川省会兵之役沿江堵禦原有官兵足用即雷波土司楊明義不過一乳臭蛮童努力進勦立可就擒獨涼山冕山賊蛮直踞建昌北永各邊通連喇汝窩打箭炉一帶獷悍已久斷难施抚若不用力期在必靖終难一劳永逸臣　接准部咨業立撤哈元生領兵先行限于八月十五日到界揔兵張耀祖復

添帶詼鎮兵五百名、于八月初二日起程、限于八月
內到界、一聽川提臣黄廷桂調遣、并詳細諄囑、示以
此夅名係堵禦、寔須会勦、无得因事屬川省、少有推
諉情事、協力同心四字、臣務當以身倡之、以仰副
聖諭、專候提振之至意、而張擢祖哈元生等、叨蒙
異數、荣幸无似、自必奮勉圖功、料不敢少有歧視耳、合併
陳明、為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睿鑒、臣謹

奏、
覽、

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臣齎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新花樣紗五疋、蜜荔枝一瓶、人參笋二匣、抵滇、臣
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敬啟摺扣伏讀
硃批仰窺我
聖主用人行政如鑒如衡大小短長各因其器而敬
天勤民時廑宵旰万里之外共見共聞臣每捧誦數四不禁
感激涕零固不獨為臣之一身受
恩深重自畜激切之私忱已也今歲直隸各省春秋兩熟
在
天恩之浩蕩何莫非
聖心之感通而雲南全省豆麥蕎稻屢慶豐收較去年尤

盛、即劄川口外一帶地方苦寒、素難望歲、今據駐扎
各員、并來往差弁、咸稱自中、甸直至阿墪子、有十分
收成、因天氣和暖、并王瓜菜豆、亦皆出產、等語、且昆
明大理臨安等處海田、向因雨澤沾足、海水即多漲
漫、率以半收為十成、今歲潮水未上、田禾壯實、谷穗
堅好下垂、各處報稱一年足抵三熟、農民慶幸、以為
從來所未有、此固
一人之精誠、畀百蠻以嘉惠、身非蚩詎敢或忘
帝力哉、至于臣職任岩疆、心長力短、時恐隕越上負

殊知、乃二年以來屢荷
聖恩、賞給世職、至頭等阿達哈〻番、加至十二級、捫心自
揣、倍深慚懼、茲又于八月二十八日、准兵部咨、朱貼
夷變、臣請議處一疏、奉
旨、郭壽域乃一勇敢无術武負、祇因輕視賊苗、被其詐誘
以致受害、非鄂爾泰調度之誤、今已將逆賊擒獲、地
方悉行撫定、功過較之、有功无過、不必交部察議、欽
此、欽遵等因、行咨到臣、〻承奉之下、銘心鏤骨、莫可
名言、伏念苗猓邊荒、獷悍日久、反復靡定、若與性成、

凡新撫之地皆不能保其小无變動惟曰留心駕馭
冀其漸摩并時時防範若知其必不能相安反不如
速令發露、及令懲治、免貽后患然而條例所閑各不
无瞻顧、故聡明者、斷不肯擔承才幹者亦不免容隱
且謂在任不三五年、何必作十年計、以自取煩擾凡
此流輩、皆以為解事知机、而不知挾私忘公、負
恩曠職、實與貪污廢弛者等、且尤倍甚者矣在臣矢竭血
誠、原不敢少有顧慮、但非仰賴我
聖主訓誨諄詳、使臣知所自立、矜全備至、俾臣得以有為

滇黔蜀粵一切苗疆勻當臣亦必不能任一事人或
以臣為好事或復以臣為能事皆不知
天心之裁成鼓勵有以驅之使前而不自甘暴棄為也感極
奮極涕併汗下用敢攄心吐胆瑣屑備陳謹繕摺恭
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具
奏
覽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奏謹

奏爲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臣齎摺家奴賫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玻璃瓶四件、香八綴二聯、重陽糕一匣、松仁糕、佛

手糕、青菓糕、梅藕糕、各一匣、乳皮酥、乳餅、共一匣、白

石榴一簍、抵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又十月十五日、臣標千總施宏遠、賫

恩賞給驛馬、齎摺回滇、臣恭迎入署、敬啓摺扣、伏讀先

後

硃批、奬勵矜憐、如聞

天語、裁成指授、如對

天顏、臣身居萬里、心戀

九重、敬念

萬壽令節、不獲與在廷諸臣、同侍

左右、共效趨蹌、復以苗疆未靖、料理需時、又不敢具

奏陳情、恭請

陛見瞻依之私日久倍切懇祈
聖慈垂鑒臣於事竣之日驛馳赴京俾得以跪覲
慈顏親聆
聖訓計往返不過五月庶得少伸愚忱而於地方事務亦
不至遲悞為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
俞允施行謹

奏、

硃批、覽、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諭事竊照粵西西隆州八達寨充夷顏光色等肆橫抗
拒、屢傷官兵及至大軍齊集、計窮勢迫、賊黨將首惡
顏光色、光東、殺獻請降、經臣節次摺
奏、因賊黨恃險負固、仍行支延、不即投誠、臣行令該鎮
協等、作速會兵進勦、據報、於八月二十八九兩日、破
壘燒寨、殺死賊衆無算、倒戈投降及奔竄擒獲之把

事抱金等計共男婦一百八十餘名口逆賊已靖賊
巢盡燬頗賊家屬應聽粵西文武協同緝捕滇黔官
兵俱於九月初四日撤回等情臣已繕疏
題報在案續於九月二十八日齎到臣前報明粵西土
目摺內荷蒙
硃批提督田畯又親往矣但廣西兵將業已氣餒田畯亦
係中材料此事伊等未必能成功卿當身任料理有何
分疆界之嫌疑也賊衆經此一番必然氣盛諸凡不可
輕視所調進取將弁務令慎重從事可也欽此及十月

十五日、齎到日摺內、又蒙

硃批、廣西兵將、既如此伎倆、卿當獨任料理之、一切機宜、

遵旨通飭行、欽此、又據提塘鈔稟、知已經奏

旨、廣西八達寨猺苗、素行不法、經田畯奏請撥兵勦撫、而籌畫辦理、未能周詳、派兵數少、所遣之員、又非練達、以致賊猺聞信、預先準備、近聞官兵、屢攻不克、輕率先進、致傷官兵、朕心深為軫惻、向來廣西營伍廢弛、兵丁懦劣、而提督田畯、才猷中平、總督孔毓珣相隔路遠、難以辦理、著將廣西提督以下弁兵、悉聽鄂爾泰節制調度、

其從前進勦猺匪被傷之弁兵著該督撫優加賞卹將來事竣之日仍照例加恩欽此臣盧顏光色等本係小醜縱夜郎自大實擒治不難獨以巢穴堅牢器械銳氣粵省弁兵先有畏避之意以致臨陣不勇益致猖狂今雖仰仗

天威不旬日皆已屠滅然逆賊家屬早經逃匿究悉黨羽多未擒獲為粵省計正應趁此聲勢搜除惡類將附和餘眾加意安撫庶可懲一儆百而力半功倍乃提臣田畯計不出此於九月初四日抵八達隨於十一

日回柳、僮留遊擊一員、駐劄彈壓、似此料理殊屬疎
漏、日查訪顏賊之妻子家口、現在粵屬之底母八白
寨、其附和黨羽、聞約聚數百人、現在粵屬之馬白寨、
日接准部文後、即當通飭將弁、並剴切示諭、有自來
投誠者、免死安插、其抗拒擒獲者、立行正法、再咨商
粵西撫臣、令該管州縣、將附近八達各寨遍行撫慰、
嚴禁胥役毋得藉端恐嚇、示之以信、然後夷心可安、
粵獞強悍、非諸苗比、並非僮兵威可以伏制也、再賊
黨抱金等、總兵蔡成貴、原不應帶回安龍、因其畏法、

先殺賊獻首旋即投誠而呈詞內又有粵員激變不願歸粵之語若解交粵省反恐滋事故暫准帶回現在發審候審詳到日或就黙地安插或另遷徙別省日當酌議會同粵撫臣請

旨遵行至於安瀧遊擊田昌友等雖深抵賊寨所折損弁兵但既奉軍令何敢退却而兩路粵兵不能前進亦豈能預料田昌友等似應無罪而粵員按兵不動之語實屬卸過之詞右江鎮總兵官段宗岳急欲滅賊不量兵力調度失宜則誠有之若謂其柔懦觀望尚不

至此、即粵屬遊擊常顯虎、領兵初到八達、被賊子詐
誘、暗築礮台、堅固巢穴、以致屢攻不克、是時總兵段
宗岳、尚未到營、兵少而弱、何能擒捕、是常顯虎雖事
無可辭、亦情有可原、今既賊首已戮、賊寨已平、似可
仰邀
聖恩、均予寬免、以勵後效、除俟准到部文、欽遵料理外、所
有此案情節、理合備細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硃批、今命卿兼督粵西、一槩酌量合宜料理奏聞可也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齎回日前摺內奉

硃諭、此係祖秉圭之奏、朕前批諭、昨伊到京繳進、隨便發

來、卿看、欽此、日細看祖秉圭奏摺、敬誦

硃批、此事汝識見卑小矣、豺狼驅入內地、而不能化、任其

野性、永為地方之患、爾身為大臣、職掌封疆、忍心坐視

乎、若言不宄狼為失體、便令直省百姓、能人人遵法宄

納乎、失體豈在此、此皆從前督撫、任任推諉、代代因循之所致、天工人其代之、若遇實力為國家、利害置於度外之人、自能料理、歟此、伏查貴州苗夷素多不法、擾害居民、難以枚舉、祖秉圭固以深知、擬稱貴陽等四府之苗、最為桿悍野、自、長寨等處、盡法懲剿之後、皆喪膽畏服、又稱都匀府數處、尚有負固不法、欲擬兵懲剿、又稱有事則必加懲治、不事姑息、是祖秉圭亦知悍惡者現俱畏服、負固者終須懲剿矣、乃以早經就撫之八萬古州、而謂不必取、現在擴肆之都匀等苗、而

又不即治、然則禦苗之道、豈佳大張曉諭、而遂可以畢事乎、至稱一加懲創、則皆可安靜無事、但嗣後偷竊小事、不敢保其全無等語、此則浮游之倫、瞻顧之情、竊照苗疆險遠、夷性貪頑、無論懲創之後、偷竊小事、斷不能全無、即安靜之後、燒刦大事、亦料所時有、縱日後反復為患、與目前橫肆為患者、孰遠孰近、孰多孰寡、若或慮及將來、因而遲疑現在、将利害之念重、則民社之計輕、若大若小、必無有肯擔任一事者、臣本係凡材、非不知事關重大、力不能勝、自蒞任至

今、請勅請撫、若有急不可待者、實以身受

殊知、萬難報稱、良心不昧、血氣未衰、務期及臣之身、為茍

疆荒服、稍定規模、俾後來勝臣者、易於布置、即不及

臣者、亦難以推諉、故如長寨、如泗城、如烏蒙、鎮雄、如

鎮沅威遠、茶山東里等伙、雖多人勸阻、諸務艱危、而

立意不回、誓欲掃蕩者、萬里臣心殊未敢稍懈夙夜

也、且祖秉圭亦知以人道責豺狼、難以奏效矣、殊不

思以人責豺狼、固不可以化誨、若以豺狼待豺狼、未

嘗不可以羈縻、今豺狼入內地、且復傷人、而曰不可

殺、並不必制、是厚豺狼而薄人、人將何賴任祖秉圭所難者、原不在八萬古州知 臣 此舉、必先由丹江、丹江逼近腹地、兇惡強悍、即現今抗拒官兵、伊所稱都勻黃、平一帶負固苗也、恐不能勾當、或致貽累、故先事密陳、而黔省傳言、謂丹江生苗欲就撫、因祖秉圭先不肯招撫、言之甚力、後於教場操兵時、又揚言於衆、謂生苗必應剿滅、斷不留遺種、以故丹江聞風、牢作準備、即提 臣 楊天縱、手札、亦有祖撫軍何不說撫、必定說剿、此人心不可測等語、然此事實出情理之

外、臣不敢全信其有也、再化出生苗一件、臣前赴熙與楊天縱面商、密委劉成謨、何經文等行事、祖秉圭任藩司時、即不以為然、續見化出數百纍、欲入銜詳報、楊天縱謂此係總督專委之事、藩司並未與力、如何假得、從此益不悅、後署撫事、又有化出生苗、楊天縱照例、欲令赴省叩見、伊先阻止、且向司道說、那裏閒錢賞他、楊天縱深為之不平、後臣聞知、隨寄札勸解、茲看摺內、專指提臣撫臣、而並不及臣者、以此案叨蒙：

聖恩奬勵逾分伊隱欲其詞意謂臣無功冒
賞也至於餉兩米石戰粮兵餉多少皆有奇零實因識見
卑小故議論鄙陋多自相矛盾敬讀
聖諭諄切周詳莫不洞燭臣諷誦數四且感且奮不禁涕
淚之沾襟也伏念易為之事定有先臣而為者何待
於臣若明知事屬難為而在所當為臣更或敢推諉
或敢因循捫心自問何殊悖負懇請
聖鑒但責臣成效寬以時日臣務當竭盡血誠以完斯
舉也除勤撫丹江緣由另摺陳明外合行覆

奏。

奏、日謹

覽奏知道了、

同日又

奏為設法彌補無著之虧空以清積案以實庫帑事竊

惟倉庫錢粮最關緊要、自到任後將所屬虧空各

案嚴飭承追督催各官竭力催追雖不少有還補終

難如數全完若不設法補苴終致

國帑虛懸、但其終有有著者有無著者自當分別追補

以期濟公、旦查雲南通省、新舊虧空、共十五案、內除署永昌府事參革同知衆衍祚、臨安府參革知府王倜、雲南府參革知府錦鍾、廣通縣參革知縣劉椒、元謀縣參革知縣徐鳴鸞、署武定府事開化府參革知府佟世祐、元江府參革知府張嘉穎、以上七案、或有家產、可以變補、或有借欠、可以追償、旦已分別勒限嚴追、其有應行咨追者、亦經分咨旗籍、照數完追、又順寧府參革知府范溥、名下虧空銀銅鉛等項、已經

題請著落前任督臣高其倬署撫臣楊名時原任按察使江芑谷名下分賠其餘現在查追不致無著外尚有鎮南州叅革監故知州陸應幾南安州叅革知州王志正新平縣叅革監故知縣蹇王臣宜良縣叅革知縣申掞呈貢縣叅革監故知縣饒啟心昆陽州叅革監故知州何大寵馬龍州叅革監故知州許日藻以上七案虧空共計未完條丁鹽課等銀九千二百五兩二錢零未完米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六石零折算該價銀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一兩零未完穀一萬

六千五百一十五石零折算該價銀五千七百八十兩四錢零通共該銀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七兩五錢零屢次移咨各原籍查追據稱並無產業可變任所本身家屬又已衣食不充雖監禁嚴比毫無設措不過徒稽歲月究於錢粮無補。

臣等之再四必須早為設法彌補庶不致倉庫有虧查滇省欺隱田土內如從前漏報勳莊叛產等項不自行首報別案發覺審出應令納價准為已業又滇省各官蒙

皇上洪恩賞給養廉已優裕足用如有現任官委署他

任者、其署任内養廉不應全給、現議扣留一半、以上二項、俱有騰那、即以此二項代補遠年無著虧空、陸續完報、約計兩年、便可全數通完、如是則積案清楚、幫項亦不致虛懸矣、緣係設法填抵虧空、未敢具本題請、理合繕摺陳明、伏乞

聖主批示遵行、謹

奏、

有旨、諭部盡著寬免矣、如此、卿可少心力

同日又

奏為查出官莊實餘租息歸公裕賦事竊照滇省文武
衙門大半向有官莊收租取息匿不報聞臣通行各
員據實開報先據糧儲道元江等府安寧等州縣報
到官莊田地并查出臣標五營向有閒墾老丁田地
及丈出新淤自報田地又東川府查出已故祿氏養
贍并文武官莊經臣摺
奏聲明武定等十府州縣俱有官莊另報在案除東川
府之養贍官莊業同該府丈出田地彙疏
題報外今據武定姚安馬龍羅平姚州廣南定遠定邊

等、八府州縣并、永昌道臨安府嵩明石屏三州、祿豐楚雄廣通等縣、陸續報有官莊田地、并查出撫標左右兩營、亦有新墾官莊、連前所報田地、合算、計共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九畝零、該年収京斗米穀麥蕎豆二萬四千二百一十五石七斗零、銀二千四百六十七兩七分零、除完納條丁秋粮公費、并留給義學束修、老丁孤寡口粮外、實餘京

同日又

奏、為奏明借動庫項收、鉛運售、獲息情由、仰祈

睿鑒事、竊照滇省、自雍正元年起、設炉四十七座、鼓鑄制

錢、需用倭鉛、因本地所產無幾、購買艱難、故於黔省

丁頭山、馬鬃嶺齊家灣等處、開採鉛廠、委蒙化府

同知、前任晉寧州知州朱源淳、前往採買、運滇供

鑄、其廠鉛每百斤、黔省例抽課二十斤、滇省買價、

每課鉛百斤、丁頭山議定銀一兩六錢、齊家灣議定

銀一兩五錢、馬鬃嶺議定銀一兩四錢、照例解黔、

奏報、由來已久、迨雍正五年分、經臣

題請減炉九座、止存三十六炉、用鉛既少、又值滇入羅

平州屬卑浙塊澤二廠、出鉛頗旺、運局搭鑄、儘可

敷用、遂將黔廠之鉛停運、第馬鬃嶺等廠、俱在

僻壤山路崎嶇、難以通商、而開採小民、又半係

赤貧、若無工本、不能久貯、每鉛百斤、廠價已減至

八九錢一兩不等、若不設法收買、勢必星散、以有

效之廠、而坐視廢棄、實屬可惜、是以暫於司庫借

動鹽餘銀兩、作工本脚價、仍委朱源淳收買除課鉛

照原定之價解黔報觧外餘鉛撥時價收買統運漢
口給京商所獲餘息儘數歸公自雍正五年二月
起至九月止共發過銀二萬兩收獲鉛二百萬斤今
已運過鉛二十萬約計工本脚價盤費每百斤共銀
三兩五錢而漢口之價則係四兩五錢每百斤實獲
息銀一兩尚存鉛一百八十餘萬現在陸續分路輓
運通商照前合算除歸還本脚之外約共可獲息銀
二萬餘兩此後即以息銀動用隨廠內所出鉛多寡
儘收儘運無庸再發工本其所獲息銀俱于歲底

奏報充公、至滇省鼓鑄、委鉛每百斤、節省銀一兩、不在此數內、前已

題明、仍留為運錢脚價之用、另於鼓鑄案內報銷、再查齊家灣一廠、硐老山空、無人開採、而畢節地方新出雞廠、可以抵補、臣現咨商貴州署撫臣沈廷

正會

題、所有雞廠鉛課、仍歸黔省報銷、餘鉛統令滇員買運、餘息歸公、庶辦理得以畫一、而於錢糧亦不無小補矣、所有借動庫項、收鉛辦息原委、理合備細

奏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好、諭部劄錄存案矣、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臣齎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欽賜臣

御服天青寧紬羔羊皮褂一件醬色寧紬羔羊皮袍
一件哈密瓜一圓藕粉八包抵滇臣隨即迎至
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臣盡心竭力情知矢效涓埃而報
國酬
恩實難自安衾影循幽獨而增慚對
帝天而滋懼覺感頌之詞更不能著一語而回首
闕廷不禁心依而神馳也為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卿奏謝矣、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諭事、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一日辰刻、准兵部火牌、齎

到

內廷發出黄色匣一件、內奉

硃諭三道録示
敕諭一道并石禮哈條奏一摺戶部主事楊東乾條奏
一摺
硃批石禮哈奏摺二扣
硃諭高其倬石禮哈各一道又陳世倌參石禮哈劾摺一
扣臣敬誦
批諭仰見我
皇上慎重邊防軫惜苗命務籌萬全或恐生事之至意正
擬咨札張廣泗囑令遵照相機料理同日午刻適張

廣泗差弁來滇敬錄

敕諭并馳怡親王大學士等公字密示到臣臣隨即日

詳細札覆去訖至本月初五日臣齎摺家奴回滇

前事摺內荷蒙

硃批前因各處奏到已遣廷臣密往張廣泗行營將朕初

意一併備悉諭卿知之矣卿等酌量相機合宜為之

欽此又另摺內荷蒙

硃批古州八萬之舉張廣泗既見不透則此事少急驟

矣再有如此等應整理者當緩一步徐為之云貴兵

弁、甚覺勞苦、朕心實為不忍、亦即有旨、加恩伊等、
著候旨行、欽此、臣伏讀之下、不勝感切、倍深有惕
竊照張廣泗已手入寨擬赴丹江、并湖南沅撥
預備官兵、應調應停緣由、臣已於十月二十日、
具摺奏
聞、茲
欽差翰林敉可登春山二臣、現在軍前、同張廣泗詳勘八
寨畢、業前進凱里、相度形勢、酌量勦撫、仰賴
聖主仁威、或易於就緒、自應速圖、倘進取實難、不過勉強

從事、即當宣布
上諭、徐徐撤兵、斷不敢回護前議以致紛擾、至前石礼哈寺摺奏、臣細看所議、皆止就黎平之八萬古州而言、猶多未確、查都勻黎平二府連界、而由都勻不能直達黎平者、正以丹江一帶生苗、橫截道路、並非古州苗界有以隔之也、清水江諸水、下通楚之黔陽縣、直入大河、上通平越屬之重安江、並可至黃絲驛、而舟楫不通、貨財不廣者、則以九股一帶生苗、動劫商旅、亦並非八萬古州苗衆有以阻

之也、從來富庶之地、半少頑民、為其身之可愛、而欲重保其貲也、今既稱古州庶富、更多土產、而以燒殺搶擄等事、全以歸之、恐事不盡然、是以臣於昨歲、委張廣泗親古至州、業經招撫、而並未科糧編戶、若不欲取者、誠欲開通丹江、次及九股、先沿江設汛、俾河路通行、然後合八萬古州、改願添兵、以籌長久、此點省百世之利、大局所關、其苗地些微糧賦、並不足以較多寡論有無者也、統俟張廣泗等、如何科理、是否可成、臣再詳細商

酌、籌議善後事宜。請

旨遵行、抑臣更有陳者、苗疆賊藪、兵事時有、凡有舉動、務當示以鎮靜、斯所謂安民心而一衆志、方張廣泗初進丹江界、苗賊強多、恐衆寡不敵、或致失事、遂暫退街門寨、以待添兵、時省內訛傳張廣泗乘夜逃遁、狼狽不堪、行李搶奪一空、漢土兵丁、傷亡數十人、臣聞信立即差探、又接楊天縱札、并有苗賊強悍、勝似官兵、而官兵器械、亦不如苗賊堅利等語、臣屢云、若果如此、則平日所操練者何人、所整備者何器、

是則提軍之青矣、續批沈廷正來札云、密差確探、並無此事、對敵時傷斃人是實、餘俱係謊言、臣復經訪問、而群議始息、如會勦粤獞之役、所謂安籠官兵、不過數百人、而司道等官、俱倉忙失措、議請撥兵五百名、移駐安籠、又請撥兵五百名、駐防黃草壩、泗府泗廳、僕僕道路、見臣以為不可、初頗不以為然、及不日八達已平、官軍回汛、始復帖然無詞、凡此擬議、雖皆屬慎重急公之意、而上官過於驚慌、小民未免惶惑、邊荒苗猓之地、尤不可

不審處者也相應備陳、臣謹繕摺奏

聞、統乞

聖主睿鑒、

訓示施行、臣謹

奏、

硃批、有旨諭張廣泗矣、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案照恭將新受雲南元江協副將哈元生、帶兵前

往阿壩交界阿路鳴地方、堵捦川省賊蠻、後奉四川
提 臣黃廷桂行令撤回、於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行至阿壩猓古地方、忽有阿壩部落、糾衆數千、攔
阻打仗、殺傷弁兵、搶奪粮米、哈元生設伏夾攻、賊
蠻始行敗走、臣 擬申報飛行鶴麗鎮總兵張耀祖、
就近調撥官兵、星往應援、并令該鎮親自過江、調
度會勦、並咨川省提臣、發兵堵禽、一面調撥土兵、
著令在 日 標効力之禄鼎坤、管領前往協力擒勦并
查起事緣由、去後、 日 隨於十月二十日、具摺

奏明、茲據鶴麗鎮總兵官張耀祖、東蒙鎮總兵官劉起
元、及單前各員、陸續呈報、並准四川提臣黃廷桂咨
會前來、該臣查得阿驢地方、遠在金沙江外、界連川
省沙罵等處、雖向屬烏蒙所轄、久已不服管束、素稱
野夷、前哈元生領兵進勦米貼、追至江外、阿驢土官、
方就撫歸誠、後哈元生奉調、復帶兵赴江外、阿路嗎
地方駐札、堵擒雷波賊蠻、阿驢土官、曾送牛羊炒麵、
以為犒軍、并幫夷夫、抬送軍裝、原極恭敬、哈元生亦
經賞以銀兩緞疋花紅等物、各皆領謝而去、並無動

靜。祇緣哈元生將阿驢土官、帶於行營聽用、其毋
疑有傷害之意、而頭目等遂言、他將土官土目都
捡未完了。那裡饒得你我、好也做一出、不好也做
一出、隨令部落夷蠻、勾連親戚、藉稱報讐、乘哈元
生回兵之日、糾衆數千、重重圍住、行兇截殺、哈元
生當賊衆圍困時、奮勇奪占山梁、率同官兵攻擊二
晝一夜、始將賊人殺退、即相度形勢、擇地於赤衣台
下營、旋又攻打賊寨、搜獲蕎粮數百石、得以接濟
復於十月十四十九等、分兵搜勦逆猓、與官兵對

敵、被官兵斬首多人、仆巖投江死者、不計其數、活
捦二賊、又分路跟追阿驢夷寨、已騰空逃遁、虛訊逆
黨去處、俱逃往阿都阿不囉地方躲避、附近阿驢之
拉金者呢阿都、並沙罵所屬夷目拖科拖却等、皆係
阿驢姻親、曾幫兵助惡、而拖科係阿驢妻父、拖却係
阿驢姨夫、尤出死力、今新陞夔州頤總兵王剛、奉川
提臣調遣、已帶漢土官兵一千四百名、於十月初八、
先到赤衣台、原調駐札以窩哥地方堵禦之遊擊康
世顯、帶所領官兵、沿江而下、守備馬似龍、帶兵渡江

而上、總兵張耀祖、因溜筒江險遠、在黃平寨大井埧打造大小船隻、率本標兵、威寧營兵、俱於十月十八日渡江、赴赤衣台會合、其餘調撥滇黔漢土官兵、皆計日可到、張耀祖等、聞阿都夷目乏嗣、係接養沙罵土司之子為嗣、且係世代姻親、阿夷、都目、倚新撫沙罵土司之勢、故敢容留逆黨、已商同王剛、勒令沙罵土司、速赴阿都、令伊子沮姑、獻出逆黨、免其勦戮、否則立即進兵捦拏、以彰

國法、十一月初九日、又准川提臣黃廷桂咨商、助惡現

有川營、應否分地各地　勒等語、臣已札徵張耀祖、謂造意不自阿驪、毋得濫行屠戮、但殲其渠魁、應撫其餘黨、并就近與川提臣妥酌去訖、窃查野夷不法、傷害官兵、固應會兵合勦、以示懲創、但念此事、阿驪土官、既並無反復、亦何必拘留行營、即便留營聽用、亦應先行曉諭、以安夷心、續既糾衆圍截、意不過為土兵、又何難將阿驪立放、即令阿驪明白開示、以散羣夷、況哈元生原帶官兵二千一十四員名、內除分遣安台、并患時氣瘴癘者約數

百人、彼衆我寡、尤當防備、更須權宜、乃哈元生奉檄回兵、並不慎重、以致陣亡千把四員、兵丁四十餘名、雖擬稱慫因卑職進勦烏蒙、米貼殺賊過多、故賊蠻痛恨、特來報復等語、而自恃勇敢、氣高志滿、遂致僨事悞師、實哈元生有以起之釁也、臣於兩省將裨、凡有寸功、皆不敢掩沒、凡有大過、亦何敢姑息、自應擬實

題參、請

旨革職、嚴加處分、以為輕肆者戒、至於哈元生肝胆

勇畧、實屬將材、前進取烏蒙、勦滅米貼、皆係首功、現
奉
俞旨、造冊議敘、合無將功贖罪、從寬留任、以勵後效、此
出自
皇上格外隆施、非臣所敢擅請者也、除倮事竣、一併具
題外、所有賊蠻起事緣由、並現在勦撫情形、合再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朕前已有諭旨、料卿必參奏者、以哈元生之任事、豈忍將此等官治罪也、況朕已用伊安寵總兵矣、題到之日、朕或令將功贖罪、或寬免處分、再斟酌有旨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硃批朕躬更甚安好、卿好麽、立春日祭

祈穀壇回、卿奏適至、誠所謂新春同囍也、

同日又

奏為、恭逢
聖誕、慶覩祥雲事、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恭逢
萬壽令節、臣率在省文武官員人等、在五華山朝
賀畢、坐班、至辰刻、共覩五色卿雲、光燦捧日、經辰巳午
三時、至十一月朔、絢爛倍常、凡呈現兩日、臣尚以為
省城所見、其他郡邑、未必同然、隨經行查去後、適據
楚姚鎮摠兵官張應宗、呈報、恭逢
皇上萬壽、本職率同在城文武大小官員以、及合郡紳
耆兵民人等、朝

賀坐班、仰見
上天垂象、卿雲蒲布、祥光五色、擁護日邊、從辰至午、燦爛
非常、初一日午時、煥麗更勝、文武兵民、咸稱歷來
未覩、齊祝
萬壽無疆、所關
盛朝祥瑞、理合具文呈報、又據雲南布政使張允隨
詳稱、查楚雄府楚雄縣、廣通縣姚安府姚州
大姚縣、定邊縣、等處、先後呈報、恭逢
皇上萬壽聖節、喜見卿雲五彩、擁護日邊、經辰巳午

三時、於十一月初一日午時、又復光華照耀、衆目
齊觀、不勝歡忭、此從古未有之殊觀、曠代罕聞之
盛事、幸生
聖世、得覩奇祥、伏乞轉詳、各寺情到司、伏查省城乃全
滇之會、楚姚為兩迤之中、忻逢五色祥雲、正當
萬壽令節、此誠嘉徵上瑞、罕見稀聞、理合具詳、祈請轉
奏等情到臣、臣謹按、黄帝有景雲之應、虞舜有卿雲
之歌、瑞應圖曰、慶雲者太平之應、孝經援神契曰、
天子孝則慶雲見、春秋感精符曰、南至有雲迎日

平豐之象、再考雲南通志、漢武狩元年、有五色雲見於白崖、遣使跡之、至大理屬之雲南縣、雲南由是得名、其後歷晉唐宋元、史不再書、至明洪武嘉靖間、五色雲見於永昌、其餘或一二見、半屬彩霞、亦不移時而散、惟我

聖祖仁皇帝二十一年五月、彩雲見於雲南縣、十月、五色雲復見於楚雄府、是年雲南悉平、歷數從前、要皆太平寧謐、時和年豐之兆、至於恭逢

聖誕、呈現三時、歷現二日、稽諸簡册、從未有如

今日者也欽惟我
皇上大孝格
天與穹蒼而協撰至明如日並雲漢以昭回先天後天合德
而自呈符驗陽月良月應時而迭著庥徵覩盛事於
五華鵷鷺貔貅宛在蓬萊之島紀嘉辰於六詔山川
城郭畢收圖畫之中兒童引頸以稱奇父老駢肩而
誌喜屬豐豫以願大有遍一十五州衆口同聲祝吾
皇臻萬八千歲 臣無任懽忭無任感激葉經恭疏
題報在案續又批順寧府知府傅達具报十月二十

九、十一月初一、兩日、五色雲見、所報與各處相同、
是合計雲南、同日現瑞者、共四府三縣、稽諸簡
册、尤屬從來所未有者也、臣於冬至後、會親出
郊外、巡視村莊、見百姓家門外、各有稻穀堆場、
婦子顏色甚歡、而天氣晴明、景象和藹、田中豆
麥、已青翠盈尺、詢農民口稱、明歲可保十成且
自半月以來、畢前勾當、皆陸續報捷、而投誠者
亦衆、是五色雲瑞、兆驗非虛矣、敬念我
皇上慎、籌邊計、勤念民依、一誠相通、無遠弗屆、用敢

瑣屑繕叙一、併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

朕每遇此祥瑞、蒙

上天慈恩、豈有不感喜之理、然、實然、毫不敢慶幸、惟倍加

敬畏之心、況此嘉祥、實係卿忠誠所感、而獻（見）於朕壽

日者、正表卿愛戴之心也、

天理二字、朕實見得透、信得及、

上天以卿如此不世出之良臣賜朕此朕之真祥瑞也歲
前冬初、聞卿每患脇痛、少覺氣弱、朕思此皆憂思之所
致、朕至不忍有諭慰問、蓋以諺語云、心病還將心藥醫、
若邀
上天慈恩、
聖祖賜佑、各處軍役就緒時、我鄂爾泰自然、全愈、非目
下空言慰問、所能解者、所以忍而未頒諭問、今
天
祖慈佑、三處俱陸續報捷、又覩此罕遇之嘉瑞、想卿必

然、心怡神暢、諸微疾得全愈矣、目下卿體如何、去冬不爽時、如何光景、可拠實奏朕莫隱、凡人能一念專城、聚精會神、勤劳二字、實不妨、然憂心焦思、則萬萬不可、且亦於事無濟、當切戒之、況世情冷煖、人事參差、明天理達人情者有幾、只、可盡一己之心、以對越

上天、則修齊治平之道、俱備於中矣、其他入海算沙之類、又何足與較、凡事當酌量精神、體察能否、不可任力不能勝之事、不可費思所不及之心、夜眠若稍覺不靜、日食若稍有不美、則當慎節、而不可勉強從事也、可必遵

朕諭行、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並陳愚悃事、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兵部

咨、奉

旨、請補泗城府知府、其廣西最要府州等缺、如現任

守牧、或人地不甚相宜、臣自當擬實

奏請、酌量調用、惟是知人甚難、無可自信、即如黃

炳、其向來行止、居官職聲、臣並非無所知聞、因

伊在滇數月、時與晤談、見其多改過之言、有上進之
意、更以伊父子俱受
殊恩、斷不至良心復昧、遂致為其所蔽、仍謬冀其可用、及
接奉
批示、臣已自知大悮、續閱邸鈔、見黃炳諸事敗露、各有指
寔、窃自儆自責、深愧不足、而欽服我
皇上如日之明、無心燭照、而自無遁形、臣隨事觀人、勉學
萬一、似亦竟更有進境、嗣後凡于三省屬員、臣務求
深知灼見、以分別其誠欺、斷不敢輕信人、輕自信、致

地方戕任、并為所貽悞也、合併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同日又

奏、為遵

旨酌覆事、據雲南撫臣沈廷正、前具摺

奏請、將知府直隸州、承審本府本州地方命盜等項案

件、令解赴該管道員衙門覆審、屬藩司者、移解

藩司、屬臬司者、移解臬司、審明、轉解督撫等因、

荷蒙

硃批、沈廷正此奏、卿酌量行之、欽此、欽遵、該臣查得守巡

二道、雖分司盤查屬府倉庫、督催刑名事件、原无承

審之責、親轄地方之知府與直隸知州、凡有
欽部命盜重案、俱係自行審招、徑解藩臬二司勘轉、歷來
已久、如訊供不確、擬罪不當、情閑重大者、兩司駁行
覆勘、无甚関係者、照例為之改正、設藩臬所審不公、
或依樣轉詳、尚有督撫核審指駁、未嘗不其詳其慎、
即如發審重案、或轉發府審、由司勘轉、或兩司自審、
或招解赴督撫審
題、各案省皆然、若謂少一核轉衙門、事便草率、焉知不
多一核轉衙門、事反拖延、揔之定罪之允當與否、全

在督撫藩臬揆厥情理秉公推鞫則刑獄自无冤抑

倘大吏不能明察苟且了事不特添一核轉衙門終

為无益即委員調審亦不過虛應故事縁案件完結

處不但不在府州并亦不全在藩臬也且各省道員

不與藩臬同城駐扎者居多督抚又不時有差委之

事若將

欽部命盜重案俱責令審轉人犯必多守候拖累之苦而

道員與藩臬又俱平行設呼應不靈必致愈多遲滯

據臣酌量撫臣沈廷正所請將知府直隷州本府本

州案件解赴道員覆審之處似可不必行惟是道員既有督催之任則所屬府州縣無論事之大小係通詳者俱應并詳該管道員聽候批示庶便查核臣查近來府州縣官初報命盜案則詳道官后有案中續詳之事止詳府司及府州審招亦不并詳該道而該道每避攬事之嫌亦率多置之不問比至遇易結不結之件道官限于條例同受處分殊屬未協臣于雲貴兩省業經面諭司道囑令照行獨以未有定例事难畫一臣請勅后凡應道員督催督緝事件屬員有

詳臬司之文、概令并詳該管道員及成招解司時、并將全招詳送該道、倘有无故遲延承緝不力、許其按限勒催、罪名不合、許其指摘詳揭、庶事有專責而執掌亦不至廢弛矣、謹此議覆、伏乞

聖主採擇施行、再沈廷正于二月初一日到任視事、臣將滇省一切事宜、詳細告知、聽伊料理、隨于本月十八日、自滇起程、前赴貴陽、先辦黔、件、候金鉷到日、再商論粵事、合併陳明、臣謹

奏、

硃批、是、其應行處、應題請者、可具本題奏、

雍正七年四月十五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硃批、朕躬甚安好、今歲飲食飲肌肉、更覺增長健旺、卿好麼、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臣齊搢家奴蒙

恩賞銀十两、馳驛、齎回

御賜臣

御服銀鼠袍褂二件、果乾五種共一匣、乳餅敖爾布哈四

種共一匣、抵貴陽、臣隨郊迎至公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啟摺扣、遍誦

硃批、仰見我

皇上用人行政、恤兵憂民、及一切方畧、一應施措、莫不一

本于至誠、一出于至敬、禕垂

天家聞喜若驚瑞献地靈披圖弥畏綏撫征伐有事而无心
和豫豊亨籌先而慮后此誠
上聖之心傳萬年之政要臣愚窺管寔無可名言惟有凜
体
聖訓勤宣
聖德俾文武同官以及邊遠微末咸知身際
隆遇千載一時不甘自暴自棄各勉作完人是臣之所以
尽職即臣之所以報
國也今歲滇黔二省晴雨以時春熟加倍粵西去冬大

雪、令春雨足、據金鉄面告、并詢来往官弁皆稱十分
収成、除俟該司等彙報到日、另摺
奏報外、合先陳明、為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
欣悅、以手加額覧焉、
同日又
奏為奏

親往駐扎柳羅地方調度并不必深入除軍前官兵
原有數千人又添撥六百名隨從張廣泗于三月二
十七日自省起行昨據來扎已過丹江雞溝沿路䘏
撫生苗懽忻接送毫无畏疑計日今已抵柳羅矣在
張廣泗自能幹濟臣俟現駐貴陽以作聲勢料不過
五月内即可以竣事矣至于新闢苗疆合計長廣約
抵黔省之半非設一重鎮添兵數千不足以資弾壓
靡費錢粮臣亦不敢頋慮除勦撫情形合先會疏
題報所有安設事宜俟臣與張廣泗悉心籌畫再請
題

旨定奪合併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覧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諭窃逆賊曾静詆毁
天朝誣謗

聖躬、敢于天理絕滅、計欲搖惑人心、自投法網、神實使之、
亦蒙
頒示鈔錄
上諭一道、共五十二頁、復蒙
硃批、此因逆犯曾靜之諭、朕欲遍示天下、錄來與卿看、俟
各犯至京、審明、尚另有諭旨、欽此、臣敬誦數四、不勝憤
恨、不勝激切、仰惟我
皇上、至孝至仁、至誠至敬、憂勤惕厲、旰食宵衣、蓋七年以
來如一日、雖生殺予奪、事各有不同、而威惠寬嚴行

歸于一是此无論在廷諸臣之所深知外省官吏之
所共悉即凡非盲瞶亦誰不見聞且古稱聖君哲后
載在史册者固屈指可數矣其德性事功及一切文
章礼樂比我
列祖較諸
聖躬有過之无有不及即滿洲臣僚內無知无恥无殊異
類者固不乏人其允敦倫明理自省自立期于不愧
不怍者律以漢唐諸臣亦誰甘不如乃逆賊曾靜捏
造浮詞恣意狂悖暗布匪党聳動大臣其所以能如

此、得如此者、臣以為其事有漸、其來有因、如誣謗
聖躬諸事、若非由內而外、由滿而漢、誰能以影響全无之
言、據為可信、此阿其那、塞思黑、等之本意、為逆賊曾
靜之本說也、如詆毀
天朝等語、則江湖悪類、山野狂愚、不識天日者、皆能造僞
說、而不至若此之甚、此懷疑貳、蓄怨望諸漢人等之
隱意、為逆賊曾靜之藉口也、今
國家一統、垂八十餘年、
聖聖相承、敎養備至、而漢人之心思、終不能一視滿洲之

人物猶未能爭光每一念及臣竊有餘恨伏念人與
禽獸介于幾希麒麟鳳凰獸禽也而人不如傲象盜
跖人也而禽獸不如天不能生人而不生禽獸又不
能不生禽獸中之惡禽獸更不能不生如禽獸甚于
禽獸之人天亦不可奈何不能奈何即還以問之天
應亦无辭如逆賊曾靜者寔甚于禽獸之人禽獸中
之惡禽獸乃揑造逆書誣嫚狂悖此固聞者見者莫
不痛心疾首髮豎眥裂者也恭捧讀

上

諭坦然惻然自問自慊不為一曾靜而為百千億萬人

遍示臣民布告中外自非
大光明大智慧無我無人惟中惟正固未有能幾此者天
下萬世各有本心
天地神明寔鑒寔佑臣无復多言謹繕摺覆陳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為朕放心絲毫不必憤悶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奇料
理卿可聽之

同日又

奏、為报明克取江坝情形事、窃照撤攬逆夷蠢動、經臣檄調官兵進勦、并札致提臣郝玉麟親往調度、節次具摺

奏、明續據臨元鎮總兵官孫弘本咨呈、内稱自到猛養遵照札囑、慎重料理、令各處官兵、俱到行營、訂期于十一月十三日寅時、三路一齊進勦、密令遊擊施善元、帶領官兵、攻整板、慢腮、小猛崙直抵撤攬坝、令守備朱琦、帶兵、由整板前進、叅將邱名揚遣守備李定

海、帯官兵自攸樂起程、由原蹤山箐遶出慢頼、守偹
裴弘道、由大路直攻慢頼、約定大礮一響、然后首尾
夾攻、此路攻破、均趋赴整哈、除搗賊巢穴、另遣遊擊
郭佑民、帯官兵自猛養、由九龍江、奪取大渡口、遣遊
擊馬成林、帯官兵攻取小渡口、曰九龍江大小兩渡
之間、有一沙洲、林木叢雜、内有賊人房屋、恐逆夷暗
由沙洲岔河抄出、以襲我兵之后、遣守偹鄧士彦、帯
兵、直抵岔河、以遏賊人来路、又檄攬坝沿山沿箐、有
崎嶇鳥道、可通猛養、恐賊暗来偷襲、遣把揔湯德新

帶鎗手兵丁、前往通達猛養攸樂揔路、埋伏、又遣遊擊徐成正、帶領官兵、由小路過渡、尤遶至九龍江、直搗賊巢、本職帶兵、駐扎猛養、調度等情、随據遊擊施善元报稱、卑職遵帶官兵、于十一月十一日、直抵猛養崙、午刻到上江渡口、有賊人二三百、潛匿樹林、吹起牛角、齊來拒敵、卑職令兵丁齊放鎗礟、打傷賊五六十人、又令兵丁往下江渡口、齊放鎗礟、打傷賊三四十人、看賊衆散乱、乘勢一齊過水、随奪得下江渡口、而守備朱琦、亦于十二日、奪取整板渡口、鎗礟打

傷賊数十人、十三日、率兵渡河等情、又據施善元稟稱、十三日進攻猛崙、蚤允蚤蚌等寨、賊人俱以逃遁、直至慢整邊、有賊五六十、立柵阻我、官兵随即追趕、打傷六人、賊自放火燒寨逃散、卑職直進猛崙、賊人聞風逃竄、十四日、前進猛寬、賊人亦皆逃散、十五日抵橄欖壩賊巢、有一千餘賊、潛匿寨柵、齊出拒敵、卑職令守備保瑄等、帶領官兵、分中左右三路、殺出、卑職督令官兵、同心努力、自辰對敵、至未、打傷賊人无数、割首級七顆、是晚更盡、守備朱琦、攻破整板河口、

帶兵督糧到營、十六十七兩日、遊擊黄忠耀等、俱領兵來到、十八日、分三路進攻賊巢、杳無人跡、令兵各路搜查、拏獲夷人七名、檄欖垻地方、俱已克取等情、又據遊擊徐成正稟稱、抄渡九龍江之上流、喇卡江出猛海、深入賊巢、沿途坐卡七處、每處有賊數十人、及百人不等、卑職督兵、奮勇搶賊、四起共搶賊十七名、過卡出箐、兩一出箐口、復遇賊衆交鋒、我兵嚴整、飛衝大渡口、大施礮火、打死賊一名、打傷三名、又搶獲凶賊一名、登時梟首、其餘獲賊七名、解交提督行

营、九龍江已克等情、并准提臣郝玉麟咨稱、十一月十六日、已抵攸樂、拠遊擊施善元等禀報、逆賊俱有望抚之心、惟是畏惧不前、等獲擺夷救人、并江西客人一名、皆云若提督到来、我們俱出投見本提督若不親往招来、見机行事、恐夷衆又被狡賊煽惑、令帯領本標官兵、于二十日前往橄欖垻、相机勦撫、有一緬和尚投見、據云情願寫緬文招来夷民等語、本提督即賞花紅、令其前去、一面遣員赴橄欖垻江邊、扎造竹筏、二十一日寅刻、親到江垻、彼岸并无一賊、我

兵占踞江干。搜獲牛尾礮三十四位、查檄欖埧逆夷、
俱已勦散、九龍江一帶、又為徐成正等克取逆賊聞
風、胆破魂飛、縱有一二首悪、隱匿偷生、料難漏網等
情、各到 臣、、查得檄欖埧逆賊不法、籍稱代刀正彦
報仇、糾脅夷衆、放火打伏、臣 遣發官兵勦撫、囙值炎
瘴未消、時疫流行、漢土兵丁、半多染病、是以 臣 行揔
兵官孫宏本、叅將邱名揚、令囙各暫時囙守、勿得妄
動、俟續撥官兵到日、合攻、令于十一月初旬、各路官
兵雲集、孫宏本隨遣分路進勦、于提臣郝玉麟未到

軍營之先、而檄攬堪九龍江一帶、即經克取、惟首悪
緬和尚以獲時、尚未就擒、宣慰司刀金寶、被賊逼脅
猶未見投謁除咨提臣郝玉麟剴切出示、遍行曉諭、
只將首悪致人、務須搜獲、其被脅從餘党、概予招安、
慎勿濫行勦戮、一俟平靖、多留官兵、駐扎彈壓、以杜
后患外、所有據報克取江坦情形、合再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欣悅覽之觀此各役將弁之効力用命回思皆我

聖祖君父皇考六十年深仁厚澤教養之所致寔不禁喜

泪交流惟嘉獎憐憫慶幸之外無可批諭也

同日又

奏為報明克取丹江情形事竊照貴州陞任𢹂按察使

張廣泗帶領官兵招撫黠屬生苗八寨九股等處俱

經就撫惟丹江一帶頑苗復勾結八寨向化之苗抗

拒官兵張廣泗先攻破八寨之反復之乜告等寨再

議開通丹江以及湖南先發之兵止須駐扎鎮遠遥

為聲勢

欽差牧可登春山已至軍前查勘情形各緣由經臣

奏明續據張廣泗呈稱本司帶各路官兵齊集本應即

進丹江但念苗民愚頑不悮（悟）或係化導未周是以敬

体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復多遣通事前去宣諭利害彼寺全

无悔心且將願投撫之烏畄寨男婦擄去断难寛容

查丹江一處居中則為大丹江其左則為小丹江其

右則為雞漕而烏耶地方乃扼要之所本司親率安

龍鎮標遊擊田昌友、貴陽營遊擊史應貴等、帶領官兵于十一月十一日、前進烏耶駐扎又有抢得一處為丹江要徑、派令鎮遠協付將張禹謨等帶領官兵于十二月、從烏甾取抢得山、至大丹江会合、并飛檄左路駐扎之定廣協付將藕大有等帶領官兵、亦于十二日、從枯桶進攻小丹江、俾兇苗四下受敵、不能準備等情、又拠付将藕大有稟称、卑職自八寨起營至烏高、十二日、分兵兩路、左路由蜂塘寨、直抵枯桶前面、右路抄枯桶后尾、其枯桶各寨、頑苗俱已逃遁

十三日、撥土兵于要路安設三卡以待、果有頑苗来寨、搬取米粮、坐卡土兵、放弩、打傷頑苗四名、十四日、率官兵、将運粮路徑焚搜、有苗四五百于山梁上放鎗吶喊、兵丁放鎗對敵、大礮打死數名、頑賊即拉扯背負逃去、随啓差前往丹江探聽、險要處俱築土城、蓋有草棚、拒守、十五日、過枯桶至石板寨山后、頑苗拒阻、官兵鎗礮攻打、苗賊潰散、衆兵正在躧路下營、有頑苗千餘、蜂擁前来、分兵對敵、追至坡下埋伏、带兵佯敗、頑苗尾后追趕、伏兵即起、鎗傷苗賊十餘名、

苗復潰敗等情、又據付將張禹謨呈報、奉令帶領官
兵、進取烏留抱得、直抵大丹江、遵于十一月十二日、
駐閙懷寨對山、十三日、令守備梅先春等、各帶兵分
左右路、密進烏留、夾攻其寨、卑職率將備由中路繼
進攻取、卯刻俱抵烏留寨、賊苗預將眷口搬移、官兵
臨寨、賊苗占寨后山梁對敵、官兵奮勇直上、將賊穴
焼燬、賊苗退奔、乘勢即攻抱得、苗復拒敵、鎗礮打傷
數賊、將抱得焼燬三寨、十四日、發兵搜山、十五日、官
兵至抱得、查烏留抱得之苗、俱竄囊猛囊尭二寨、如

發遣取抢得對山險阻、賊苗阻守高領后、即大丹江囊蕩谷猓賊巢、恐其襲我之后、是以令凱里苗兵先、前往抢得、附進招抚、然后攻取囊猛、囊尧、后取高嶺、進大丹江寺情、又據遊擊田昌友报、稱遵于十一月初十日、自凱里帶兵、十一日駐扎排洛、張抚院于十二日、亦抵排洛、遥見對山苗賊、日則舞刀吶喊、夜則明火守路、蒙諭同遊擊史應貴、于十三日、帶兵分奪左右山梁、畢戢帶官兵、奮勇直上、已奪右首山梁、即係丹江捻口、令把捻張明定扎此、復又分兵搶奪前

両山梁、值史應貴亦到、会合、即駐扎丹江頭一関口

聞后両鎗礮之聲、令把揔李國寵等、帯兵應援、拠稱

丹江頑苗、争奪山梁、被把揔張明定殺退、拠張明定

稟稱、有苗四五百、争奪山梁、我兵對敵、傷死頑苗甚

多、餘衆敗回對山、張撫院于十四日、亦抵丹江頭一

関口、令把揔謝遴中等、占奪占江總口對両山梁、據

稟、路遇苗賊數百、交陣、鎗礮傷死賊二十餘名、有頭

関賊苗、四路猖狂、奉令分兵堵截、鎗礮傷死賊苗多

人、餘党潰散等情、又據遊擊史應貴稟、稱畢戝同田、

遊擊、隨張撫院帶兵、由凱里右路而進、搶登烏耶寨大山梁子、卑職督令官兵、于巳時搶上七處扎營、是以頑苗數百前來對敵、鎗礮打死十數人、帶傷三四十人、十四日、張撫院到梁子駐扎、頑苗千餘、復來對敵、鎗礮打死十數人敗去、十五日、張撫院踹看頭道梁子礮臺、苗衆聚集對敵、令卑職帶兵、親往把守此關、逆苗千餘、前來、鎗礮、打死多人、始行敗退、十六日、賊苗在彼山梁吶喊、復來打仗、卑職率領官兵、施放鎗礮、四路伏兵齊出、又打死多人敗退、十七八等日、

賊苗只、在對閧處、張吶喊、張撫院因張付將、由中路
迪烏所進之兵未見速進、十八日、親往烏由至抱得
行营会商、令卑職等且无妄動、俟張撫副将等会合、
進取大丹江、再進兵奪取閧口等情、又據獲大有報、
稱十六日申時、苗賊四處吶喊、卑職帶兵、前去誘敵、
仍于兩脇埋伏兵丁、卑職佯帶兵退回、頑苗約有五
六百、四處追來、伏兵齊起、卑職復回、督令官兵、奮勇
攻擊、鎗傷頑苗十餘人、賊苗敗走、有大定協把總馬
國良、帶兵殺死賊苗三名、十七日、因雪雨霧重、未便

進兵十八日、卑職等往附近烏疊一帶山梁察其虛
实有苗賊千餘、放鎗吶喊、四山扑来、卑職分兵攻擊、
從辰至午、半敵半誘、于兩肋埋伏兵丁、卑職仍作佯
敗之壯、苗賊随后追来、伏兵齊起、卑職回兵、施放平
逆大礮、打死賊苗數人、鎗礮共傷數十名、賊苗潰逃、
回守土城、二十日、卑職等分為四路、于五更時起發、
前去攻打丹江、有苗賊千餘、在頭關土城垛口內、打
鎗拒敵、卑職用大礮攻打、土城堅固、從黎明至辰、难
以攻破、卑職親督偹弁兵下昌險逼近土城、乘隙越

進、殺死苗賊四十五名、弁兵復奮勇追趕連破土城五座、直追至小丹江之烏疊寨、又殺死苗賊二十一名、卑職督令放平逆靖蠻大礮、打死苗賊數十、直抵巢穴、苗賊敗潰逃去、隨將小丹江之烏疊大小八寨、燒燬、次日移營、至小丹江駐扎、所有開闢破寨情形、理合飛報等情、又據鎮遠府知府方顯稟、稱九股清水江一帶生苗、地方遼闊、卑職多遣土官人等、分道前往化誨、除已招之四千四百七十餘戶外、令復招撫得一千零二十一戶、賞以花紅銀牌酒食、苗情甚

是踴躍聞風而來者紛紛將來所遣之人回覆又可
復得數千戶附近鎮遠九股清水江一帶生苗不難
就緒等情各到臣至十二月初六日臣差探軍情弁
員回滇擬其口禀并接張廣泗手札與各員禀報無
異該臣查得丹江生苗恃險負固凶頑異常雖屢經
招撫剴切化道不但不知感悟亦且毫無畏懼若非
大加勦除必致更貽后患今自三路進兵不及旬日
小丹江一帶俱已到處成功軍威大震賊苗喪胆雖
據各員禀報苗人有饒命就撫之請正復未可輕信

墮其緩計現已布置進取大丹江料不日可以全勝況古州八萬畧無反復九股清水江生苗已投誠五千數杌百餘戶只俟丹江一定其餘皆易就緒仰賴

聖主仁威歲內或可以報竣矣其湖南先發之兵一千名已調至鎮遠駐扎遥作聲勢統俟事畢再行遣回至苗疆軍營一切情形

欽差牧可登春山二臣皆已親見深知伊等不日回京復

命自能面陳詳細無庸臣多贅所有官兵克取小丹江緣

由、合再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寔皆

天

祖之慈恩、卿等忠誠用力之所致、建此從古未有之奇勳

除邊方萬姓之永患、朕嘉幸之懷、筆難宣諭、其善後事

宜、當詳慎料理、惟以重兵彈壓為要、不可惜費、有事待

數年安帖時量減不遲也、
奏為欽奉
聖諭事、雍正七年、正月初十日、署廣西提督副都統臣張
溥、馳驛抵滇、臣率在城文武、出郊迎接、跪請
聖安、隨張溥至公館、據傳示
諭旨、福建副將仇元正、人去得、已著馳驛往雲南、交與總
督鄂爾泰試看、如人好、或放左江右江總兵、若左江右
江、現在總兵俱好、可留在雲南、俟有總兵缺出、補放鄂
爾泰可時常教導他、此人好、用得再左江總兵齊元輔

亦著鄂爾泰試看、欽此、臣跪聆之下、敬詢
起居得知
聖躬和暢、精神倍常、而萬幾日理、不少暇逸、臣爾泰感激
微忱、與瞻依下悃、不禁神愴者久之、欽奉
諭旨、將副將仇元正總兵官齊元輔交臣試看、伏查左江
鎮總兵官齊元輔、人非庸闇、或者習氣未除、但臣
未親見、猶不能確知、謹當留心試看、福建督標中軍
副將仇元正尚未到滇、俟到日試看、再請
旨酌用外、廣西地方一應事宜、張溥在滇十日、于正月十

九日、始起程赴粵、臣已謹就所知、與伊詳細講明、逐一商酌、大約先治將、次治兵、急治內、緩治外、賞罰惟信、稽察惟勤、號令須明、事權歸一、文武固宜和衷、却不得互相隱諱、軍民固屬一体、却不得轉有瞻徇、如果營伍整齊、兵丁奮勇、將既已可用、或并可以不用、其粵省將弁、半係

聖主簡補之員、看其履歷、多有勤勞、并非庸懦、獨以狃于積習、遂致不能自振、務當開誠勸勉、不可輕棄人材、其地勢險易、夷情情良頑、雖有知聞、仍須親歷、據張

溥議論、與臣意見相同、至看張溥之為人、謹慎妥當、
操守必可信、而論事精細、且具誠心、此臣所見提鎮
中所難得者、寔爲深忻幸、茲正月十三日、齋回臣前
摺內、荷蒙
硃批、前因未聞田畯之故、待問卿再定此缺、續連接田畯
段宗岳之遺本、所有以急急有旨、命張溥來署理、調用蔡
成貴右江、令卿既言張耀祖可以勝任、俟張溥來到、二
人中卿再酌量速速奏聞、若張耀祖相宜時、王紹緒聞
得善較、不勝廣東全有之任、即調用張溥于廣東矣、張

溥來時、朕亦曾密諭之、此人甚妥當、卿試看、欽此、又
奉
硃批、若用張耀祖于廣西、照卿所請孫弘本調用鶴麗、朕
意欲將卯名揚補授臨元、卿意如何、欽此、又臣奏楊天
縱條內、荷蒙
硃批、此人雖老、難得之提督也、著實好、若不致甚癃廢、將
就由用好、卿見張溥、若與粵西提督相宜、張耀祖備用
貴州之任亦可、欽此、臣看張耀祖、老于戎行、四十餘年、
久任邊地、熟諳夷情、或有勦撫之役、張溥似微遜其

長、至于操練兵丁、整飭營伍、思患預防、不遺餘力、張耀祖恐不如張溥、就二人而論、廣西既屬臣轄、張耀祖可以勝任、張溥則勝任有餘、但廣西與廣東較、廣東更屬緊要、臣查廣東、共設七鎮、水陸兼防、且閩山藪之區、多聚賊盜、即市井之地、亦半藏匪宄、該營官弁、恐難擒治完結、瞻顧考成、每致匿不報聞、此實非善軟之員、所能整頓者、臣看張溥可用、可信之能勝廣東全省之任、倘邀

聖恩、以張耀祖補授廣西、以張溥調用廣東、雖地屬偏省、

聲氣相通彼此觀感于兩省均有裨益若廣東提督
之任
聖鑒另得其人請將張溥仍留用廣西張耀祖即留備用
亦強幹之選也臨元總兵孫宏本已于去年十一月
內在行營病故臣聞報之日即差守備一員持銀三
百兩先為料理后事其扶柩帰旂之費臣仍獨任料
理斷不令有缺欠已將病故緣由具疏
題報在案查臨元一鎮為雲南最要缺如蒙
聖恩將卯名揚補授洵屬人地相宜再楊天縱寔係好提

督、臣與共事三載、同心合意、相與有成、獨以患目日

久、不敢不據寔奏

聞、在楊天縱雖年已七十四、精壯如常、辦事无悞、即考驗

一事、臣早不時留意、亦不致曠廢之甚也、合併陳明、

統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硃批覽、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接准部咨、奉
上諭、鄂爾泰忠誠体國、経理苗疆、勲績懋著、伊曾祖圖們、
於開國時奮勇陥陣效命疆場、忠節炳然、垂光衍慶、
積於孫、其鄂爾泰為不世出之良臣、祖孫忠良、後先
輝映、朕甚嘉焉、令鄂爾泰奏稱曾祖圖們與祀昭忠
寺牌位列銜佐領、請照、固原提督紀成斌之父、守備
紀法業恩給誥封贈官之例、請將苗疆議叙之案、移

賞曽祖祖父誥封、著將鄂爾泰之曽祖ゝ父、俱照總
督加内大臣兵部尚書職銜、給與一品誥封、其昭忠
寺圖捫牌位、改書新贈之銜、入于大臣之列、鄂爾泰
苗疆之案、仍著議叙、該衙門知道、欽此、知照到臣、臣
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竊臣追憶髫齡時、臣父督課之餘、諄ゝ以忠孝為訓、
謂身不足學、當效爾祖、每言及臣曽祖暨祖父母、未
常不泪下、臣時雖無知、一一敬記、迄今四拾年來、不

敢一日忘今荷蒙
聖恩加三世以內大臣兵部尚書戢銜給與一品
誥封臣曾祖孫牌位改書新銜入于大臣之列
寵命自天感泣無地半生艱難遂之隱願至今日而畢伸百
身難报之
洪恩即累世而罔極聆後先輝映之
温綸何敢負慚燕翼奉祖孫忠良之
寶訓豈忍貽辱祖宗沒齒不忘臣無可寬之一息畢生圖
报臣惟誓盡其才誠至苗疆之案仍著議叙之

旨伏念祖孫父子業邀非分之
殊榮無惜頂踵髮膚何数當身之薄效除已經繕疏
奏謝并陳愚悃外相應懇祈
聖鑒俯允施行又本年正月十二日接准部咨奉
上諭数年以來怡親王及內外大臣中数人協贊朕躬忠
誠宣猷為國家辦理政務勤慎奉職甚屬可嘉怡親
王之儀仗著增一倍大學士馬爾賽著加太子太傅
大學士張廷玉著加少保大學士蔣廷錫著加太子
太傅刑部尚書勵廷儀著加太子太傅靖邊大將軍

公傅爾丹、寧遠大將軍公岳鍾琪、雲貴廣西總督鄂
爾泰、俱著加少保、河東總督田文鏡著加太子太保、
浙江總督李衛、吏部尚書查郎阿、寧夏將軍西柏俱
著加太子少保、欽此、知照到臣、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自受事總督以來、疊蒙
聖諭之褒嘉、惧負
知人之哲、屢荷
殊恩之寵錫、時懐逾分之羞、世襲二品之官、垂裕後昆於

奕葉。

誥贈三代之爵重光前烈於千秋業叨罔極之

深恩永下難酬之血泪、今復荷

特加少保、器小任大。

恩重命輕、寅亮之猷寔顧名而滋愧、凝丞之職窃捫心而

加慚、惟有敬重

王言、恪遵

慈訓、每事矢之以忠誠、勿懈夙夜、庶務必勉其勤慎、益凛

氷淵、除俟開印日、恭疏

奏謝外、合先一併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 爾泰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
奏。
覽卿奏謝矣。
雍正八年、正月十三日、雲貴廣西總督臣 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臣 齎摺家人蒙
恩賞銀十兩、馳驛、齎回

御賜臣寧紬八疋、沉香一盒、乳餅一匣、果乾一匣、抵彌勒
州屬之樹皮寨、臣跪迎至塘房內、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啟摺扣、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好、凡有來引見過往之人、朕皆詳細偹問、
知卿精神氣象、甚屬壯健光彩、寔為慰悅之至、為善
日强、是乃
天道、敬誠為養性修身之本、乃千古至理、二者卿皆得之矣、
朕復何慮、欽此、臣跪誦之下、不勝感激、不勝慚悚、在

臣 志切成人、原不敢為兒女態、然每奉
恩諭、入骨沁心、儼若跪覲
天顏、儼若面聆
慈訓、神與氣結、泪隨言下、不但臣 无以自觧、即見者聞者、
亦寔不能為臣解也、伏念為善日強、人道寔即
天道、誠意故能潤身、主敬所以復性、此正
聖學高深、與
天合德、而剖析至理、
宣示臣 愚、所以養性修身者在此、所以理人治事者亦即

在此 臣 雖不敏无所成就、然數年以來時、凜体
寶訓亦稍有領悟、精神壯健寔倍于往昔而身心性命之
際、所以深受
殊恩、而萬難仰報者、臣 惟自知 臣 惟自勉、此固莫可名言
不容少懈者耳、再讀至卿有微過令天下知亦毫不
容情之
諭旨、敬仰
聖明在上、如日中天、不以曲直而互易其影、如鏡高懸、隨
其姸媸而各肖其貌、功過不相貸、恩威必並施、所以

造就臣愚、
訓勵臣工者、至詳且切、臣敢不時加凜惕、又讀至于卿或
有分外希冀等
諭、臣不禁愴神、在臣止知敬事、
一人、何暇容心于恩怨、然逢迎嫉妬、覬望窺伺者、寔不无
其人、臣雖自信、亦殊自危、我
聖主矜憐臣志、為預遠意外之營求、潛消難遂之憤怨、所
以愛惜臣保全臣者、至矣極矣、臣敢不益加奮勵、益
加儆惕乎、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卿奏謝矣、
同日又
奏爲廣南土司土目、投見歸誠事、竊照雲南廣南府土
同知儂純英、犯法擬絞、業経監斃、其妻儼氏、撫幼管
事、其權俱歸土目、其四大頭目、曰内甲、曰總管、曰板
欄、曰内兵、其板欄有陸順達、與其子陸尚安等、互相

濟惡、官府傳喚、從不入城、即偶至城外、亦必帶兵四
路埋伏、其于村中、占奪燒搶、種種不法、曾于康熙五
十六年七間、各頭目遍起土兵、圍城幾陷、亦惟事隱
忍、不可奈何、及經臣出示、明書陸順達陸尚安等名、
曉以改過從寬、怙惡必戮大意、后亦稍知斂跡、臣于
雍正五年、八月初一日、覆奏陞任廣南府經歷吳啟
文摺內、
奏明、荷奉
硃批覽此奏、朕明悉矣、次第緩為之、卿自有斟酌道理、朕

意凡烟瘴之地改流極宜詳慎欽此臣即密諭該地
方文武外示寬容密為防範以便緩圖令臣巡視粵
西路經廣南預行檄飭經過地方凡土官土目人等
俱來聽宣示
皇仁予以自新之路開其遷善之心如有隱匿不出者定
行嚴處去後到處土官目民人等無論遠近盡來投
見臣隨加獎賞勸諭于十一月十九日將至廣南即
有儂純英之妻嚴氏同其姑祿氏率領伊子儂振裔
并四大頭目等泥首郊迎臣于二十日逗遛一天盡

傳至行署、面加開示、若能改過自新、已往不究、若仍蹈前非、即嚴拏正法、該目人等、无不感激泣下、誓為良善、內陸尚貴一目、前歲征勦八達寨時、曾調領土兵、奮勇効力、業造入軍功冊內、今因其來見、賞以紬緞銀牌等物、并令以外委把捴、隨營行走、一以示奬勵、一以便指使、陸尚貴涕泣叩頭、感激悅服、時陸尚安一目、猶畏罪未出、及至次早、將起行、陸尚安投到、俯首請死、臣 歷數其惡、故作必殺狀、并令其回寨、預作准備、以待屠滅、而 陸尚安叩頭設誓、願永作良民、

懇隨赴廣西隨回雲南以效犬馬迨隨行兩日已入
土富州境臣始許以不殺令一聽流官約束時土官
母子并大頭目人等俱在臣復剴切開示令其各回
大衆感謝皆有依戀之意蓋廣南夷患不在土官而
在土目夷民受其殘虐而无可告語者已非屬一日
故深有望于此舉而群以為大幸也隨抵土富州該
土州沈肇乾力疾遠迎匍匐道左夷目人等无不懽
躍臣亦加以獎勵諭示寧輯地方各安本業伊等皆
知感戴聽受惟謹嗣于十二月十四日行抵廣西柳

州府、據廣南府知府賈秉臣、廣南營叅將馮鷟、禀稱、有撫幼管理廣南府土司知事務嚴氏、率領土目、親具印呈、内稱自大憲節制、撫恤漢夷、同視、近來年豊時和、祥瑞疊見、幸逢巡視粤西沙儂今日見天、敢不及時向化、氏雖女流、亦具天良、誠心爱戴情願于原納額粮一千八百二十二石零外、增輸熟粮一千一百七十七石零、共足三千石、又廣南府向无城郭、願捐己貲、建築城垣一座、不敢派累夷民、以報
國恩、土目陸順達等、衆志如一、懇恩轉達等情、又據廣

南府富州土知州沈肇乾亦具印呈內稱自沐
聖朝覆冒生齒日蕃荒土漸開欣逢大憲冒瘴衝烟為民
籌畫雖屬土夷亦具天性情願照原額秋粮三百六
十六石零外增輸粮米六百三十三石零共足一千
石以供兵食又卑州向无城垣願捐祖遺貲財在歸
朝地方建城一座以固邊防職屬九苟土目頭人方
準矩等紛紛踴躍各各傾誠永願為
聖世良民伏乞轉達等情又據馮駕稟报有廣南老土目
陸順達面禀今蒙大憲巡歷恩威普著合門感激不

殺之恩謹繳從前收存大礮一座過山鳥一尊願永為
良善此外尚有大礮各頭目情願摠繳伏乞賞准從
緩查出一併繳上再廣南土目俱已到齊惟陸尚元
盤踞彌勒灣地方從不進城今又未到現已嚴檄土
同知飭查另報各等情到 臣 查雲南廣富二土司
地廣田肥不讓內地廣南一營兵米歲需不敷仍須
採買而接壤粵界沙儂素多仇殺又并无城垣可資
防禦目前雖屬寧帖終非久遠之計臣曾委員料估
城費即石基土墻亦需一萬餘金而廣富糧米頗多

即加增一倍亦甚屬從容令該土司目民人等既自
樂輸將願捐建造自應批准令其具呈通詳其陸尚
元一目獨未投見未可竟置不問臣已批令先行開
導予以生全倘敢有頑抗立即拴治蓋從前原不妨
寬緩以待徐圖此時則務當嚴急以齊衆志陸尚元
固無能為恐將生衆目之心也其土同知嫡子儂振
裔年已十六例應承襲管事臣已批令取結具詳并
不許令伊有絲毫雜費去訖至于廣南一營地方遼
濶汛廣兵單寔不足分布彈壓按舊制廣南營屬廣

羅協兼轄係臣衙門統轄并不受開化鎮節制是以遇有事故呼應不靈彼此推委以至日久廢弛查廣南府離省城十二站離廣羅協駐扎之廣西府八站而開化府一鎮離廣西府廣南府皆止四五站較論遠近此一協一營自應歸併開化鎮管轄庶便酌緩急以資調度且此一隅係三省交界極邊之地今統歸一鎮則黔有安籠鎮粵有右江鎮與滇鎮三方鼎峙連絡聲援亦足以建威消萌永謀寧謐但道里形勢臣尚未周悉或將開化鎮竟移駐廣南將副將移

駐閘化或將廣南改協、廣羅改營、兩相調換、臣詳細
籌畫、再當會疏請
旨遵行、除輸粮數目、及建城日期、俟詳到
題報外、所有廣富二土司土目、投見歸誠情形、合先繕
摺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前、臣　請開黔省鼓鑄摺内、荷蒙

硃批、欣悦覽之、向聞黔省、從来不用錢文、今似此、得無可通行乎、欽此、伏查向来黔省并不用銭文者、既因銭文无多、兼因苗狆獷悍、習慣逞兇、但見財物、即行搶刦、銭質沈重、更不便携帶、又因粮食買賣、熟苗以銭交易者、漢民或昂其貨物、或虧其銭價、故彼此俱不用銭、由来已久、今数年以来、仰頼

聖恩、苗民向化、道路坦行、搶奪之風已息、錢文之價甚平、不特往來旅店銀錢并用、且有商賈于滇省馱錢至黔、換銀者、是

國寶漸可流通、自應乘時鼓鑄、據臣愚見、擬于開局後、不特各役工食、及驛夫等項、俱應發給錢文、而支領兵餉、亦須以銀八錢二、或銀七錢三、搭放、即漢夷零星糧折、亦令其銀錢并納、則上下通行、遠近散布、錢文自無壅滯矣、再黔省礦廠、雖可有成效、然經理方始、尚未敢遽定規條、如商民獲利太微、則開採者希

必遠近脚力太重、則販賣者退縮、須權其所出之多寡、工本之輕重、馱載之遠近、大局不可分岐、而調劑須别高下、必使民間于工本之外、尚有利息、而在官所收銅鉛、必亦各有贏餘、則上下均受其益、方可以經久、臣已批示委員廠務各員去訖、容臣由粤過黔時、再面與撫臣及司道等、細心酌量妥協、再行

題請外、所有黔省錢文、可以通行緣由、合先繕摺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欣喜覽馬、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臣齎摺家人蒙
恩賞銀十兩、馳驛、齎回
御賜臣
御書福字一幅、

御書對聯、歲〻平安節、年〻如意春、十字、平安如意荷包
一箇、堆錦荷包一箇、內貯金錢寶玉等、各十四枚、哈
密瓜二圓、文旦四會柑紅柑盧柑甜橙共一箱、各種
敖爾布哈一匣、奶餅一匣、鹿尾十條、樹雞六支、野雞
十支、細鱗白魚二尾、多樂魚二尾、鹿肉十四塊、鹿腸
二付、抵廣西省城、臣 隨即迎至行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敬啟摺扣、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好、卿好麼、新春新喜、諸凡平安吉利 如意

也、欽此、又恭奉
聖訓、摺內荷蒙
硃批、欣幸覽之、此寔卿忠誠之所感召、非朕推美于卿、作
違心之諭也、然
上天賜佑之德、朕亦不敢矯情、謂于朕無涉、蓋君臣之間、
若少不能視為一体、則為庸主愚臣矣、同譬二字、寔
為通論、餘无可諭、欽此、伏念臣身在萬里、心依
九重、感
聖恩之遍厚、顧臣職之匪輕、每自省自訟、斯懼斯慚、雖時

敬辭

天心、未能步趨一二、幽獨之地、只、應自知、茲跪誦同喜、深
維一体、心馳神悚、復不禁涕泪之盈襟也、至諸凡平
安吉利如意、臣自赴粵返滇、周行四省、氣候各殊、水
陸迭替、不但臣身体強健、精力倍增、即隨從二百餘
人、并无一人疾病、而人情和悅、氣象光昌、一切舉行
半多順遂、惟
聖主之賜、直遍及庶人、臣之慶幸、寔有莫可名言者、若恭
逢

至聖之主，而猶无所領受，顧自安于愚，是為下愚不移者，
臣愈知所以自處矣，再臣恭報三省秋收摺內，荷蒙
硃批，以手加額，覽之，朕向來深信
天道，捷如影響，今歷睹滇黔之賜應，實愈加親切，倍增寅畏
也，不但當世封疆大臣，起奮勉效法之心，即將來奕
禩，膺父母斯民之任者，亦莫不興感忠誠任事之念
也，卿之功大矣，
上天
聖祖賜朕之恩厚矣，我君臣惟愈加敬謹，以仰報

天
祖之罔極耳期共勉之欽此臣捧讀數四悚惕汗流伏惟
天道無私人心有著敬謹所以修身寅畏所以立命但能深
喻影響自必各起奮興在
上天之鑒察昭垂固至公至信寔
一人之憂勤惕厲必敬必誠如微臣者雖立心行事不敢
自甘暴棄然數年以來所以少有進境者寔惟
聖訓之栽成而無他學問感切忻幸更有出于
恩光榮寵之外者捫心自審殊未敢稍有欺飾以上負

我
慈父也、忠誠敬謹、務期終身勉之、當世奕禩、并非所敢計
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卿奏謝矣、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竊　臣　報明鹽銅課息一摺荷蒙
硃批、辦理妥協之至、有何可論、但沈廷正操守、甚不可信、
卿酌量之、不可因專政避嫌、倘有疎虞、朕惟卿是問
耳、回滇時、將朕諭令沈廷正知之、欽此、臣于三月初
八日回滇、隨欽遵
聖諭密示聞知、沈廷正敬聆之下、激切悚惶、繼以涕泣、拠
稱廷正以微末庸材、且屢有罪過、叨荷
聖恩、格外矜全、并受菲重任、若復少存不肖、豈是人類、苛
語、臣查沈廷正、頗有歷練、亦具才情、其向来行止、原

多不滿人意及蒞任滇黔、共事幾二載、臣推誠相待、事事裁衷、時有勸詞、務規以正、而沈廷正極相敬重、亦深信服、就現在操守、并未少有染指、但器局瑣屑、意念游移、可以辦細務、而不足以當大事、是則其短、臣不敢為之諱、至于一切錢糧、雖係撫臣專政、原屬臣所兼理、本無嫌可避、亦何敢少有疎虞、獨以臣衙門事務、寔數倍于撫臣、若得盡心協力、不因臣總理、而有所諉卸、庶事益周詳、而可免遺漏、以故于離省赴粵時、函同司道、諄切言之、復經附陳、上瀆

聖聽也、理合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雍正八年九月初四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八年八月初二日、臣齋摺家奴蒙
恩賞銀十兩、馳驛齋回

御賜臣

圓明園養蚕內織花屯絹二件蜜漬鮮荔枝二餅到滇

又九月初一日臣家奴齎摺回滇復蒙

御賜臣蜜漬鮮荔枝二餅俱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啟前摺荷蒙

硃批朕安朕躬已大愈矣不必繫念也卿好麼朕此番已

愈后光景精神力量較前更勝卿料理地方諸務便

遲緩數載不妨矣不必急為措辦也欽此臣伏讀之

下額手忻忭繼以感泣恭惟我
聖主御極八年無日無時不以百官萬姓為慮即
聖躬違和亦所為何事臣飲食寤寐一有不繫念是決无
天性即賤于臣愚于臣而凡屬聞知倘有不繫念是
皆薄天性者也懽幸鼓舞臣病方已大愈乃昨接鄂
爾奇手禀知因直隸山東江南閒被水災蠲賑兼施
日劳
宵旰而雲南省現又劳鎮僨事烏蒙叛乱自念叨任封疆
并無一事能仰慰

聖懷轉致厪煩
睿慮、臣罪通天、罝身无地、雖已調遣官兵、立速援剿、而三
省重寄、未便親師、祈
聖恩立賜罷斥、
簡命賢能大臣、料理總督事務、暫假臣以兵權、俾親往進
討、臣雖不才、必能殺賊擒虜、以洩此恨、以雪此恥、謹
繕摺扣、差臣家奴齎
奏恭謝
聖恩附陳微悃、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雍正七年、六月十八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硃批、朕躬甚安、向來朕甚畏暑、今歲都中盛熱、而總未覺
苦、飲食起居更好、諭卿慰念、卿好麼、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七年、六月初六日、臣齎摺家奴蒙

恩賞銀十兩、馳驛、齎回

御賜臣各種錠藥一匣、紗羽洋席芭蕉堆繡各種宮扇、共

六柄一匣、畫扇四匣、素扇二匣、各種香囊、共二十七

匣、桂花雕香一匣、黃、紅絡手串四匣、各種香藥扇墜

四匣、抵貴陽、臣隨郊迎至公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敬、啟摺扣、跪誦

硃批、朕躬甚安好今歲飲食肌肉、更覺增長健壯、卿好

欽此、又敬聞擇吉遣師先期告

廟頌

敕大礼既成、

天日晴和、氣象舒暢、

聖駕大閱官兵、人人感奮、懽聲雷動、臣不勝忻忭、不勝踴

躍、再雲南大理府同知佟世蔭、回任過黔、臣敬

詢

聖安、據佟世蔭傳示、世蔭跪辭之際、蒙奉

皇上面諭、佟世蔭、你再細看：朕身体精神可好、世蔭回
奏、
主子聖躬精神、甚是安好、随蒙
諭旨、你就将朕身体精神、這般安好、回去告訴總督鄂爾
泰、教他放心、以前朕聞得他因辦事過于憂勞、以致
身子氣弱、甚不放心、教他此后、惟遇緊要大事、親身
料理、然亦不可過于憂思、凡夜晚辦事、最是傷人、務
教他善体朕諭、以仰副垂注至意、欽此、臣爾泰敬聆
之下、仰窺

聖慈氣咽泪流、莫能自解、伏念都俞喜起、古已稱难、如臣
遭逢、更何倫比、洵以臣子之名寔兼、受
君父之生成、千載而后、猶且不朽、臣若有心惜身、即是悖
負、臣若有心不惜身、亦是悖負、今是冬春以来、血氣
充足、精神強旺、寔較前增壯、此僚屬所共見、務當凜
體
訓諭節、慎自愛、萬不敢于无關緊要事、積憂躭労、以致倭
厪
聖慮、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
覽御奏謝矣、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雍正七年、六月初五日、新授廣東總督臣郝玉麟赴
任過黔、臣謹遵
聖諭、罄臣所知、詳細講論、諄切勉勵、大畧謂廣東要地、逼

近海洋欲安民生必先靖賊盜欲靖賊盜在先飭官
軍聞各鎮總兵有因公上省者沿河賊船并不迴避
且以鎗礮遥逐官船官舡揺櫓飛行亦不敢駐問又
聞山賊哨聚人以千數并未懲創且賊案甚多十無
一結信如此是大可慮應將武弁中之貪劣庸懦者
亟行叅革以儆衆志凡振刷慶務示以嚴厲而措置
處須出以周詳如果將猛兵強自必漸消潛避倘無
制勝之具而驟欲捦賊恐賊不能捦而先已損威啟
轉費手矣其大小文員內才守兼優者料难多得須

先取其才幹、次論其操守、緣我能駕馭、即有才幹而滑者、亦可以濟事、我不能造就、縱有操守而迂者、其何能惠民、凡接見屬員、稟商事件、務虛心平氣、令各盡所欲言、庶得周知情形、以便裁處、貪者必不可留、粗直者切不可棄、雖詞氣溫和、却不離嚴整、先使人不可犯、而后次第條理、庶官民相安、而事易就緒、再地方一切施設、必先計可成而后再奉、大學云、事有終始、而不言事有始終者、蓋事必慮終、而后謀始、故凡所始事、必終有成、彼論是非不論成敗之說猶

是為已私心原未嘗關切民社耳又如道千乘之國
首言敬事而信豈有敬事之人尚有不信寔之理此
信字應作寔賞罰必信：字看即係果斷義蓋每有
敬事之人惟恐錯誤反致猶豫者故為下一轉語人
嘗言明決若臨事不能决即明處亦是假此雖似腐
語然于政治却係本論顧交勉之至于心術行止全
要自己檢點可以自信即所以酬
恩一切揣摩瞻顧念頭萬：不可起福是自求禍是
自取

聖心无倚著、惟適如所應得、幾曾見詭詐乖巧等人、得有
好處、我輩亦不須遠學、祗將前后一切
上諭、
敬錄一摺、常供案前、時時詳繹、事事体帖、若將大小
輕重、寬嚴緩急、種種不同處、俱能看成一片、則立身
治事、自皆有定見、倘此時信不及、須用心數月、先理
散處、再尋總處、那時能入得進、便出得來、許多言語、
更都用不着矣、等語、郝玉麟氣歛神怡、一一聽受、但
云任重事煩、兼少歷練、若不得深知素信之文武員
弁、相佐辦理、更恐耳目难周、擬懇請

聖恩准于滇省内帶往十數人赴粵酌用以資指臂與臣
而商伏念同係封疆何敢少分彼此伊業經摺
奏應俟
諭旨遵行至廣東提督臣王紹緒復奉
硃批大聰明人武弁中少者朕一見賞目所以不次擢用
但柔善沽名恐不勝岩疆之任耳若肯破面毫不瞻
顧非不能之人也著實寄字鼓舞之欽此臣已將前
後原由向郝玉麟備言之并密傳
聖諭令伊到粵留心訪問試看如有不勝任處即據寔

奏

聞、郝玉麟已欽遵敬記、臣前已寄字王紹緒、剴切勸勉、并

復寄字、詳悉開導、痛切規責去訖、郝玉麟共任八日、

于本月十三日起程赴粵、約于七月望後、即可到任、

合併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郝玉麟不但受朕深恩、當知奮勉、即卿此一番諄、

勸勉之友誼。聞之而不動心自勵者。除非木石心也
不但鄂玉麟歛神聽受。朕觀覽之下。亦不禁踴躍生
歡矣。前伊途中。并起身時。已摺奏數次。覌伊立志甚
堅。而主見亦甚妥協。然必待伊到任后方見底裡也
一者関其造化。二者在朕之福量。亦非可強求。只用
人一節。其苦其難。惟
上天與朕
皇考鑒之耳。
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

泰謹

奏為勦除逆賊疏通兩郡恢復三關各路報捷事竊自烏賊逞兇堵塞各隘截斷牛欄江則與東川阻隔截斷代烏關則與鎮雄阻隔截斷豆沙關則與川境阻隔截斷大關則凡屬烏蒙聯絡三省之界俱為阻隔此聲息之所以不通而凶焰之所以忽熾也及烏郡既復之后雖奔逃四竄寔各據要口如牛欄江逼近魯甸正逆賊巢穴所恃為憑陵之區故江內江外分布蔓延兇鋒甚烈猝难散解至若三關均屬天險懸

岩峭壁、箐大林深、失之雖易、得之甚难、至于撒魚河馬鞍山、高魯箐等處、各皆賊騎數千、不時往來窺伺、官兵初入烏郡時、不過五千有餘、僅數彈壓、难供掃除、而川省則道路甚遥、鎮雄則兵勢无多、故于揔兵哈元生、則囑其少待、于提臣張耀祖、則催其前驅、盖通計大局、東川緊連烏蒙、而與東川接壤之尋甸、武定、宣威、三府州、最關切要、自張耀祖統領大兵、駐扎功山、由功山前抵東郡、沿途安台設站、尋甸之路已通、而武定則阻于畢古垻、宣威則阻于者家海、故于

畢古坝一路、先之以遊擊王先、繼之以遊擊曾士貴
者家海一路、先之以遊擊紀龍、繼之以遊擊范昉、彭
之義、各令奮勇攻剿、使武定宣威兩處血脉、速為貫
通、而六營長九伙自、則囑提臣分遣各官兵、搜捕逆
寨、內患既除、外乱自靖、然后直渡牛欄江、連絡魯甸、
庶皆可就緒、臣 前摺
奏、至今已踰一月、進兵之檄、既晝夜頻催、報捷之文、亦
朝夕疊至、續據遊擊王先、由武定進兵、沿路勦戒、已
直抵畢古坝、而遊擊曹士貴、亦到畢古坝会合、逆賊

聞風逃逾，進至大魯壆，分兩路抄上，逆猓弩石交施，官兵奮勇，鎗礮齊發，打死賊人甚多，餘各星竄。十六日，招撫阿易路一帶苗猓民人，共一千二百六十八名口。又在紫牛坡，查獲漢姦陳仕敎等，解赴提督行營。俱經梟示。十九日，在小江口駐扎，聞有賊衆，欲渡金沙江，往四川逃逾，行至多步可地方，隨分遣官兵，前往搜捕，賊衆搶渡，漂流淹沒者十餘人，擒獲賊首祿配等，解赴提督行營，救出被擄漢人老幼男女二十四名口，隨給米糧，移交東川府安插。畢古塡既淸，

而武定與東川之路通矣、自紀龍等進剿者家、海、而逆賊勢窮、弱者皆求招安、強者各皆逃竄、時宣威州團集土勇、千數百人、經 臣 准其効力、已抵者家海、進至牛欄江、于紅陡箐遇賊、持弩抗敵、土兵奮勇殺賊、并生擒賊首祿承爵之繼母、及男女二十名、而遊擊紀龍、范昉彭之義等、先后拏獲祿承爵之叔、草舍大頭沙埧、及以勒寨賊党、禾利戈客者卡、共二十七名、祿承爵之妻安氏、子阿六、及歹補頭人麻色者機直補頭人沙卡倫卡租等、共二十一名、又過牛欄江、至

直補箐官兵寨分四股、一齊進攻、鎗礮打死賊衆大半、餘皆奔逸、至葦舍大頭沙坝、前拏獲時、因勒令拏賊、故暫且從寬、至是率孫祿元龍到營、出首阿固祿承鼎曾下夷人你布等、并阿固大紅等處逃匿逆党、求賞員押往捦獻、隨差弁押同拏獲男婦大小、共六十五名口、及牛馬等物、并捦以勒寨頭人阿廼阿樹福壽、俱係祿承爵死党、又據可〻夷人戈色报、有倮玀機葦杌則令來投誠、訊供祿良珍家口確實所在、隐寨差官兵前往、押令杌則引路、四面圍捦、共獲男

婦大小一百三十五名口、又救出難民五人、又復查
得阿得六埜、離着家海百餘里、有逆党潛藏、即帶領
官兵直抵賊埜、遇賊拒敵、官兵施放鎗礮、賊衆四潰
是賊首祿永爵、雖同祿良珍等逃避巧家營、尚未就
擒、兩路官兵、早已會合、則宣威與東川之路通矣、宣
威武定兩路既通、而逆賊巢穴、各宜掃靖、查東川四
五等日、帶領官兵、前往黑魯搜剿、途遇落水洞民人
來报、有賊搶擄男婦牲畜前去、即尾追至那姑、有賊
五六百人、前來迎敵、我兵奮勇殺賊、救回男婦一百

七十餘名口、牲畜百餘、賊衆沿山逃竄、隨分兵二路
進勦、追至法杭、見賊營盤十餘處、隨即圍裏攻踢賊
營、殺死百餘人、生擒二十餘人、俱斬首懸示、至于鈞
結逆猓截江邊者、則有阿固火紅以拉等賊、乃遣遊
擊韓文鵬、守備李國柱等、進勦擄報、十月十七等日、
帶領官兵、由阿固入火紅、拏獲漢姦首惡一名張蹴、
隨搜馬纓箐、斬殺其賊人甚多、奪回难民八十餘口
牛馬猪羊无數、又有火紅頭目祿承貴、自行來投、引
至巴兎海収窩寨內、拏獲頭人一名沙奴、并阿固祿

承昜之弟阿的虐、查張蹶：素性凶悪、闖烏賊悖叛、即率領東川猓賊、大肆猖狂、沙奴係祿承昜親信頭人、罪大悪極、隨解提督、即將二犯、釘手秤桿示衆、軍民稱快、其阿的虐現監禁行營、候審、又據分遣千總刘蔭祖等、帶領兵練、由巴兎一帶山箐、躧搜、斬殺拒敵黑猓一十四名、搜出大小男女四十七名口、并牛馬猪羊皮盔馬棉弩弓長條等物、又據以扯苗寨頭人長命、报稱、有凶苗老三者野等十名、会同烏賊刦殺東川塘兵、現將搶擄兵丁各物収存、随經拏獲男

婦三十五名口隨將凶苗等訊供確定即行梟示復
帶領官兵自以扯起營前進巴兎地方查有石土庫
黑猓附和烏賊殺人行凶隨往躧搜賊衆齊來拒敵
官兵奮勇斬殺一十九名其餘滚箐脫逃拴賊男女
三十九名口搜獲牛馬猪羊并漢人衣鞋等物各訊
確供俱稱祿良珍祿良臣祿良宰祿承爵祿天錫等
皆逃匿巧家營臣查巧家營地廣猓強又緊連川界
素稱賊衆自東川官兵各路搜勦賊首祿良珍等无
可踞守遂皆奔巧家營欲逃入川賴川省官弁一道

臣檄沿江堵禦不得潛遁而提臣派往官兵已三千四百名若令進勦早已擒獲掃靖奈遲疑觀望僅著落該頭目擒獻准其贖罪以為妥集臣料賊係緩兵之計恐致遠颺因徑檄諸將限日攻擒而諸將既奉命令不得不候示乃隨據稟報賊衆已潛匿各寨已搬空碩甘擒獻之頭目亦并無消息張耀祖見臣言已驗始飛檄合攻雖諸賊首斷不能漏網而機已洩時已廢矣況東川一日不清張耀祖一日不能過江烏蒙一日不定諸夷一日不能息心滇黔四面苗猓

愚者皆懷隱慮，而張耀祖動念不及此，殊不可解也

臣備悉情狀，恐并悞烏蒙，隨飛咨嚴催，令于東川一萬二千名内，先撥四千名過江，聽搃兵哈元生調遣，于十一月初一、二等日，始派三千兵過江，至今尚未足四千之數，查烏蒙既復之后，哈元生營兵，實不足六千，即以一支兵，遣叅將康世顯，由魯甸至牛欄江，以接引東川，以一支兵，遣遊擊曽長治，由龍洞山至法漏塞，以接引鎮雄，臣 因其胆勇過人，或恐失之躁率，經屢檄切札，嘱以深入尤宜嚴防，大勝勿忘小挫，

竒兵不可屡用險事不可俾成務、候東川兵到、再圖会勦等語、嗣據康世顯具报、十月十二日、帶兵至高鲁、十三日抵鲁甸、凡経過村寨、賊皆逃竄、只搜出猓賊搶去五子礮一位、陸鎗十二桿、并鎮兵盔甲、俱已被賊損壞、救出原任烏蒙遊擊張鶴之妻與子、并兵妻数十口、逃难男婦五六十口、十六日、已抵牛欄江、令守备徐国佐、帶兵搜勦、進至補多地方、遇逆賊七八百拒敵、官兵奮勇、殺死逆賊百十餘人、斬首級二十餘顆、随令徐国佐監造木筏、搭設浮橋、更遣把揔

楊旭、帶兵三百名、直抵東川府城、迎接提督、是東川官兵、料可以徑渡矣、又據曾長治報稱、十月十六日、帶兵起程、至龍洞山、十七日、抵法漏后臺、逆賊滾木擂石、堆積如山、矢石頻施、官兵冒險、攀援直上、施放鎗礮、打死逆賊十餘人、賊勢大潰、隨星夜于下江、搭造橋梁、以待会合、而鎮雄官兵、早已遥應、凡此固諸將之奮勇、寔哈元生之效忠、較之東川提鎮、猶未可僅以強弱論也、惟是哈元生行營、地勢甚危、兵力尚單、不知內頋、一意前驅、乘康世顯曾長治之勝、乃復前

后分遣三百兵、令遊擊王弼、巡遊近地、又遣官土兵
五十名、令外委土目等、運粮魯甸、又遣八百兵、令千
總蔡之斌陳策等、搜捕江邊、以致王弼欲擒逆賊會
功深入、陣亡于高魯寨、損兵百餘、外委所帶運夫被
截于馬鞍山、損人二十、此即躁率之過、亦不得為哈
元生寬也、而遣往江邊之八百官兵、于十一月初四
日、由魯甸一路、巡抵江邊、復回至魯甸對面之五顆
樹、遇逆賊五千名、官兵搶据山梁、賊衆四下圍繞、正
在相持之際、遣有臣催調過江之遊擊曹士貴王先

等、于初四日、自大得紅進兵、已抵魯甸、聞有鎗礮之聲、即催兵前進、隨一齊奮勇、裡外衝殺、賊衆大潰、我兵跟追至草海子地方、殺賊百十餘人、而烏蒙應援之兵亦至、窃查魯甸係首惡之巢穴、牛欄江实兩郡之咽喉、是以臣咨札提臣、催兵速進、甚詳甚切、至再至三、向使過江官兵、但遲一日、不及應援、則八百漢土官兵、縱極勇敢、亦豈能當逆賊數千、而張耀祖聞报、始謂臣籌慮周詳、嚴催過江、適逢其会、撫臣司道見者皆笑之、而深鄙其老師玩忽、忠義之无存也、今

張耀祖過江元日，哈元生已于十三日，分兵六路，搜勦烏逆，留副將徐成貞，防守大營，現據徐成貞报稱，大兵既進，恐逆賊狡猾，反由擦拉松林一帶，出没滋擾，因于十五日戌刻，遴遣烏蒙把總施弘義等，帶領官兵，潛伏撒魚河隘口埋伏堵捡，至四鼓，果有賊衆二百餘人，持掛刀弩長條，暗出松林，一遇我兵，即行拒敵，我兵截殺，猓賊数十人，帶傷，陷入擦拉海子，死者十數人，餘皆奔潰，又據副將楊馥，遊擊曾長治等报稱，十四日，由普折檀大箐進勦，所經道路約八十

餘里、僅羊腸一線、凡緊隘處所、賊皆將木石截斷、官兵于箐中、另開路徑、攀藤附葛而進、將至白卧地方、有賊衆前來拒敵、官兵奮勇、鎗礟打死賊四十餘、餘衆潰敗、隨追至白卧寨、四面搜捦等情、又據哈元生報稱、自十三日起程、至撒魚河駐扎、賊皆逃散、十六日、自撒魚河跟踪搜箐、抵小凉山、止見賊營數十處、并死一賊、十七日前進、有逆賊空寨、烟火尚存、所宰牛羊、并粮飯等項、拋撒過半、隨追至大梁山扎營、離營五里之內、接連切黑蘇寨后、一大深箐、ㄑ口扎

木城五層堅固难破、随造硬挠牌、抵挠弩矢以近木城、十八日、先遣土目安疆等、率領阿底土兵、撑架挠牌攻進、随用鉄礮點火、抛進賊巢、声响如雷、礮殺逆賊五人、餘衆竄奔、山谷震動、我兵尾后追殺、逆賊仆岩滚箐、併帶傷及死者、难以悉數等情、是兩路官兵聲威大振、其餘四路、諒即报捷、東川聯絡、鎮雄会合、烏蒙逆賊、料自不难平靖矣、再鎮雄一郡、早已寧帖、附逆各寨、俱經剿除、節據参将韓勲具报、前據土目蚤虔报稱、逆目施顆等、賊剿戮未尽、復勾通烏賊招

結鎮屬夷良逆目作叛，即帶領官兵，星赴賊巢，施額賊党知覺，逃竄，復追至河邊，多已過河，僅殺賊二十餘名，獲烏鎮所失盔二頂，鎗三門，隨焚毀賊巢，起程，沿途扑𢦤逆猓村寨百十餘處，至華洛箐內，獲賊男婦二十餘名口，十月十八日，前攻法漏巢，会合曾長治，及至法漏，曾長治已勦賊先回，随于二十日，自巢起程，由戈魁阿路一帶，至銅厰溝，搜拴男婦三百餘名口，并獲牛馬牲畜等物，二十四至二十九等日，搜拴賊猓男婦一千五百餘名口，并獲牛馬牲畜无數，

招安得阿度阿庇抹得罵色措洛罵色及阿布洛澤等暫羈行營、三十日、已破伐烏閑、又前分遣之守備馬騏、自奎鄉起程、直抵渣多巢穴、據土目旻詹引路、捦獲渣多惡党、阿東母黑、魯所阿阻共四名、盡燬賊寨、在以洛扎營、又離行營四十餘里、有灼佐奎、乃渣多洛澤阿路阿布寺逆賊出沒之所、壟上現有逆賊數百聚集、随運夜帶兵三路前進、活捦逆賊一百二十三名、賊婦子女一百九十四名口、又巡至戈魁河、拏獲一百三十四名口、又前分遣之守備李守祿、由

右路大支堪、搜捦阿路羽党、亦獲男女一百餘名口、
牛羊牲畜數十支、已至伐烏閑與官兵会合等情、查
伐烏閑係大閑之外衛、與甕迭壟相近、伐烏閑既破、
大閑斯可進攻、然烏逆賊衆皆嘯聚大閑合力攻守、
猶难遽破、經韓勲容查甕迭壟逆目禄鳥新現往洗
馬溪阿業家、阿業并収養大閑等處兵丁、以待招撫、
乃容差千揔譚盛元協同土目彔詹前往偵探、回营、
招得甕迭壟逆目禄鳥新洗馬溪土目阿業、黄水塘
鄉約符子章、并帶回所保民人家口、并雄魁甕迭馬

湖等處客民三十餘人、到營、據稱叛孽係大嵜朏固
固祿世昌等逼令起兵、而黄水一帶村民、皆无反意、
初阿業閳信、即率伊子祿萬全、保護官兵客民、不敢
從逆、并千摠王家彥、付以養活兵丁家口銀二百兩、
亦原封存貯、俱係实情等語、查逆賊祿鼎新、係祿鼎
坤之胞弟、即阿業情偽、亦未可遽信、然、曰其投首、暫
且羈縻、以取鼃迭而進大関、亦殊計之得、韓勲乃准
其招安、随于初四日、先遣官兵占踞鼃迭坉、其時川
兵已駐扎豆沙関、并可為遥應、于是進兵黄水河、分

派守備王應熊等由麻柳河進攻大關之右守備李世禄等由呢勒進攻大關之左韓勲親率守備馬騏等由葫蘆口進攻大關之中又各遣千總譚盛元帯領土目覓君等于先期由地瓜坪潜透老林至雄魁臘以抄大關之后進至深溪溝官兵会合四面交攻立破賊營排栅五層殺傷无数賊衆大潰隨克復大關占抛扎营時川省官兵亦于初六七兩日攻破小關占據鉄線溪汎地不約而同誠可慶幸等情臣查大關為一郡之鎖鑰寔三省之樞紐川省遊擊李繼

經等、奮勇協力、仍欲進攻大關、以賊勢甚衆、未便輕率、令川滇会合、大關已破、則三省之血脉皆通、四路之聲威齊振、不獨永善一縣、計日可復、而烏蒙逆孽、寔不難净盡根株矣、至于川省調兵、先經提臣黃廷桂、一面聞信即派遣官兵于筠連雷波等、分界派堵禦、及 臣咨到后、又節次添撥官上兵丁、于鎮雄會川等界、以為應援、而署督 臣查郎阿、撫 臣憲德、皆飛檄嚴催、一骵關切、自十月初旬、守備王敬簡已抵雷波、及節次准拠川省咨、报稱筠連縣小埧河西猓賊二百

餘人、將筏縛竹渡河、后有續到、不知其数、賊既過河、去筍連僅三十餘里、筍連向无城郭、止有李縋經兵、恐賊衆難禦、又稱猓賊將約同凉山一帶衆夷、來搶雷波、又稱猓賊渡河、已抵高縣邊界、廹近筍邑、又稱檜溪蛮夷狂悖、殺害阿興土司安永長、燒燬房屋、雖有遊擊王谷率帶領兵丁應剿、尚慮兵单、且雜谷土兵未到等情、臣查得川省督抚提鎮諸臣、雖派遣官土兵丁六七千名、應援堵禦、但程途遥遠、一時不能遽到、現在李縋經王谷率等、实係兵单、若遽令深入、

則川境可虞、況烏郡既經恢復、恐逆賊勢窮、或將渡
江入川、故權其緩急、隨飭各員、所川兵應先清川界、
并嚴堵烏夷、俟川界事竣、再聽調会勦、至東川官兵、
已有萬餘、即川兵到日、亦只須于江外堵禦、不須渡
江等因去訖、續據川員各報、遊擊李繼經已克取豆
沙關、遊擊康國泰已搜勦會通溪、遊擊王谷宰、已克
取撒水垻、并分遣撫提標鎮及龍安普安二阜等營
千把兵丁、克取檜溪之大關口、小關口、及七勝關口、
復連取黑鐵寨、六合寨等處、官兵奮勇、各有擒殺、并

獲刀弩鎗標、及牛馬米谷等物、遂尋獲土司安永長、并妻王氏、及子女屍骸、又安永長代筆夏姓、及子之尸骸、供交永安長之弟、安文俊、領回收殮、于是川屬之筠連高縣、均已寧靜、而遊擊楊澤厚、汎接東川、領兵剿堵、已抵金沙江邊、見有潛逃過江之猓賊、約有千餘、官兵奮勇、鎗礮打死、并滾岩落水者、不計其數、生擒男婦二百餘人、并獲牛馬豬羊、弓弩腰刀等項甚多、又據会川營遊擊張棻具報、擒獲東川竄賊、盡悉造叛刦廠情由、緣現在進勦、不敢擅解、俟滑渠魁

捡獲之日、另報奇情、臣查川省官兵雖各為邊界、而齊心協力、殊不減于滇黔、川提臣黃廷桂、速調勤籌、惟恐遲悞則轉甚于本省提臣張耀祖、至楚姚鎮摠兵官禄、退縮姦狡、事难枚舉、不但為摠兵哈元生及奮勇之將所不齒、即肝胆俻弁、血氣兵丁、亦皆有後言、此皆兩省文武所共知共忿、臣固不敢少為隱諱、以博寬厚者也、竊思烏猓之变、俻極凶残、侵犯各邊、擾動三省、猖狂寔甚、驟滅殊难、仰賴

聖主仁威、將士効力、漢土同心、故恢復郡治、不及二旬、克

取三關、幾經兩月、今雖東烏群孽尚未盡剪除、而合剿分搜、捻難漏網、即永善一處、差為竄遠、前已據該縣夷民呈訴、并未反叛、俟官兵一到、應即懽迎、合看情形、似可無煩

聖慮、其川屬之黑骨頭蠻、惟沙馬之女土官尚知約束、此外如阿驢、阿都、阿布路、以及涼山各處直至腊汝窩一帶、率多凶頑、難以馴服、據臣愚見、或于適中之竹壂地方、安設重兵、并分布營汛、俾與附近鎮營、聲息相通、以示彈壓、如有現應懲創之處、趁此兵力、于檄

撤凱旋時、隨帶清除、庶一舉兩得、于川于滇、皆可免后患、但事關重大、尤須熟商擬俟烏蒙諸務、一有頭緒、即密札黃廷桂、囑伊妥計作何料理、聽川省諸臣運籌、臣當盡心協辦是否有當、恭候

訓旨遵行至于臣忝荷

殊恩、限于才力、于親轄邊夷、尚不能安輯何顏復向隣封更言兵事、獨以寸心徹顧、惟我

慈父鑒憐、若動念利害、少顧嫌疑、即是悖負恐死與于人倫也、除俟逆首就擒凶党盡戮、即將剿撫緣由、傷亡

名數分析詳敘繕疏

題報外所有勦除逆賊疏通兩郡恢復三関各路报捷

情形合再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再事緣軍務不敢太略詞過冗瑣合并聲明臣

謹

奏

硃批所奏情形朕皆備悉矣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七日臣差報捷軍前守備段

福家奴七斌荷蒙

召見賞賜馳驛齎回

御賜臣內織寧紬四疋人參一觔哈密瓜四圓鹿尾六支

鹿腸二付鹿肉一簍野雞十支晾肉羊一簍抵滇隨

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臣　敬詢
　起居、備悉
天顏和悅、精神煥發、寔不勝懽忭、額手稱慶、及啟摺扣、荷
蒙
硃批、朕躬安好、聞卿烏蒙報捷、恢復、心神暢悅、額慶之餘、
　更增安適矣、想卿近日、必大愈如常、精神復初也、欽
　此、又
批、凡此寔皆无能不及、一時昏愚之所致、當自省邑兔况

萬里之外、似此存心、何益之有、徒自苦耳、殊屬不必、
爱身二字、莫要于此、除此之外、便奮志亦不能免背
負、當銘刻志之、欽此、臣　跪讀之下、如覩
慈顏、如聆
天語、感幸無似、継以涕零、実有不敢卒讀、不能卒讀者、遭
逢至此、復有何言、伏念奮志只堪供職、爱身斯可酧
恩、背負論心、馳驅緣事、此中通塞、分量限之、臣無能不及、
未窺理要之處、自省殊多、固平日識見之差、誠一時
昏愚所致、亦蒙

慈訓諄切開明惟當終身銘刻黽勉上達若既知如何是
背負而猶不能改過是尤背負之甚者也至臣微軀
偶恙自十月以來早已全愈復初近日精神尤覺加
倍況烏蒙業経全復目今通局大定而雲貴兩省風
日晴和氣象舒暢遠近豆麦青葱春熟可卜且于本
月十二日已刻省城慶雲復現迴異尋常軍民懽欣
莫不踴躍臣仰窺
天心深感
聖德心悅神暢日且加餐懇祈

慈鑒、勿為臣屢念、臣于萬里之外、即魂梦俱安矣、再臣家
奴輩、全无知識、且甚糊塗、屢蒙
名見面諭、恐佈之下、多不能記述、臣雖細体
聖意、詳問敬録、知猶多錯謬、不勝惶悚、合并陳明、謹此繕
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覧卿奏謝矣、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雍正八年、八月初二日、奉到

硃批、所論甚是、但朕于此等處、寔有所不忍、卿可将朕意

與卿之意、詢問元展成、必使伊得遂其情、而朕心始

安也、或令暫来引見、就便見伊老親之處、與伊商酌

奏聞、若往返不致曠日、愈妙、欽此、臣讀至実有所不

忍、及必使伊得遂其情、而心始安等

諭、誠以天地父母之愛、擴萬物一体之仁、求諸史策、君臣

之際、適于家人父子、不欲令臣下稍有不遂之情、生
民以来、实未之有也、臣 爾泰感
殊恩之頻加、痛雙親之不逮、心動神愴、不禁泣下、隨
敬錄
聖諭、并抄摺稿、傳示元展成、令其商酌、據寔回覆、去后、續
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據元展成覆稱、接奉
諭旨、荷蒙
聖恩、聲淚俱咽、莫可名言、展成此生、即捐糜頂踵、亦不足
以仰答

高厚、今准十一月中、專差家奴進摺陳情即取道靜海、迤
養老親等語、臣念粵西地方兩載以來互思整頓諸
事漸有頭緒、該司具有肝胆、才亦通達、且撫臣金鉷
與之和衷、不致互相爭執、僚屬皆相信服、可以效収
指臂、而目下開墾一案、業奉
聖旨俞允、將來一應事宜、必須寔心料理之員指示調劑、
籌畫稽察、庶與
國課民生、斯有裨益、元展成既擬專差迤養、似并不必
令其來京引

見且聞伊父身体康健，板輿到署，家庭懽聚，并得親見伊
子之黽勉
王事，不以私恩而廢公義，伊父子之情，必皆倍加暢遂，寔
可以上安
聖心也，謹繕摺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如此甚好，前者元展成亦已具奏，接伊父來任矣。

雍正九年四月初九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九年二月初九日臣齎摺家奴蒙
恩賞齎回
御賜抵滇回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跪捧摺扣敬詢
起居備聞

聖躬康強精神暢悦又聞
聖駕親行祈谷日瑞雪繽紛氣象和藹并前數日俱降微
雪預兆豐亨臣踴躍忻忭莫可名言欽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眷注不遺萬里而
至誠妙應昭賜先自京畿據来滇人員及臣家奴口述自
出京直至河南俱得大雪農民慶幸湖廣貴州豆麥
菜子俱盛而雲南全省冬雪春雨遠近沾足二月内
蚕豆上市三月内大麥菜子登場現在小麥收割過

半而稲秧已甚青葱臣親歷郊外見田家男婦翻泥

放水行將栽插各有喜色謂又是豊年此

天心之仁愛寔

聖心之感通慶幸无似儆惕彌深誠恐稍有乖戾不能為

承受地致累菸虽氓耳為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卿奏謝矣期共勉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古州地方自勦平擺調方勝等寨隨經摺
奏在案嗣后通查各路如八寨丹江清水江諸葛營等處氣象殷繁人情和樂商賈往來已如內地惟定旦來牛二等原係苗外生苗因收附未久兼未經嚴勦故附近各寨習染未除仍每有伏草傷人偷牛盜馬等事又滚踪一處地勢險窄巢穴堅固重重排柵挖要紆折且鎗礮齊備瞭樓高三五層不等屢示招徠

不肯受撫、是滾踪不除、定旦來牛不懲、恐苗衆効尤
終难圖寧帖、隨經 臣 嚴飭鎮將、密示緩急、期必在勦、
毋許支飾、前據總兵官蘇大有、派遣官兵進勦滾踪、
屢攻难破、互有損傷、時因烏蒙有事、曾檄令少待、續
據报蘇大有病故、臣 恐苗賊乘机勾結、必逞兇頑、又
或以兵力勢难并舉、必懈抵防、遂一面委副將董芳
署理古州鎮務、撥兵速勦、一面差本標千總李枝連、
賫臣存餘銀四千五百兩、星赴吉州、宣傳
聖恩、分賞两省官兵、以示鼓勵、并令親看攻勦情形回報、

李枝連既到于十二月十九日咨傳臣令各令協力
齊攻黔副將趙文英帶領守備侯弘道等由左路粵
副將潘紹周帶領都司鄧文進等由右路又派遣官
兵分兩路堵截俱于四更時分前進每路各有兇苗
數百幫助滾蹤以襲我兵之後被埋伏官兵四面齊
起分追截殺賊皆奔潰趙文英率領官兵連克左路
險関數道乘勢大進直搗滾蹤賊巢潘紹周帶領官
兵翻山越箐連克右路險関數道從滾蹤後山直上
攻打賊巢左右兩路相隔十有餘里苗頑亦分兩路

拒敵、于是各領官兵、併力攻打、至辰時会合、直至未刻、脩弁兵丁、爭先鼓勇、兩下夾攻、遂破大寨、鎗礮打死頑苗甚衆、帶傷者無算、當將賊寨巢穴、焚擣一空、日暮回營、随于次日、有苗衆投誠、領繳鎗械、懇請招安、該付將等、因暫緩搜勦、據差往千摠李枝連回報、并董芳趙文英潘紹周各詳報前来、又于正二月内、節據付將卜萬年等报稱、来牛空旦等寨各頭人、陸續到營、呈繳鎗械、造报戶口、情愿納粮當差、永為良民等情、臣查滾踪苗衆、狡悍異常、又非空旦来牛比

雖此番懲創已震軍威然家口預藏餘孽潛匿所繳鎗械又復無多若驟准投誠終不能寔心內向況時值東作或苗頑恐悞春耕故為緩計亦未可知隨經嚴檄董芳等務將滾蹤悪類盡力搜捡毋任漏網然后將來牛空旦各頑寨相其誠偽次第清除毋得率混去後嗣據董芳報已派追永寧營叅將施元善揔總官兵会同趙文英進勦滾蹤于三月初一日抵賊巢右嶺初二日移營左嶺既抵滾蹤隨有逃避苗衆暨附近滾蹤之高鳥邦受等各寨苗人跪接哀求情

詞追求切該將等未忍加誅並于三月十四日有滾
踪苗八十餘名各寨苗四十餘名齊赴古州鎮衙門
悔罪乞降納粮繳械咸稱願予自新永作良民共繳
鎗刀三百餘件未到者仍令續繳戝細詢軍前各員
俱稱寔係輸誠并非飾說是以准其安撫其定旦一
帶有平宇遞擺等一十九寨苗頭六十餘人齊集定
旦營后共合大款重申誓詞願永作良民并保固來
牛以至諸葛營道路其來牛一帶沿江各苗皆已投
誠向化至兩江上下各寨苗民稍有頑梗者盡知悔

罪、從前觀望者皆懇當差、目下光景实屬寧謐、可以指日撤兵、奉諭料理、殊易完結等語、臣查古州等處、实千百年化外之區、疆域二千里、地險苗強、料理原屬不易、即成敗遲速、固皆可以情寬、惟是治苗之道、首貴乎信、信之為仁勇資焉、故威不立則惠不從、勦不嚴則撫不定、殺活皆以誠告、力即可以服心、籠絡全以術、行智亦不能終事、凡此大要、人所共知、如果寔心实力、实勦实撫、絶去欺朦、一無粉飾、則事或不舉、而舉必有成事、或不成、而成必可久、倘或意在邀

功、抑幸免過、不欲徹底澄清、曰而藉端捏混是不終日之計、何有十年之養、不信之至、必至于負

國、尤死論自名矣、是以 臣于黔省、料理苗疆諸文武日益嚴切、頊頊諄諄、即于撫臣張廣泗亦并不敢稍有寬假之辭、実自勉願共勉也、今古州大局、雖據報平靜、零星數寨、自不难料理、然功戒垂成、事防既定之是否確実、猶难深信、張廣泗現擬親往古州、再行查勘、臣復面囑韓勳、札囑董芳、并 切諭諸將、務將善後事宜、熟籌妥辦、不得少有支飾、并將新擬設營添兵各件、

會議速詳以憑酌定具
題請
旨外所有據報勦撫滾踪各處情形合先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奏

聞

事、窃以烏猓叛乱、蔓引鈎連、庸懦震揺、民衷惶惑、一時情形、実有猝难扑滅之势、迨韓勲一戰、而大挫賊鋒、哈元生再捷、而已寒賊胆、恢復烏郡、而賊盡狂奔、汉克大関、而賊皆逃匿、東川官兵会合于魯甸、而賊无可藏身、西川官兵、会合于永善、而賊难以託足、且凉山鼠壑、尽据各處窩巢、牛闌金沙、遍搜二江内外、不獨賊子禄萬福、賊弟禄鼎新、白廸阿得等、皆已捦縛囚鮮、并烏蒙倡逆之宄目、庚沮西戈補卧切黑窩龍山甲々、高魯維業等、魯甸倡逆之宄目、段良伯鼡壽

長段瑤李六斤奔苴寺鎮雄倡逆之兇目刷刀法漏
者約寺阿底附逆之兇目黑寡搆雄寺東川發难之
兇目禄良珍禄良臣禄良宰禄天錫禄君錫寺川界
搶厰之兇目禄良貴禄良相寺以及各路大小頭目
无不或斬或擒殆无噍類計前后擒拏解省之逆目
要犯共四百七十名逆犯眷属共一千餘名口尚有
已獲未解者應俟解審招詳到日一并親審具
題此外未獲逆犯尚有四五人現在四路嚴拏所有
三省陣亡帶傷及奮勇官兵現飭分晰查造恭候奉

到
恩旨、送部查核、臣已于正月后、陸續將雲貴土兵、通檄全
撤、烏蒙酌留官兵五千四百名、東川酌留官兵一千
五百名、暫備彈壓搜緝之用、其餘官兵、亦尽行撤回、
四川漢土官兵、并咨提臣黄廷桂、僅于江外要隘酌
留堵緝、餘尽撤回、其營制兵數、田土城池、應如何添
設開建、及一切善後事宜、容臣慎重詳籌、分疏
請
旨、仍一面辦理、不敢延誤、業于三月二十五日、恭疏

題
報在案續拠各員禀报、拏獲東川逆目七里阿虎、并
賊眷五名口、烏蒙逆目切黒蘇甲、并賊父母妻子兄
弟十八名口、又拏獲烏蒙要犯阿慮等六名、魯甸要
犯者捕等十六名、東川要犯戈則阿各等五十三名、
所有要犯眷属、俱已觧省、一併發審此外未獲止有
烏蒙逆目擦拉箴所大木那、鎮雄頭目施額、東川女
頭目安氏、業經嚴檄四路查拏、揔之凡属頭目、俱應
剪除、斷难令一名漏網、即罪不當殺、亦必須遷徙、庶
既盡根株、斯可絶萌孽、况此番反覆、倡極猖狂、若非

仰賴我
皇上精誠惕厲、上格
天心、乘勢運機、皆如默助、繼以哈元生韓勳之效忠、將備弁
兵之用命、求如此速捷、无論諸文武不敢料、百千萬
人皆知有不能　臣寔深感激、倍切儆省、倘復以事已
大定、狃于俗論、稍存姑息、不為邊方百年計、則辜
負
聖恩、无異于劉起元官祿、并何異于祿鼎坤、故自始事至
今、或謂過于嚴急、或謂近于殘刻、臣皆不遑恤、鬼神

鑒察、惟期勿欺衾影已耳、所有續報情由、合再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再現解省審擬之逆首要犯、及賊党賊眷、計一
千餘名、罪應凌遲斬絞充發遷徙不等、若必
待具
題后、候部議覆奉
旨准文到日、然后發落、既恐多病斃、不獲明正典刑、且日
久事畢、群情漸忘、亦无以快人心而震苗猓、可否
仰邀

聖鑒、准臣一面具
題、一面發落、合併請
旨、恭候
批示遵行、臣謹
奏、
有旨諭部矣、
雍正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九年四月十一日、臣齎摺家奴、齎回
欽賜臣
御書單條一幅、對聯一付、新織花樣絲布四疋、抵滇、臣隨
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臣盥水手莊誦、注目諦觀、曷勝敬仰、曷勝忻忭、
恭惟我
皇上、
天縱多能、

日新富有、
萬幾餘暇、舞龍鳳于毫端、
十指轉旋、散珠璣于紙上、斯固
聖藻之超前軼後、而右臣心之遂頓移情、梦寐瞻依、捧
宸翰之輝煌、如傍
玉皇之香案、山川間隔、睹墨花之璀璨、恍覲
慈父于龍墀、伏尺素之雲烟、為近
光之日月、
頒來萬里、不違咫尺于

天顏傳去千秋永貽奕葉之盛事載吟
睿製見天地之同流敬繹
王言識動植之咸若遮橋柳線絲絲剪出春風夫道榆陰
　樹樹苞含膏雨斷空麥浪仰窺
帝心之眷注惟在鑿井耕田濺水池珠伏思
聖學之高深早徹鳶飛魚躍隔林鶯舌聲唱太平之歌拂
　水柳花點成熙皞之象樂兆民于海宴豈止
輦路塵清示庶戢以天和常見
御園景滿寶此鳶翔鴻戲更重于琬琰珪璧之珍聆藥

大呂黃鍾、何殊于戛玉敲金之奏、懸諸堂上、如傳闕里之書、賜出天邊、更得金閶之芋、荷蒙聖主以錦字當華袞之榮、矢願微臣以尺布佐九州之被、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卿奏謝矣、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竊照廣西布政使元展成前請以分發進士派交
各府知府學習一摺荷蒙
硃批與提撫商酌為之若意見相同應請旨可具題來欽
此欽遵錄示到臣臣謹按欽奉
上諭以今科中式進士分派各省藩臬衙門令其學習三
年即于所派省分試用補授者正以藩司衙門為一
省錢粮之總滙臬司衙門為一省刑名之總滙但能

用心學習、三年必有一長、于該進士大有裨益、即于
該省分大有裨益也、茲據元展成奏稱、通省政事、雖
出于藩司、要皆總攬其綱領、與州縣官親民者有別、
且收放錢粮、事有成規、可無容學習、再命盜案件、例
由州縣解府審詳、到臬司衙門、已屬成讞、即有供情
未協、亦仍駁回府、其民間細事、非臬司逐一親理、若
令入藩臬署内學習、又與内幕相親、亦恐滋弊、是分
派各省進士、不如于知府衙門學習之為親切等語
臣查一一應事件、無非情理、守正持平、端視大吏、故宣

化為藩、不止司錢穀、弼教為臬、不止司刑名、此外省樞紐之地、实觀政者之準的也、若不令學習于藩臬、轉令學習于知府、是猶使觀水者、舍江河而就溝渚、其能識源流者幾何、臣愚以為分派學習、除藩臬衙門外、督撫粮盐道衙門、亦應酌派、搃在省会、易于觀摩、似不必分派各府、轉不能時常接見、无以試驗其優劣也、惟是有教斯有學、有傳斯有習、并非止于陛堂片時、令其侍立靜聽、而即可望其知能、或問發一業、令其擬看、或故作一問、令其裁答、或实指一事、令

其條陳或虛設一疑令其剖斷或差令查勘或委令督催或問論夷情或詳說地勢就其言論觀其才識指示是非改正錯謬如此三年庶學習進士或可半有成材至于學習署內恐與內幕相親將來滋弊此事惟在本官即如書吏未常不在署內與內幕隔别原不得相通作弊不作弊亦豈限于署內署外各衙門二堂以外儀門以內但擇閒房二三間即可為學習之所其日用薪水應酌量資給俾无窘迫庶益奮興臣于分發雲南新進士九員內將一等次等者派

往撫藩衙門學習、留又二次等二員、在臣衙門學習、
仍不時傳集、合考其所學、分別勤惰、以示勸誡、在各
省各有不同、擬期仰体
聖意、造就人材、并可不必題請通飭除知會撫臣金鉷札
覆布政使元展成、廣西否可照行、聽其再酌外、緣係
錄示商酌事理、合備陳愚見、繕摺覆
奏、是否有當、伏乞
聖主睿鑒、
批示施行、臣謹

奏

是

雍正九年八月初一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為欽承

恩諭再攄愚忱事竊臣欽遵請

旨一摺于七月二十日接奉

硃批御來京見朕不過暢我君臣一時之情耳而三省苗

疆甫定尚須鎮靜彈壓善後事宜更資料理況朕萬

壽、廷臣亦皆不令行禮、卿萬里往來、匆忙一見、更覺
難以為情、朕當更加詳酌、降旨、至總督印務、或令高
其倬前來署理、或令三撫分任處、臨期亦有旨、朕意
于今冬、或明春、着令卿來、令朝中尚少一贊襄机務
之人、朕正在籌畫大概、并諭卿知、可靜候朕旨而行、
八月之期不必也、欽此、臣 跪誦之下、如親覲
天顏、如親聆
天語、激切瞻依、莫可言喻、而尋繹萬里往來、匆忙一見、更
覺难以為情句、熱血奔心、復不禁淚下盈襟矣、伏念

三省苗疆、廣狹不一、臣 數年以來、凜遵
聖訓、已料理一十六處、雖勦撫異施、遲速各別、然大率多
一番懲創、斯增一分寧帖、令大局甫定、諸務須籌、安
輯調停、更非易事、若不用猛力、斷難圖成、若不具恒
心、終難善後、此中緩急、細体方知、以 臣 薄劣、固猶期
之數年后也、況一切民事、多未就緒、如疏濬江河、挑
築溝埧、墾闢荒蕪、焚烈、山澤、皆地方之遠計、尤邊省
所急先、臣 雖竭蹶料理、亦略有規模、獨因廢弛日久、
一時難以俱興、猶未敢

題報、凡此兵民要務、皆臣所有志而未逮、欲懇請
陛見、既少慰私衷、并敬領
訓示、再馳回滇任盡心調劑、以二三年為期、然后入侍左
右、少效奔走、此臣之至願、亦臣之厚幸也、倘蒙
恩諭、再加詳酌、或今冬明春着臣來京并委署分任之處
一併
降旨、臣當欽遵靜候、安心辦事、斷不敢少有延挨、亦不敢
少有將就也、為此繕摺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已命高其倬来滇矣、到時、卿自悉知、其餘事件、揔俟卿来京面諭、路上量力行走、不可勉強奔馳、過于勞碌、必遵
旨行、
同日又
奏、為
皇威已靖苗氛
天象特昭瑞露事、竊據廣西布政使元展成等詳稱、雍正

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卯時、旭日初升、祥雲捧護、日旁有宛然山字、結成不散、綵色繽紛、似芝似盖、山形𩅖𩃭、為阜為陵、儼舞鳳于丹山、烟霞縹緲、拱赤烏于碧落、瑞靄絪緼、歷卯辰巳三時之久、遍府州縣四屬之區、文武兵民、咸稱為南寧未闢之上瑞、鄉村城市共慶為西粵未睹之奇祥、等情、又據左江鎮總兵官蔡成貴呈稱、自剪滅鄧橫賊寨、奉檄撤兵、于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抵署、即于二十九日、特見異瑞等情、各到臣、查粵西為猺獞獠狼之雜處、惟多瘴雨蠻烟、鄧

横為宄悪獷悍之渠魁久肆苗氛悪焔一朝屠滅頑
開化日光天合胥震驚悉畏雷霆烽火下民之怨氣
盡散撥霧披雲
上蒼之和氣旋施回春煥彩故于戢弓櫜天之際特呈金柯
玉葉之奇童叟呼嵩歷三時而結宇臣民額手遍四
属而同觀感
北闕之動
天咸賴
一人有慶頌南山之有象群祝

萬壽無疆、除經撫臣具疏
題報外、謹繕摺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業已題到矣、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雍正九年、六月初十日、大學士公馬爾賽、大學士

張廷玉、寄信、內閣、雍正九年、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聞廣、西鄧橫、苗寨、憑仗險阻、屢攻不克、因思京師冲
天礮一種、若用以攻擊苗寨、似操必勝之技、查冲天
礮、大者重七八百斤、小者重三百八十斤、遠道運送、
以小者為便、爾等可寄信、詢問總督鄂爾泰、若攻取
苗蠻地方、須用此礮、即具奏前来、朕發礮二位、并選
精熟礮手二人、一同前往、至于應送何省何處、亦令
鄂爾泰酌量定奪、倘攻取苗寨、不必用此、或此信到
日、苗疆軍務已竣、亦即據实奏聞、欽此、遵

旨寄信前来等因到臣、、捧讀之下、感奮惶悚、一時交集、

敬念我

皇上、萬幾宵旰、无慮不周、以橫、鄧一賊寨、而屢攻不克、猶

致上廑

聖懷、此天下兆姓之福、亦臣等大吏之罪也、因欽奉

上諭之前、橫、鄧已報捷音、暫不須用、故未

奏請、查沖天大礮、寔攻擊之奇器、果能熟悉礮規、遠近

高下、不差尺度、則无堅不破、亦何險可憑、惟是此種

礮位、似未便留置外省、且蠢爾苗蠻、原无大伎倆、但

將領少具勇謀、鎗礟即可操必勝、臣于各苗蠻之役

又製有西瓜炸礟、火毒群蜂、并火箭火磚等件、用以

攻寨亦頗便利、前于烏蒙、攻破涼山木城、近于鄧横、

攻破四六九甲、俱甚得其力、三百八十斤重冲天礟

二位、倘或有須用之處、臣再當請

旨頒發、然仰賴

天威、百蠻震疊、惟願永遠更不須用此礟、則邊疆幸甚、臣

愚幸甚、謹據寔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甚是、

同日又

奏、爲覆

奏事、竊臣恭報鄧横已靖情形一摺、荷蒙

硃批、題到有旨、卿前奏云楊天縱乞休、尚未見奏到、朕意欲將哈元生調黔、用蔡成貴爲滇省提督、卿以爲何如、若與朕意相同、其右江鎮員缺、孰可勝任、可奏來、

一併發旨欽此查楊天縱原係能事提督獨以天年近八十兩耳重聽考驗稽查恐不无錯漏是以臣前經奏

聞擬令乞休續因軍務未竣須人料理故不得不暫緩今已密札囑伊具本矣黔省苗疆關係緊要且楚粵邊界尚有應辦事如蒙

聖恩將哈元生調黔寔可以有濟雲南提督員缺統轄九鎮方隅遼濶雖苗猓雜錯接壤外夷然地方寧靜營伍充寔但得恭守端謹可以服人訓練嚴勤可以馭

衆之提臣、即可以收寔效而勿隳前功、左江鎮揔兵官蔡成貴耿介自持、從无茍得、揀練約束、不避怨嫌、若補滇省提督、亦可以勝任、雖伊賦性孤直、多與人不和、然臣能相規、伊亦相信、同省共事、自可以相與有成也、至左江鎮員缺、當水陸要衝、汛連跤趾、營接廣東、雖鄰檳已除、諸務猶須整頓、現在三省副將內無可勝此任者、查雲南永順鎮揔兵官霍昇、雖器局微小、似非大材、然揀守謹飭、不減蔡成貴、練兵有法、不讓哈元生、且諸事留心、俱有條理、移調江左、殊可

以資彈壓、其永順鎮遺缺、查臣所屬副將內、將來可
用總兵者、僅三四人、或尚須造就、或尚少功勤、或要
地未可擅離、或擬留用要地、現在俱未便陞補、懇請
特簡補授、或將山永協副將、冶大雄補授、庶邊防各有能
員、臣亦得資指臂之用矣、謹繕摺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冶大雄已有旨著署夔陵總兵矣、軍前需用人員甚多、

各省要鎮、多將就委用、一時不得其人、三省員缺出只可酌量補調、越銜不合例、不必論也、霍昇之缺、可遞行擬員、言之高其倬、具奏請旨、

同日又

奏、為欽奉

聖諭事、竊臣荷蒙

頒發

硃諭二道、廣東總督臣孔毓珣奏摺二扣、原任廣西提督

臣田畯奏摺一扣、到臣、臣伏讀

硃諭、此係田畯之奏、發來與卿一笑、竟有如此良心何在之論、然黔省官兵、輕厭粤西兵將、見大局已定、有心畱與伊等為難、或亦有之事、令總將廣西歸併、著卿

總督此案卿自有秉公察理之道也隨便發來與卿
看欽此又田畯摺內奉
硃批此係田畯未上遺本之前所奏即將此摺留中已
批諭何顏有此一奏之旨如此良心喪盡可發一笑欽
此又孔毓珣奏報八達蕩平一摺奉
硃批此係孔毓珣之奏發來卿看以便採擇料理欽此臣
看田畯八達之舉既輕率於前復畏縮于後初調常
顯帀進取地勢賊情并未籌畫繼見賊勢猖獗官兵
屢敗鎮將紛紛告急而田畯咨行惟有務出萬全一

語、亦并无調度、及聞滇黔官兵將至、不得已親往、計柳州至八達、不過半月程、而匝月始到、既到、見賊首已戮、賊巢已平、并不計及賊子、聽其遠遁、数日之內、遂爾旋回、并撤官兵、僅留兵三百名、令遊擊一員、駐劄彈壓、試思以粵省数千之兵、猶不能抵賊、時賊勢雖窮、賊心未附、倘撤兵之後、餘党復聚、三百名官兵更何能為、擾此舉動田畯寔屬庸林、無足置論者也、弄高一寨、地險人強、為賊寨之咽喉、不破弄高、斷不能攻八達、廣南前進、山勢險峻、為賊寨之屏障、但能

占奪山項、則踞高攻下、八達斷不能守、八月二十八日、總兵蔡成貴、既破弄高、誅寨賊衆、哀號乞命、而八達之賊、亦頓歸順、故蔡成貴念義不殺降、暫停進取、諭令投誠、廣羅協副將楊洪、奮勇前進、奪取磯臺、攻抵賊寨、見黔粵官兵未到、故隨踞險割營、暫緩進取、而八達兵衆、見滇兵已臨巢穴、欲奪路出逃、遂直奔粵路、粵兵不能抵敵、故致傷亡、據田畯指稱、安籠官兵收回、雲南官兵退去、竟若一日克取五磯臺、皆粵軍之力、而雲南官兵、轉似敗退者、捫心自問、是誠何

顏、且所稱平寨鬼亭、止两小寨耳、離八達寨尚遠、二十九日夜、蔡成貴楊洪、各行密謀、火攻破寨、粵營并不能知、及至賊寨已平、楊洪大樹旗幟、粵弁始来會話、云此番破寨、我們亦曾放火、及問所燒何寨、答云、也燒過寨外两間草房、至今傳說以為笑談、詎據稱焚𠏉平寨鬼亭之後、賊党始惧、乃焚大寨夜遁、殊不知粵軍大敗之日、即克平寨鬼亭之后、無論克二小寨、賊党無所惧、即使賊党果惧、欲遁欲守、俱焚寨何為、臣前據粵將呈報、見有二十九日夜、賊寨不知何

故火起等語実不禁大笑無情之詞遂不免自相矛
盾也至孔毓珣所奏殊屬公論獨以駐劄遼遠只據
田畯之札諸將之禀故所知仍有未確查遊擊常顯
爵為賊所愚不能破寨咎无可諉情有可原臣前已
奏明段宗岳見粤兵懦弱斷不能力取費銀購線極費
心力此臣所深知但以數月之久并无聲息滇黔官
兵一到隨即殺賊為盡係粤力黔員不能平惟蔡成
貴報文內不與段宗岳聯銜止称將賊首級移交粤
員粤員亦不能甘此係蔡成貴器小不知大体處再

段宗岳血氣勇敢人也急欲滅賊苦于兵弱謂其調度疎畧寔无所辞若謂其人甚柔懦段宗岳殊難瞑目又安籠遊擊田昌友等奉令進攻已抵賊寨粤兵不能前原非所逆料傷亡貟兵可以情恕乃自以畏罪之故竟以賊人恃粤通同外應等語通詳此寔係諉飾之詞大約鎮將之稟報各有私心惟當平心合看其事自明彼此争辯皆未可謂確據也至于孔毓珣所奏州牧一摺前奉

硃批閱得劉德健甚是不堪卿可秉公察究或調或革即

酌量一面料理一面奏聞欽此續奉
硃批西隆州知州劉德健前經有人叅奏故有前論今又
據金鉷奏稱劉德健乃係出色好員十分保荐似此
毀譽難憑用人之苦不可勝言矣其謨上司如此嘉
奬必有確據朕已諭伊向卿言之也卿可叅酌察訪
秉公料理又
諭此諭書畢劉德健故本題到因有前諭閒發来看欽此
臣查廣西之西隆州地方與雲南廣南府接壤又于
黔粤分界案内經臣

題請、將西隆江北之五甲、已割歸貴州、故凡該州情事、
臣 未得與聞、初八達寨之舉、非田畯本意、實啟釁于
劉德健、既而八達橫肆、方難勦除、而劉德健又聲言
欲滅泥崗、以致泥崗附賊、后并土黃、以及各寨无不
附賊者、西隆幾不能支、而劉德健并束手無策、續八
達既定、有投誠土目等、聯名具呈、訴告劉德健劣蹟、
臣 因隔省、未便審究、僅取供備案、移知粤省、大約孔
毓珣所奏、多係寔事、此三省在事文武所合口一詞
者也、據 臣 揆度、劉德健諒非好員、但撫 臣 金鉷、既十

分保薦、伊自有確據、臣未知劉德健之平素、亦未敢
即以人言為信也、八達寨一案、雖提鎮俱已病故、應
无庸議、而事情原委、仍須查明、臣現已檄行查報、統
俟赴黔回滇、各案卷詳送到日、臣再詳加叅酌、秉公
料理、據寔奏
聞、合先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可謂大公至正之論

同日又

奏為報明勦撫丹江一帶生苗就緒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照陞任貴州按察使張廣泗統領官兵開闢生苗地界八寨等處俱經就撫小丹江一帶業已攻破經臣節次

奏明在案茲據遊擊史應貴呈稱卑職帶領官兵在烏即閑口固守十一月二十一日黎明有逆苗千餘前来對敵卑職令官兵施放鎗礮打敗二十二日逆苗

聚集復来、被卑職四路伏兵齊起、用鎗礮打死數十
次日、逆苗復聚千餘、三面進敵、卑職領兵堵殺、官兵
奮勇、打死逆苗無筭、據副将藴大有禀報、十一月二
十四日、張撫院同卑職移營至小丹江、有苗賊千餘、
四山吶喊、撲近前来、卑職率領備弁兵丁力敵、追上
山梁、鎗礮打傷苗賊十餘名、賊始潰敗、據叅将趙文
英等禀報、帶兵抵者飛小箐山頭、隨有者飛頭人阿
駝等、赴營、求請招安、又

硃批知道了漢奸甚為可悪當嚴究緝者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七年二月初五日臣齎摺家奴蒙

恩賞銀十兩馳驛齎奉

欽賜臣錦絲盒盛

上御寶帶一圍又黃匣一個內洋漆盒盛

御用團圓餅滿罷並瑪瑙盒硯瑪瑙瑞芝法瑯鼻烟壺各

一鎮紙大鑣包各二共八件又

元旦令節

御宴珍食二匣、鹿舌鹿尾鹿肉、共一簍、

養心殿製爐二座、人參十觔、藕粉十包、哈密瓜二員、蜜

橘蜜柑、共一簍、回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復據家奴口傳、奉內裡大人面諭、這餅是中秋

圓月的、

皇上元旦日、在宮內同用這團圓餅、特留出一塊、賞總督

等語、臣敬聆之下、聲淚俱咽、神魂靡寧、謹率同臣妻

並 臣 子鄂容、鄂寔、鄂寀鄂寧、鄂宓等合家叩首、均勻
分食、竊謂都俞喜起、寔不足以為喻、家人父子、猶無
可以比倫、此即負心賊子聞之、亦應感泣、况 臣 天性
俱存、良心未昧、自問何人、是誠何以當此及敬啟摺
扣、跪謝
硃批、言言訓勵、字〻矜憐、不敢卒讀、不能仰視、念 臣 爾泰、
叨荷
殊恩至矣盡矣、此生此世、即欲圖萬一之報、知必不能、
天
地神明、是鑒是察、生逢

堯舜有不勉學皋夔而僅以漢唐諸臣自處是已暴棄之
甚者倘並漢唐諸臣之弗如其何以自甘然心勿敢
懈才不能堪終恐無補封疆負我
慈父為天下後世笑是則臣之所日夜悚惕難以自安者
也念輒驚心言輒淚下感頌之詞并不能着一語
欽賜寶帶惟當敬謹秘藏以為臣家世寶亦并不敢具本
謝
恩謹此繕摺差臣家奴齋
奏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覽卿奏謝,至誠肫摯,朕動容嘉悅覽焉,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事,竊臣家奴回滇,口述,正月初八日,內裡大人,傳

旨,你到怡親王處去,有交結你的事情,如今日交給你,你

明日就起身,奴才隨于初九日赴府,蒙王爺面諭,

皇上賞總督內庫銀四萬兩、你可回去說知、著來請領、欽
奉此、臣 敬聞之下、不勝惶忭不勝激切、伏念臣 自蒙
聖恩拔置大任、計六年以來、所應得養廉何止十萬、即用
度之外、存留多餘、以置立田產、非力有不能、獨以公
事未畢、未敢計及家私、是以至今、京中臣 並无房屋、
并无莊田、餘隨任家口外、亦并无一家人在京、昨歲
兼理撫篆、多得養廉九千兩、除添用去賞號、尚有六
千餘兩、臣 曾用七百兩、贖出舊典老屋、再添數百兩、
拆造裝修、臣 祖父改置祠堂、并用九百餘兩、再于墳

園立碑三通以表祖父墓道仍存三千餘両、現貯司
庫倫公、擬俟祠碑事竣、然后可及房屋以立家園、原
非敢矯情、実不敢悖理也、况託頼
聖主仁威、諸事就緒、總督養廉、歲計有餘、即臣自謀生理、
已甚屬充裕、且臣天性儉約、不事浮華、除衣馬犒労、
原不敢苟簡、以損大吏体統、此外則別无枉費、至臣
妻在署、衣服不過紬絹、并无首飾釵釧等物、至今如
常、感
恩遇之過隆、痛父母之不逮、寔不忍令妻子輩、受享奢靡、

以重 臣 罔極之悲也、茲復蒙
特恩、賞 臣 內庫銀四萬兩、仰窺
聖慈、神愴氣咽、計屋舍田屋兒女婚嫁、即終 臣 之身、下及
孫子、皆可從容富饒、即屬庸人、亦毋須別營私橐、以
自玷身名矣、
憐愛之深衷、
成全之至意、感極无言、祇領何辭、但 臣 京中既无家業又
无家人、即欲置房屋一時亦难妥當、仰懇
聖恩、或准于滇庫餘銀內、暫且動撥、臣 當陸續支領除置

買田房外餘畝備臣需用、庶不至虛靡

聖賜而有忝

殊榮矣、除啟覆怡親王、候文遵照外、謹繕摺具

奏、恭謝

聖恩、伏乞

睿鑒施行、臣謹

奏、

硃批、好已面諭怡親王矣、王自有料理說與七斌来

同日又

奏為據寔陳明、仰祈
慈鑒事、竊臣恭報祥雲一摺、荷蒙
硃批、歲前、冬初聞卿每患腸痛、少覺氣弱、朕思、此皆憂思
之所致、朕至不忍有諭慰問、以諺語云、心病還須心
藥醫、若邀
上天慈恩、
聖祖賜佑、各處軍役就緒時我鄂爾泰自然全愈、非目下
空言慰問、所能解者、所以忍而未頒問、今
天

祖慈佑、三處俱陸續報捷、又覩此罕遇之嘉瑞、想卿必然
心怡神暢、諸微疾得全愈矣、目下卿体如何、去冬不
爽時、如何光景、可據寔奏朕、莫隱、凡人能一念專誠
聚精會神、勤劳二字、实不妨、然憂心焦思、則萬、不
可、且亦于事无濟、當切戒之、况世情冷煖、人事參差、
明天理、達人情者、有幾、只可盡一己之心、以对越
上天、則修齊治平之道、俱備于中矣、其他入海算沙之類、
又何足與較、凡事當酌量精神、体察能否、不可任力
不能勝之事、不可費思所不及之心、夜眠若稍覔不

靜日食若少有不美、則當慎節、而不可勉強從事也、
可必遵朕諭行、欽此、臣跪誦之下、感痛失聲、及今二
十日、每一捧誦、猶不禁淚墮滿襟、莫能自解也、念臣
爾泰、受
恩深重、報稱寔難、惟期矢此血誠、以自免背負、世情人事、
原非所敢知、雖身本羸瘦、然精神自強、并未敢以物
慾縈心、亦何來有疾病攖体、緣去歲秋冬、諸務叢脞、
哈元與失事于川蠻、檄攬垻犯順于慢磔、八達充猓、
屢挫官兵、丹江逆苗、肆行抗拒、臣每接禀报、自慚庸

碌、自思罪過、輙中夜坐起、不敢安寢、凡一應軍前文
書、隨到隨投、立即批發、不敢少遲時刻、而浮議紛騰、
造言雜錯、雖明知為誑言、或窃恐為寔事、心力交迫、
眠食不遑、迨十月初、左肋下隱疼、漸及胸膛、腔內聞
血腥、心氣微覺下陷、時不能見官視事、卧榻者僅三
日、續靜息調揖、亦漸次痊可、
萬壽令節、五色雲現後、各路官軍、紛馳報捷、臣不勝慶幸、
踴躍忘疲、旬日之內、遂已全愈、今且精神加旺、餐飯
增強、未較病時、更覺壯健矣、此

天恩之下逮寔
聖心之上通稠人蒙福而不知微臣當身而自省竊謂知
慎節戒憂焦此病藥也明天理達人情此心醫也伏
讀倍加敬畏之心一念專誠聚精會神之
諭養乎心病得醫心之藥并乎心醫得醫心不病之藥其
八海筭沙之類不但不忍與較正恐稍自墮落即與
于八海筭沙之數更為人所不足與較者也臣雖鈍
根敢不奮勉至
訓諭諄諄令不可任力不能勝之事不可費思所不及之

心、夜眠不静、日食不美、則不可勉強從事、雖慈父之
憐弱子、无以加此、臣復讀至不忍有慰問句、我鄂爾
泰自然全愈句、忍念臣父母、復不禁感痛失聲、无以
自解也、夫勞逸不在形骸、疾病無關性命、忘身而身
存、廢心而任事、臣必當時〻儆惕、自愛自重、懇祈
聖慈、毋為萬里遠臣慮也、緣奉
垂詢、用敢瑣屑備陳、伏乞
聖主慈鑒、臣謹
奏、

硃批覧卿更覺壯健之奏心怡神暢寔慰朕懷朕揆

天理人情所見不謬矣何慶如之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照滇省橄欖埧逆夷不法調遣官兵進勦大局已定止猛臘一版納尚未平復緣由經臣節次

奏明在案續據遊擊徐成正稟報奉令帶兵進勦猛臘先令各版納前往招安正月初八日行抵猛半地方差探猛臘已于險要閑口打木城二道用數百人把

守、卑職率領官兵、進頭道木城扎營、示以攻取、刀正旁之子名糯、隨即遣人投見、情願歸順、卑職單騎直入、開諭招安、當招出橄欖垻百姓、二百一十三名口、小頭人四名、押赴提督行營、聽候安插、并責令名糯、同各版納、往招各賊首、據遊擊施善元稟稱、帶官兵前往猛籠、過籠得垻、招出各寨逃避夷民、一百九十六名口、緣係蟒界、恐蟒國夷民、惧怕逃躲、隨遣叭先、帶能事頭目土兵、往整亢漫牛苛處誘撫、正月初七日、據叭先回稟、橄欖垻擺夷、共來八寨、令先令七人

前来投誠、餘俟陸續方能到齊、賊目俱分散逃躲、分
遣誘擒、有九龍江頭目、具緬文知會宣慰刀金寶云、
猛拏叭憨、已差人拏獲賊首叭瞻叭素宰雅三犯現
在差人往探虛寔、據楚姚鎮總兵官張應宗呈稱、自
正月十七日起、至二十三日止、又招出各寨夷民一
百戶、共男婦七百五十二名口、俱交宣慰刀金寶、各
安住牧、又據徐成正禀報、名糯同各版納、在蠻國地
方、招出橄欖埧流夷四百一十三名口、甲戝在猛腊、
又招出二百八十名口、俱押赴張總鎮行營安插、再

被阻外域之元江目兵康天錫等、并客人六名、夷目二名、令于正月二十七日、老撾國差叭目二名、先月四名、土兵五十名、護送同來、回到戝營、并據康天錫稟稱、老撾來目、說備象二條、情願歸入內地、未知確否等情、臣查檄攬埧夷民、歸誠復業者、已萬餘人、賊首叭賠芽三名、既據報獲、其餘一二犯、定難漏網、至于遠服外域、備極恭順、此寔我

皇上至德深仁、化被誠通之所至、臣已隨差、齎蟒錦緞紬布疋等項、去賞老撾來人、願歸之說、聽其自便、并令

不必言、及其應安設文武流官等事、提臣郝玉麟、于

二月初九日到省、臣已與面加商酌、現在詳慎定議、

分疏具

題、又闢開貴州生苗地界事、已就緒、維地廣、人衆、諸凡

善後圖維務、須詳加布置、臣亦節次

奏明、茲據遊擊史應貴禀報、伊等在雞講營盤宰牛款

諭大小各寨苗人、明誓飲血、埋石為記、據稱情願永

作良民、每年上納錢糧、再不敢作歹違抗、據叅將趙

文英、知縣魯朝聘、禀報、伊等在八寨行營正月初八

等日、有里條乜告烏達楊烏擺卓番扛竹留等寨頭人、赴營就撫、劄具木刻、認納錢糧、據鎮遠府知府方顯呈報、又招撫得清水江柳受柳利二寨生苗、計一百九十二戶、楊遼番招等寨、計七百六十戶等情、是生苗前已畏威、漸且向化、設鎮安營、建官劃界等事、人又頗以為較易、而不知愈應作難事觀、臣抵黔時、即與撫臣張廣泗面商熟籌、務當凜体

聖訓、詳慎料理、以圖永遠安帖可也、又安順一帶、前所化生苗、應勘明界趾、收納錢糧、臣先委副將劉成謨、知

府朱齊年、何経文等、前往辦理、今據稟報、公同分勘界趾、陸續收過生苗粮銀、已三百二十六寨、深山窮谷、恃険負固之生苗、无不紛紛向化、寔有欣羨良民之心、近又化出生苗二百四十七寨、尚有二十餘寨不出投順、隨佯作進勦之勢、再遣人化誨各寨生苗、現俱歸誠、願預納雍正七年钱粮、戢等一遵指示、到處奬賞、科賦從輕、生苗懽幸、現已直達粵界等情、臣查安順、定廣、鎮寧、永寧、永豐等府州、凡與粵接壤、皆係無管生苗、近一年以來、并无刦殺案件、是亦歸化

之驗、應俟勘明界趾、分歸各州縣營汛管轄、即當另
行
題報、以上三件、寔係滇黔兩省邊要務所有續報情
事、合再一并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欣悦覧爲、皆賴卿忠誠任事之所致者、宣示廷臣、无不懽
悦慶幸、但此歸化苗生、人数衆多、地方遼濶、善後事宜、最

為切要、卿奏云人頗以為較易、而不知愈應作难事觀此

論甚是朕復有何諭也即此一念、辦理未有不妥協者、可

與張廣泗、悉心料理奏聞、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七年七月初三日准吏部咨開總督鄂爾泰

自陳一疏奉

旨卿忠誠体國公正廉明自簡任總督以來正己率屬和

輯兵民撫綏苗眾百度具舉懋著勲勤正資倚任著

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欽此相應知照欽遵施行等

因到臣欽惟我

皇上、廣覆同天、至明並日、揚清激濁舉三載考績之典、庶正咸熙、鑑澈衡平、行百僚明試之條、天工時亮、皇恩寵逮、驚慚甚而但覺汗流、聖眷褒嘉、感激深而無言淚下、念去姦去偽、去私去偏、去貪去暗、臣爾泰固常洗滌于隱微、而學忠學識學公學正、學廉學明、臣爾泰寔未進窺其堂奧、却非存是

縱不敏而請從由淺入深雖未能而窃願諄諄
聖訓寤寐難忘懇懇
王言出入必警不敢以僚屬之過誤謂非臣之愆尤不敢
以兵民之疲羸謂非臣之疾痛不敢以苗衆之獷悍
謂非臣之疎頑不敢以百度之廢弛謂非臣之怠惰苟
垂倚之
異數敢自懈其股肱凛委任之
殊綸敢稍弛其負戴無勲劳之可报雖頂踵不重毫毛矢
勤劬以自將即豚魚亦同血氣緣遵例不敢具疏謹

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數句票籤諭旨，何能盡述卿之忠誠功績也，不過將

大畧，令天下臣工知之之意耳。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七年七月十二日，臣齊摺家奴蒙

恩賞銀十两、馳驛、齎回
欽賜臣
御書扇八柄、共三匣、祗貴陽、臣隨郊迎至公館、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訖、敬啟摺扣、荷蒙
硃諭、
聖祖皇考、當日甚喜朕書扇、每年書進百餘柄、有旨、不著
書名、命用閒字圖書、今尚有存留在内者、賜卿数匣、

近日朕書法不能及從前矣六年來亦未暇書扇偶書一二柄自覺筆澀不及當年之興致也欽此欽惟

我

皇上

聖由天縱

學本性成

大孝至誠歷七年而如一日

用中行健勤三事而理萬幾憶承

聖祖之憔顏法書斯在仰荅

上天之眷佑、体物不忘、臣恭捧
天章、萬里恍同咫尺、敬覩
聖藻、便面如覲
龍顏、傳諸子孫、寶勝球圖、垂
寵光于奕葉、鐫諸金石、珍逾琰琬、銘
恩德于肺肝、前
賜臣以扁聯、日月光華、時瞻仰乎
寶訓、令
賜臣以扇箑、烟雲繚繞、常披拂夫

薰風此

君恩無以復加、而臣戢不知所报者也、再奉

硃批、鄂昌人甚用得、存心似正、才具儘可、再加教導歷練、

不改初心、可望成人、在內學習、與外任事体不同、及

至外轉大用時、仍須歷練、豈不多費工夫歲月、卿意

不過恐其錯悮、即如卿負朕一般耳、然朕用人、自有

斟酌、除自暴自棄之下流、无奈伊何、但肯存心向上

者、自有造就之道也、可勉勵之、欽此、敬仰

聖主造就人材、勤勤懇懇之至意、居心行事、二者均重、內

事外事各有攸宜、歷練望其及時、寸陰是惜、陶鑄直符化育、片長不遺、培必因栽、傾原自覆、或同頑石、是自外甄陶、苟具良心、亦誰甘暴棄、臣先以此惕慮、臣即以此勸勉、惟願內外臣工、共思立心制行、以副

聖天子生成造就之盛心、不特臣之一身、臣之弟姪、臣之儕屬、當期矢諸寤寐、盟諸幽獨已也、為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覽欽奏謝矣

同日又

奏為黔省慶雲千秋特見事雍正七年七月十九日據

貴州思州府知府劉洵稟称七月初八日自申前至酉刻初見府城正北方有淡色紅霞舒徐散布少頃光彩射日有青雲數片左右環合随有深浅紅雲四圍繚繞又見一朶紅雲宛如宮扇直上半天大数十圍鮮華燦爛傍有光如錦練約長數丈縹緲旋繞側邊有黃色雲如淡金雛鵞頃刻黃雲邊又現紅雲形

色儼如珊瑚鮮明艷麗繼而北方中間疊出青色雲
六七重其下皆藍碧色似此雲成五色緑纈玲瓏有
未能以言語形容丹青圖畫者瞻仰之餘驚喜舞蹈
一時滿城官弁白叟黄童莫不額手聚觀咸稱為從
来所未有斯寔上瑞奇祥
皇上誠格之符驗也復據府學教授張克惠都坪司副長
官司府琇具报前来謹摹仿繪圖呈报并情到臣伏
查黔首两迤雨多晴少陰郁潮蒸居民行旅俱以得見
晴明為瑞今歳自春徂秋霽日甘雨時和年豐黔之

臣民、无不交相慶幸、頌
聖天子之格被、而思州一府、與黎平鎮遠接壤、地逼楚疆、忽見五彩慶雲、色異形殊、呈奇献瑞、臣遍查貴州通志、從未經紀載、比諸雲南、尤屬僅見、敬仰
皇極日懋、俾遐方盡沐光華、
帝澤洪施、致邊境共昭雲漢、盛矣大矣、
至德難名、巍乎煥乎、太平有象、
上天重巽以申命、是用誕告、以彰
聖治之光昌、徹臣賡歌以颺言、惟願大書、以補

皇輿於美脩除俟會同撫臣張廣泗具疏
題報外合先繕摺并將原圖恭呈
御覽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硃批上天屢示嘉祥朕寔倍加寅畏題到另有旨諭
同日又
奏為請招撫管生苗以安三省邊境事竊照貴州銅仁
一府地處黔省極邊逼近紅苗夷界向因路遠苗強

不能管轄。僅于近府之烏羅苛司地方。薄築土墻。以分內外。繼而楚苗通同作崇。雖經用兵剿撫。設官防範。而日久廢弛。凶頑如故。流官不敢輕出邊墻。苗人轉復侵擾內境。然此猶地近黔省。向名歸附者。自紅苗而外。又有無管生苗。北連湖廣。西接四川。廣袤千餘里。成化外之巨區。居三省之腹裏。其中地土平衍。人民饒庶。語言衣飾。多如漢人。雞犬桑麻。無異內地。因并不隸于何省。或為強橫土司所割據。或為凶悍頭目所分侵。向號四不管。積習相沿。由來已久。查其

接連楚省者、則係保靖永順桑植容美中峝大旺臘壁高羅施南中路東鄉散毛等司、其內如保靖永順桑植、三土司雖現經湖廣督撫諸臣、議請改流、然此際正須籌畫周密、以圖一勞永逸、接連川界者、則係酉陽石耶地坝平茶邑梅等司、其內酉陽土司冉元齡、自恃地廣苗衆、肆行凶惡、或窩藏姦匪、或殺刦善良、尤屬渠魁首惡、鈐制、此黔楚川接壤苗境之大局所當熟計開通者也、臣 留心已久、未敢輕議、今因公駐黔、幸各處苗疆、悉皆平定、前預事宜、自應籌及、因

復密察博訪、遣有士民冉端等、具陳前事、隨交兩司傳詢、并面問情形大概、悉皆符合、本年五月、銅仁府知府姚謙、赴省謁見、臣看其明白老成、猶堪料理、當將苗情、詳細示知、指以機要、令其回郡、會同武員設、法化誨、去後、陸續接據該文武稟報、會委吏目張公佐、巡檢孟士毅、把總張文炳、廖自新等、先赴熟、苗地方、曉諭臣意、令將犯案之苗獻出、以便究結舊案、隨據該犯等、自行投到候審、并不敢狡抗、又訪得生苗中、有頭目田金保者、素為群苗推服、因設法招致

加以獎賞令其引導、分兩路前進、擄張公佐苛、化出
生苗彭宗盖牌黄、版全川新寨松桃上卡落下卡落
拖把鄉木坪桃子坪落塘蜡冲老堡子上稿坪抵哨
金揹沙流家多盤豹老虎寨太平茶下寨小河平所
偏岩獨嘴岩鬼鳳鳴盖倒水苛、共三十寨又擄孟士
毅苛、化出生苗、老塘寨地甲槨瓦地宙弩矢玻霧露
山爆木山馬乾溪盤瀑小蜡耳大蜡耳上康金下康
金紅岩上標山下標山上盤朶下盤朶黄、連寨禾黎
坪上嗅瑙下嗅瑙上十八棧下十八棧中十八栈大

鉛廠小鉛廠苗、共二十七寨、又化出盤古打古藏坪竹子山爛草坪上芭茅坪下芭茅坪上火燒炭下火燒炭桿子坳代董洗鉛寨罷巴苗、共十二寨、俱帶出各寨苗目、龍見布龍豹子苗、七十餘名赴府投見給以花紅銀牌、賞以酒食、宣揚

聖德、令其永遠歸順、并勸導未歸各寨、一体受撫、永為良民、該苗等无不懽忻鼓舞、又據張公佐等报稱、坡西一路、直進化誨、共招撫百餘寨、已抵鄰省邊界、該府姚謙等、擬親進賞犒查勘、逐漸經歷苗語、除節次批

行、慎重料理外、臣查遠近生苗、一經招撫、即紛紛內附、出見投誠、寔因聞風向化、故能共相觀感、似此机有可乘、勢无不便、焉敢復有逡巡、但地界既屬遼濶、苗寨亦分良頑、所用黔員、自未便越境料理、楚川两省附近文武須得協力、始能濟事、如蒙

聖恩俞允、容臣就便酌遣公辦、俟招撫完竣后、會勘界址、再分隸管轄、各定之考成、庶中令專而奉行易、用力省而成功速、將從來未服之苗藪同登版籍、共聽約束、而三省之聲勢益通、邊隅永靖矣、緣為疆界起見、臣

不敢少分彼此、謹繕摺具
奏、伏乞
聖主睿鑒、
訓示遵行、臣謹
奏、
硃批覽、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并陳下悃事、雍正七年、八月十五日、臣接到家信、敬

聞

敕建昭忠寺大典告竣復

欽定表獎忠勲扁額業于七月吉懸掛並安致牌位讀文

致祭而臣曾祖圖捫立並得與祀典臣隨恭設香案率

同妻子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訖竊念臣高祖屯太初由汪欽地方率領七村親族

人等效順歸誠蒙

太祖高皇帝以覺羅瓦爾喀尼七克之妹給屯太為妻將屯

太之妹、給呂東巴実魯郡王為配、即
賞給全佐領、又一拜他拉布勒哈番、擒勦諸役、屢著勤勞、
及大凌河被圍、圖捫領兵、首先出戰、殺入敵陣、又力
擊張理兵、奮勇陣亡、時 臣 祖圖彥突甫年十九、蒙
太祖文皇帝、優卹
垂問、賞襲佐領、兼拜他拉布勒哈番、圖彥突歴任叅領、兼
戶部郎中、屢有戰功、通旗首重、迨順治元年、平定北
京、圖彥突身故、年四十三、時 臣 兩伯父、纔五六歲、臣
父鄂拜、甫二歲、衆皆叙功、獨遺未叙、臣 父每向 臣 言、

汝等但能上進將爾祖事績得一達
天聽吾可見爾祖于地下臣子效忠功固非所計此臣高
曾祖從
龍家世之始末也伏念臣以薄劣凡材遭逢
殊遇位至總督加銜尚書并无寸功而官蔭二品今又以
苗疆之役交部議叙雖臣寔不稱而祖宗父母皆應
感泣于泉下瑣屑私情又何敢仰凟但臣曾祖圖捫
既叨列昭忠牌位僅書佐領查固原提督臣紀成斌
之父陣亡守備紀法業

聖恩賞給
誥封、得以贈官位列大臣之末、懇祈
聖恩、矜憐臣志、將臣苗疆議叙之案、
准予銷免、
賞給臣戢銜
誥封、俾臣曾祖闔門、亦得以贈官位列大臣之末、而臣之
父母、并得受封贈、改換祠堂神主、則臣上至祖宗、
下及子孫、生生世世、光栄無既矣、謹此繕摺、恭
謝

天恩、并陳下悃、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硃批、此奏朕寔欣悦嘉是覽之、待朕恩命可也、

雍正五年十月初八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五年十月初一日新授雲南按察使張允隨

赴任回省齎捧

欽賜臣

御書扁對誠悃宣猷四字佐国公忠股肱膺重寄憲邦文

武梁棟得純臣十八字并鈎刻撰銅共二十二字到

臣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詎祇領之下，瞻誦之餘，竟感激之私，與驚惭而交集，抑
忻幸之至，轉恐惧以彌深，頫首無言，仰天流涕，欽惟
我
皇上，
至誠致化
大知用中
念為君寔難，朝乾夕惕，顧臣工堪寄股肱，
悉憲邦匪易，諄誨曲成，期文武克允梁棟，維
天心之默運，雖窃比管窺，凛

聖諭之頻頒應群開茅塞況反誠為偽反公為私反忠為
姦反純為詐但蹈其轍固
王道所必誅而雖偽未即是誠雖私未即是公雖姦未即
是忠雖詐未即是純縱涉其途特
聖功所與進臣爾泰不甘自棄情知亦步亦趨未能自強
寔恐忽前忽却期匪躬而体
國政多未平矢攄悃以宣猷民猶不信欽承
寶訓惟當力辨幾希仰睹
龍文弗敢少寬一息問此心是欺是慊

天鑒在㓜論有事謀身謀家人言可畏除具疏奏
謝外謹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
爾泰無任激切悚仄之至謹
奏
覽卿奏謝知道了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報滇黔二省秋収豐稔并米粮價值仰祈
睿鑒事竊照滇省雖步皆山黔省土性瘠薄全賴雨暘時

若、方可豐収、雍正五年、自夏徂秋、雨澤調匀、兩省高
下田畝均得及時栽插、谷穗秀發異常、今雲南等二
十一府、各报所屬秋収均有十分、寔為大有之年、目
下省城米價、每石賣銀一兩一錢、其餘各府、每石六
七八九錢至一兩不等、貴州貴陽等十一府並各屬
具报早稲晚稲、俱經収獲、通省収成約有八九分、省
城米價、每倉斗價銀八分、餘係六七分、間有八分者、
此皆仰賴我
皇上宵旰勤勞、感召

天和之所致也、再雲南今歲收成、寔十數年所未有、緣各屬
缺少倉谷有以銀作抵、并粜銀招買之項、皆令及時
完補、故米價仍不能大賤、合併聲明、謹繕摺
奏報、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卿此忠誠、若不如是
昭應、無是理也、朕欣悅、以手加額覽之、
同日又

奏為报明進勦窩泥逆賊事。竊查車里宣慰司地方，近逼老撾、暹、連緬國，有窩泥一種，雖具人形，而生性冥頑，與禽獸无異，藉江外為溝池，倚茶山為捍衛，盤踞萬山之中，深匿險岩之內，入則借採茶以資生，出則憑剽掠為活計。前鎮沅逆案刀如珍等勾結各種猓賊，輙有窩泥四百。臣于三月內已摺

奏其詳，及官兵進勦，窩泥四散，于四月二十八九等日，據普威營叅將邱明揚、茶山守備李定海等先後报稱，有窩泥逆賊沙比一名，在架布地方，砍傷客脚，當

被汛弁查知、前往追拏、沙比即脱逃于倚邦敖地等處、糾結賊党、随有蟒芝凶賊、麻布朋、與克者老二、二人、原係窩泥渠魁、率全衆凶、于四月初六七兩日、在慢課慢林等處、要截路口、刦殺行人、茶商客衆、多被殺傷、各皆奔命、随經嚴飭將弁、帶領官兵、星速拴拏、通計前後、拏獲凶賊、共七十人、随經該將倫等、訊問各供、麻布朋等、悖乱已極、雖其妻子羽党等、俱已被獲、而麻布朋與克者老二、潛逃无踪、查一帶地方、係車里宣慰司管轄、随經將倫等、檄知該土司刀金寶、

協仝捦拏、續據刀金寶、雖一面委有土目刀正彥等、前來會商勸撫、一面具詳、代窩泥凶賊辨訴、據稱茶商衆客、多以重利滾砌窩泥、故致麻布朋等、肆行刦殺等語、該將備等、以既稱茶商滾砌、隨帶領官兵、約同該土司等、齊至茶山、代為清釐、以憑招撫漢夷、安輯地方、去后、詎料刀正彥、稽遲不前、反遣叭枯等督領六山窩泥、焚燒倚邦各寨、堵塞各路要口、竟將帶領兵丁、會期招撫之把總王朝選、并兵丁內之十七人、及粮差一名、皆衝散裹去、今據總兵官孫宏本副

將張應宗、叅將邱名揚等、各報稱、據探得王把総被攸樂寓浧用弩打死、在慢拱全路竹蓬裡、兵丁十七名、粮差董成、俱死在慢哀小河、凡往山往江各要路、盡行堵絕、不能前進、叅將邱名揚已帶領官兵、親往、行至猛旺等情、到 臣、 隨飛檄孫宏本、著帶訣鎮官兵一千名、并調元江恊兵五百名、新嵢營兵五百名、景東營兵三百名、加以普威營官兵、仍調土兵一千名、星夜進剿、 臣看得寓浧雖凶、若无指使之人、亦未敢輕舉、據土目刀正彦、素與宣慰司刀金寶不睦、屢

欲占會江內板納地方，勢有不能，亦乘隙鼓惑六山
窩泥，逞其恣橫，以嫁禍于刀金寶，率領土兵，堵絕江
外去路，則充賊勢难捡撲，況殺官殺兵，習爲泛常，不
及此勦滅，何以善后。臣前于九月報明勦撫猓賊情
形事案內，有因尚有一二狡賊未獲，酌留官兵暫駐
芽語，正以此案群凶雖捡，正犯未獲，其時威遠未靖，
故暫作緩勢，今餘賊平定，且烟瘴全消，正宜乘此，以
圖一勞永逸，所有調兵進勦情由，合先恭敘，具摺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
訓示遵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二日、臣齋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捧
頒賜臣

親嘗克食一盒、
御筵果餌、并鹿尾鹿舌共三匣、哈密瓜四個抵滇至本月
初八日、臣標千總段福齎、復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阿布哈羊三支、廣橙一簍、文旦一簍、抵滇、臣隨各
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敬啟捐扣、跪誦
硃批、覽、卿奏謝、知道了、字字出于至誠、可、朕皆動容覽

閱、諸王大臣、因朕五十大壽、懇請備宴朕勉從之、此
日微雪、一堂和氣喜溢宮院、念卿在遠省、未得入坐、
特留數種朕親嘗食物、寄来卿食此如同君臣對面
宴會也、特諭、欽此、臣伏讀之下、感痛失聲、妻子聞知、
亦皆泣下、念受
恩至此、無可名言、
天
地神明、寔鑒寔察、爾泰有生之年、或敢一時一念、忘我
慈父、定當永墮輪廻、並不得與恒河沙數矣、又接臣弟爾
奇家信、内稱十一月初一日、

上御西暖閣
諭諸臣曰、朕于群臣無不関切、每當陛辭時、諸臣亦有恋
恋者、然朕心寔未嘗留繫、惟鄂爾泰前在朕前、不過
數日、朕每念之不置、偶閱伊奏摺、輙為淚下、豈亦君
臣夙世緣分耶、昨朕萬壽節、諸臣進觴、朕于班中不
見鄂爾泰、輙為不懌、特留筵上果餌四盤、令奏摺家
人齎去、以示朕意、欽此語畢、
天顏愴然、竟于班中、不禁淚下如雨、幾至失聲
聖恩若此、更復何言、等語、臣 捧誦數四、涕流終日、以 臣之

愚、寔无以當此夙世緣分、敬受今生、今生作者、更期
奮勉公忠誠純之
訓、凜体終身、不敢或作不善、因以致
大慈悲、大光明、亦欲施矜憐而不能、則倖免墮落、臣碩畢
矣、此外不復能着一語、至臣弟爾竒、矢志無他、然每
多偏執、擾稱爾竒、近以
奏對謬悮、自分廢譴、蒙
聖恩矜全、旋加寬宥、訓誨諄諄、逾于父子、并
諭、看汝近來行事、恐有大姦見、朕意不可搖動、故別為巧

計使汝自蹈罪戾或并欲借此以陷汝兄汝兄爾泰
為朕委任豈无人嫉妒无人播弄但伊謹慎故不墮
其計中耳欽此爾奇跪聆之下淚血交迸誓期竭盡
愚誠仰酬
君父無為萬里懸念等語伏念 臣 兄弟受
恩寔无可名言感極而慚惟極而懼嫉妒人所或有謹慎
力可自持惟當交相勸勉反躬責己如行之不遠于
人乎何尤
慈父之前畧無忌諱不禁言之瑣屑也為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報瑞雪、預兆豐年事、竊滇南氣候、四時不甚懸
殊、晴霽則冬可衣袷、陰晦則夏可重綿、秋盡草不凝
霜、冬深地无積雪、即間遇大雪、亦不過数寸旋積旋
化、然凡降雪之年、来歳必係豐收、詢之土人、歷〻可
驗、今自入冬以来、天氣甚正、冬至日微雪、衆皆以為

佳兆。至十九日傍晚大、雪紛霏、及次日清晨雪盈二尺許、父老罕見少壯希聞、漢夷士庶、莫不懽忻、後據左右郡縣、絡繹具报同、日得雪、自一尺二尺至二尺數寸不等、農民慶幸、皆謂二十年來、所未有此、寔我

聖主、敬誠所致感、召

天庥、遠、邇無間、被及邊方、臣每接准部咨、伏讀

上諭、凡祈谷重農賑、災蠲賦、莫不深入民隱、体恤周至、即父母之各為子謀、百姓之各為家謀、恐無此諄切詳到也、臣等身膺重寄、叨荷

殊恩、惟當欽遵凜体、并遍行曉諭、虛心寔力、各勤厥職、俾
毋致上干
天和、或降之罰、則民生幸甚、官方幸甚、臣爾泰無任忻忭、
無任感激、繕摺恭报伏乞
聖主睿鑒謹
奏、
去冬瑞雪可謂浩蕩
天恩、直省普同皆賜盈尺之雪、寔罕遇者、況滇省從未聞有
二尺餘之雪、朕惟以手加額、倍加惕厲、與卿等共勉

之耳、朕寔感激愈增敬畏矣、

天

祖寔鑒之也

雍正六年二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六年正月初十日、由驛遞齎到

頒賜臣

御書福字一幅、對聯一副、如意荷包一個、內金銀寶玉、共二十八枚、珊瑚結堆花荷包一對、貂皮六十張、蘋果

廣橙共一簍、文旦朱橘共一簍、哈密瓜二簍、鹿尾十
支、鹿肉六方、湯羊一支、樹雞六支、細鱗魚四尾、臣隨
郊迎至署望
闕叩頭謝
恩祇受訖、竊念臣自到滇南、三經改歲每遇慶賀之辰、遙
念班聯之會、敬憶
慈顏恍聞
天語、心依神馳、寢不能自解、而我
聖主萬幾親理、日昃不遑、乃蒙于元旦二十餘日之前、獨

垂念及 臣 萬里之外、金貂珍珮、嘉饈異品、驛路飛傳、官僚

驚見受

恩至此、臣 又何言前蒙

聖諭訓 臣 毋作兒女態、臣 自捫心、固不能無兒女天性也、

至若天保遐福之歌、蓼蕭萬福之咏、此臣之所以祝

君、惟有猷有為有守、康色好德、則錫之福、此皇極之

所以與臣、今臣已叨荷

聖主錫福者三、仰瞻

龍文竊、自忖念、守不足難、或可自信、而何必以有猷、何以

有為何以安和現于色何以好德裝于中對越之下
敢不凜然至于敬繹
寶聯則曰化日山川秀芳春歲月長臣忻忻之私倍切慶
幸蓋邊隅苗猓之地皆蠻烟瘴雨之鄉今共睹光天
化日盡成大地芳春固宜滇黔山川皆增秀麗蠻荒
歲月同樂舒長而我
聖主之所以眷顧邊方者期之深望之切故勉之至也臣
惟願以
錫福于臣者臣遍以散福于滇黔祈滇黔之父老子弟歲

歳年々同遊春風化日之中是臣之心是臣之志也

如云酬荅

殊恩臣當矢之生々世々涓埃萬一之报臣亦无能自慰

矣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卿奏謝知道了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奉到驛遞、齎回臣前

奏匣、敬啟摺扣、荷蒙

硃批、朕寔含淚覯之、卿寔可謂朕之知己、卿若見不透、信
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寔嘉悅而
慶幸焉、不但朱綱、聞此而不敢感發者、除非木石也、
朱綱人甚練達、朕訓他莫患才不足用、但務一誠字、
則全才矣、伊亦深為感服、此人可用、欽此、臣伏讀之
下、不敢仰視、念臣雖身在萬里、然一月之中、必一聆

訓誨凡一言一字无不可以動

天地感鬼神而紹述

聖祖之心、仡未嘗一刻暫亾、臣若于此猶不能感發興悟、体

悉

聖心、是何異木石、豈復有血氣感慚奮惕、臣當終身以之、

并遍望僚屬、各〻問心、人〻踐寔、毋自甘木石之類、

自外血氣之倫可也、撫臣朱綱、明白練達才寔可用、

但聦明處甚多、而切寔處尚少、倘果能凛遵

聖訓、務一誠字、則可用而亦可信、常德壽原无虧空、現已

查明再臣前

奏公件宮莊二摺、現與撫臣朱綱、確商妥議、再另摺請

旨、合併陳明、為此繕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雍正六年正月十九日奉到何世璂條陳一摺荷

蒙

硃批此係何世璂之奏若應行酌量具題如無益摺奏以

聞欽此臣看何世璂摺内一為正軍田之疆界一為定苗民之管轄就黔而論均屬可行但其中有當斟酌變通者有應分別緩急者請敬陳大畧據稱田土疆界一事臣查漢夷地方多有互相摻雜隔涉窵遠者論田土亦不獨軍田論隅屬亦不獨楚省論黔省之内亦不獨鎮遠施秉玉屏清溪大抵鞭長不及互

相推諉難于查稽者、所在皆是、臣自奉就近歸併之

諭旨、已概行委員、分路查勘、不論隔省隔府隔州隔縣、通令查勘明白、就近改併、以歸畫一、庶幾錢粮易于徵輸、姦宄无從逃匿、于地方極有裨益、應俟查明詳報到日、臣再加校酌、會疏請

旨、至苗民管轄一事、臣查土司改流、原屬正務、但有應改者、有不應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有必應改而不得不緩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審時度勢、順情得理、庶先無成心、而

有濟公事、若不論有無過犯、一槩勒令改流、無論不足以服人心、恐能不以善後、如果相安、在土原無異于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无異于在土也、何世堪此議、臣當謹慎酌行、自未便具

題請著為例、總之邊境夷情、非失之姑息、即失之決裂非過于畏葸、即過于張皇、論剿論撫、遂都無是處、現在如黎平都勻鎮遠、所屬八萬九股苗、臣已趁封印閒時、調署臬司張廣泗來滇、將一切機宜、詳細商諭、并行各該屬協營、將弁、同心協辦、聽其調度、限以

八月內報竣而施秉縣屬苗寨犯撫緩盡欲請黎平必以都勻為先聲欲靖鎮遠必以黎平為前導舉重馭輕則施秉不勞而自靖令欲先其小者恐失要領反難就緒矣相應一併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所論甚是

祖秉圭奏烏蒙之變副將郭壽城被害事烏蒙彈壓之兵為數原少此事御所辦少覺輕忽但郭壽城舉動甚屬孟

浪似此等新定地方、朕屢屢有旨、不可惜費、善後之策得人為要、想卿自有調度料理、向後須更當慎重、前數摺皆十九日批諭者祖秉圭二十日方奏到、此係續批之諭

雍正六年三月初八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准吏部咨奉

上諭、為治之道、首重得人、朕臨御以來、夙夜孜孜、廣為諮

訪、期得人材、以理庶政、而外內臣工、所保之員、其中

秉公推薦、足備任使者、固不乏人、而徇私濫舉、及苟

且塞責者、亦復不少、今特諭內外諸臣等、京官自翰
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員學政以上、武官
自副將以上、旂員自叅領以上皆令每人各舉一人、
滿洲官員則保舉滿洲、漢軍官員則保舉漢軍、漢人
官員、則保舉漢人文職官員、亦許保舉武職、武職官
員、亦許保舉文職、欽此、欽遵、部咨到臣、竊臣係滿洲
鑲藍旂人、應遵
旨保舉滿洲官員、但臣初襲佐領、繼充侍衛、後調內務府
員外郎、人微性拙、原少知交、即或親友中、間有才具

可備
國家之用、業蒙
聖恩、拔置大吏、不在應保之列、況外委五年、文武旂員、皆
未能熟悉、既不敢濫行舉薦、又何敢苟且塞責、相應
具摺
奏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卿若有所知之人、亦不待朕之詢問、此奏甚是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三月十二日、臣齎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欽賜臣

御定子史精華全部、并乳餅一匣、酥食一匣、藕粉六包抵

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訖、除經繕摺恭謝

賜書外、敬啟摺扣、所有
奏謝律歷淵源一摺、荷蒙
硃批、欣悅覽之、朕所喜者、滇黔兩省、新創之事甚多、初定
地方、籌畫之處頗繁、想必案卷如山、料卿必竭蹷勉
強辦理、今覽此奏、尚能留心于律歷之書、則精神力
量、必有餘也、朕寔神情皆為之怡悅欣喜之懷、筆不
能諭、雖然、留之一字、甚切要珍重之、欽此、臣跪誦之
下、始而忭舞、繼以感泣、念臣身受
殊知、无有倫比、若于地方一切事件、有不竭蹷辦理、留精

神何用、留力量何為、是勉強處、即是安帖處、況誠之
一字、親承
寶訓、一時一事、皆當凛体、若接奉
御書、而并不寓目経心、供奉高閣、是虚負
聖賜、誠于何通、故以臣愚陋、雖不能深解、必周復玩繹、敬
求大旨、以返諸身心、原非敢留心文字、或有妨政務
也、至于留之一字、臣當欽遵珍重、宋卲雍解留春安
樂、亦只是騰那法、木以静而朽、樞以動而堅、形質之
勞逸、原无所関礙、惟能寡欲閑邪、自克身心、安泰仰

荷

殊恩、愛臣諄篤、憐臣切至、即竭百年之力、亦不能報效消

埃、臣知自重、臣當自強、斷不敢以有用之精神力量、

用于無用、或致疾病殘廢、以上負我

慈父也、言之淚下、不禁瑣陳、敬繕摺扣、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朕欣悅覽之、所論極通、但嘗此滋味者、不多得也、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臣齋摺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頒賜臣
皇輿圖十卷、
御製磁器一箱、共二十件、哈密瓜乾、香瓜乾、共一匣、乳餅
一匣、抵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竊念臣叨荷
殊知、無可比擬、感頌之詞莫能出口、伏讀不念及卿、尚當
念及何人之
諭、淚下如雨、不能仰視、此即凡有血氣者、皆應聞之激切、
況臣天性具在、將何以自處、公忠誠純之
訓、惟當鏤骨銘心、此生此世、誓不負我
慈父也、再接臣兄鄂臨泰家信、知臣胞姪鄂昌、蒙
恩特授戶部主事、臣家一門、兄弟子女、均邀
異數、不獨臣等竭力致身、蹇難仰報萬一、即臣之祖宗父

母、九泉有知、亦當圖報于生々世々矣、緣例不具本、

謹此附摺、恭謝

聖恩、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